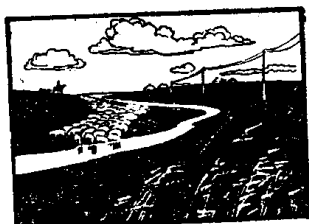


目 录

- 依勒尔特……………黄连城 (1)
- 我和支书……………徐明和 (16)
- 钻头性格……………张林吉 (33)
- 白毛风之夜……………李占恒 (57)
- 柳 霞……………王明哲 (67)
- 新调来的战士……………李 义 (91)
- 金色的阳光……………吴兴国 (103)
- 松涛滚滚……………姜峻岭 (118)
- 进港第一天……………马吉顺 (129)
- 碧流河畔……………林 牧 (139)
- 漏水山的故事……………张崇谦 (157)

编者的话



依勒尔特

解放军某部 黄连城

部队领导让我到双河尔线路维护小组，帮助他们总结军民联防维护线路的经验。

这里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半是沙丘，半是被大大小小沙坨子分割成片的草原。初春，草原上枯草覆盖，无遮无挡，正是风沙成灾的季节。狂风好似一头凶猛的巨兽呜呜嚎叫着，卷起的黄沙，铺天盖地，几百米开外，便再也看不清什么了。曾来过这里的人，都知道有一句形容天气的俗语：“风沙风沙，神仙无法，大风发怒，坨子搬家”。眼前的景象，使我感到这话并不是夸张。我忍着沙粒扑打在脸上的疼痛，背着背包，羊顶架一样，踉踉跄跄朝前走着。

穿过一片草地，路不见了。昏蒙蒙的视野之中，横着一片连绵起伏的沙丘。我停住脚，定神辨别一下方向。正举足不定，依稀发现一座较高的沙丘顶上，矗立着一棵黑色电杆，四根线条并排着从东南方经过这里，改变了方向，一直向北

伸去。

“线路！我们的国防通信线路！”我惊喜地几乎喊出了声。顺着线路往前走，就是天黑下来也用不着犯愁了。

进了沙坨子，举步更加艰难。腾起的沙粒打着旋儿，疯狂地显示着它的威严。沙粒哗哗落在坡上，把二尺多高的沙蒿埋得只露个尖尖，踩上去，一脚一个深窝窝。走着走着，前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说笑声。我一转念，肯定是小组战士们来了。听说，他们小组维护线路有条经验，叫做“风沙出巡”。就是说，越是风沙最大的时候，越出来巡修，这样最容易发现线路上的隐患和薄弱环节。可这，要同风沙进行怎样艰难困苦的搏斗啊！我紧走几步赶上前去，却见是一群戴着红领巾的蒙族孩子，斜插花背着小书包，正在用沙子培一棵电杆。嗨！他们干得满起劲，有的用小手使劲在杆根下拍打，有的撩起衣襟搞运输，还有几个蹲在挖开的沙坑边上，撅着屁股，你一把，他一把，往外掏湿沙子。这讨厌的天气，对他们来说，仿佛不是威胁，烦恼。

一个扎绿头巾的小姑娘首先发现了我，尖着嗓子向她的伙伴们叫着：“希里格！希里格！”^①

话音未落，孩子们“刷”地甩过头，一张张幼稚天真的小脸蛋，露出热情好客的笑容。

“小巴拉，”我学着蒙古族人的称呼，“风沙这么大，谁让你们到这儿维护线路？”

孩子们立起身，眯缝着眼冲我笑。还是那个小姑娘答道：

^① 希里格：蒙语，兵。对解放军的简称。

“依勒尔特大叔说，希里格今天到北边巡修，南边这二十五里线路，我们包下啦！”她尖脆快活的声音里，充满着肩负光荣使命的决心和自豪。

孩子们并不拘束，围着我打起唠来。一个年纪不过十一二岁黑壮的小男孩，指了指掠过头顶的电线，咬着一口生硬的汉语问我：“叔叔，这些线是通到北京去的吗？”

“对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高兴极了。

“北京离这儿远吗？”他又是一个问号。

“可不，”我说，“打这儿走到海斯改，坐半天汽车，下了汽车再换火车，下了火车还得换一次火车……。哎呀，得走好几天哩！”话刚出口，我又觉得不该让他失望，忙补充说，“有了这条线路，北京就象在咱们身边一样！”

他高兴地双脚一跳，瞪大眼睛望着头顶的电线，自言自语地说：“阿爸也是这样说的！阿爸告诉我，要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线路。”

“他阿爸就是我们的依勒尔特大叔。”小姑娘兴致勃勃地说，“依勒尔特大叔经常带领我们帮助希里格护线，他说，骑马要抓住缰绳，打仗要指挥灵通，帮助希里格护线，就是保卫边疆的实际行动！……”

我听他们口口声声提到一位依勒尔特大叔，便信口说道：“你们的依勒尔特大叔一定是书记或者队长喽？噢，也兴许是个民兵连长，对吧？”

孩子们嘻嘻地笑起来，连声说：“不对，不对。依勒尔特是我们南玛林秋大队的羊倌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知道我的判断是根据依勒尔特大叔如此关心线路而得出

的，便解释说：“我们这儿的人，都很关心线路，男女老少社员都是希里格护线小组的‘编外维护员’。”

我被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感情激动着，不知说什么才好。望望杆根下培得结结实实的沙堆，再看看这样可爱的孩子们，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在狂风中呼啦啦地飘，就象熠熠燃烧的火苗儿。

心一激动，两脚生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双河尔。这时，夜的帷幕已经拉开了。人们告诉我，村东广播站对面那个打着土围墙的院子，便是小组驻地。

二

班长和一个战士起早就到北沙坨子巡修，到现在还没回来，只剩一个姓董的新战士值班。小董抢着为我打扫衣服上的沙土，又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洗脸。我刚抹上两把，那水已经浑得见底了。

“真够劲啊！”我感慨地问，“象这样的风沙，一年能刮几次？”

“两次。”小董张口就来。

“一年就刮两次？”我有点不大相信。

“是两次，一次——六个月。”

哈，原来他是在开我的玩笑，我这才明白，自己的问题提得太不科学了，俩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小董是个很有朝气的小伙子，谈话中流露出他对这里的战斗生活感到有无穷的乐趣。我对小董说：“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你们小组保证了国防通信线路五年无故障，真是了不起的事呀！领导这次

让我来，就是为了总结你们的经验，推动整个部队的战备工作。有空你得多向我介绍介绍你们护线的事迹。”

“咳，有啥可介绍的。”小董一摆手，腼腆地笑了笑，不吱声了。

我心里话，恐怕又是几个嘴巴严实的“对手”，免不了要打一场攻坚战。沉默了片刻，我使用“抛砖引玉”的老办法，趁机打通他的思想。我说：“总结经验不是咱们一个小组的事，可不能保守哇！你们维护线路的事迹，光我听说的就不老少。比如你们节日露宿在沙坨子里搞战备啦，风雨三十里换瓷瓶啦，四次卧杆一丝不苟啦，……这些，你们都得详细介绍介绍啊！”

小董见我揭了他们的底儿，嘿嘿笑着，说：“其实，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光靠我们仨人，就是有三头六臂顶个啥！”

“这倒是啊，……”我刚要谈起路上碰到的事，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铁塔般健壮的蒙古族青年走进来。他朝我点点头，便和小董悄声说了些什么。小董伸手从桌上抓了个小本子，对我说：“队里要研究民兵训练的事，我去去就来。”说完，门“呼”地一声关上了。

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前，那上面摆着两部电话单机。一部是同其它维护小组联络用的，另一部是和附近各大队联络用的。

“的铃”一声，电话铃响了。我操起耳机，里面传出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你是小组同志吗？”那声音粗而且慢，显露出讲话人朴实憨厚的性格。他把“你”发成“尼”

的音，把小组的“组”咬成“租”字，一听就知道是个当地的蒙古族人。我说：“我是刚从部队来的，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好了！”

他热情地向我问了好，要求我说：“请你告诉小组同志，民兵今天到南坨子的线路上看过了，没有什么危险情况。三九三五号杆往东歪了一点，已经扶正，只是拉线稍微松一些，下次你们上线路时带来工具把它紧一紧；四〇一〇号杆在风口，我们用柳条打了围桩，沙子都拢住了；三八〇二号杆……”

他一棵杆一棵杆地叙述，我赶紧掏出钢笔，拽过一张白纸，把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记载下来。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民兵简直象是小组的老维护员，他对线路是那样熟悉，杆号叫得那样确切，每棵杆、每条拉线都象装在他心里一样。

电话里最后说：“今天你们到北边巡修，够累了，晚上用不着到这边来。有我们民兵在，你们就放心吧！”我忙问他是谁，他只说了句“南玛林秋的民兵”。

小董回来后，我把南玛林秋来电话的事告诉了他。他认真地看了看那张纸，眉头突然蹙在一起，象出了什么紧急情况，把纸往桌上一撂，说：“我得马上到南坨子里去一趟。”

“怎么？”我不解地问，“民兵们不是说，线路没啥危险吗？”

“你看，”小董指着那张白纸说，“三九三五号杆被风刮歪过，虽然扶正了，拉线还没紧上，吃不住劲。大风一来，还可能出现险情，倒杆断线。必须连夜把拉线紧好，以

防万一！”

小董说着，背起冲锋枪和维护工具就要走。我急忙抓起桌上的手电筒，没容分说，便同他一起钻进风沙弥漫的暗夜里。

三

过了临来时见到的那棵角杆，是一片荒草覆盖的平地。这会儿，风沙象是撒欢撒得精疲力尽了，渐渐小下来。沿线路往东南，座落着一个村庄，闪烁着点点灯光。小董手一指：“那就是南玛林秋，离小组十里多地。”又指了指一幢紧靠线路的房子说，“这是依勒尔特的家。”

“是那个羊倌儿吧？”我问。

“你怎么知道他？”

我把路上遇到那群孩子的情形讲了一遍，小董接过去说：“你不是让我介绍情况吗？等我给你讲讲依勒尔特的事迹，那可是满架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小董还告诉我，依勒尔特昨天夜里为生产队护理羊群着了凉，在家发了高烧，并约我明天一块来看望他。

白色的手电光束，映出一片沙丘。我们一会儿上岗，一会儿下坡，衬衣全被汗水湿透了，鞋壳里灌满沙子。忽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我发现在被风吹得坦平的沙坡上，印着两行奇怪脚印。右边一行是完整的，左边一行却是半拉的，象是故意用脚后跟踩出的沙窝窝。根据脚印的清晰程度，可以断定这人刚刚走过不久。已经是半夜时分，谁到我们线路上来干什么？留下的脚印又这样特别，这引起了我的

警觉。

“小董，快过来看，前边有人！”小董“啊”了一声，从后面跟上来。他看了看脚印，若有所思地把手一挥，说：“快，追上去！”我们俩人一前一后，大步流星地朝前奔去。

又翻过一座沙丘，手电照出前边一摇一晃地走着个人。那人发现光亮，停住脚回头张望。我按按背在身上的手枪，一个箭步跨了过去。只见那人肩上横着一副扁担，挑着两只土筐，左手拄着根弯弯曲曲的树棍子。

“谁！”他厉声喝问了一句。手电光刺得他看不清对方，他把棍子警惕地攥紧在手里。

“是依勒尔特！”没等我答话，小董从我身后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依勒尔特同志！”我也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上前紧紧抓住他拄着棍子的手。手电光下，我见他高高的个子，身穿一件镶着红边的蓝色蒙袍，扎着腰带，用布缠着头。看上去，四十开外。汗水滴过他那满是沙尘的脸颊，留下道道污痕。

“依勒尔特，你发着烧，还到线路上做啥？”小董责备地问他。我握着他的手感到热乎乎的。

“睡不着啊！”依勒尔特说，“三九三五号杆拉线松，躺在炕上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没让老伴知道，悄悄地爬起来，挑几块土坯把它堆一堆。”他的声音粗而且慢，深沉有力，只是由于过度劳累变得稍微有些沙哑。我听他把“着”字咬成“召”的音，没错，就是在电话里同我讲话的那个蒙

古族人。

我们帮他把扁担放下，他挑着的两只筐里，一边装有三四块垒墙用的土坯。

“这土坯不是你修房子用的吗？”小董指着筐子问。

“骏马应该拴在明显的地方，东西应该用在关键的时候嘛。”依勒尔特抬起胳膊，用袖口抹着湿漉漉的额头，一字一板地说。

“可是，你的腿……”

“哈哈——”依勒尔特爽朗的笑声在空旷的沙坨子里回荡，一只惊惶的沙曼鸡，“沙拉”“沙拉”地拍打着翅膀，向黑黝黝的沙坨子深处飞去。依勒尔特左手一扬，便把那根树棍子甩到一边去了，“不用它，我也一样能翻过最高的阿古拉！”①

小董劝依勒尔特回去，他说什么也不肯。这时我才发现，依勒尔特左腿膝盖不能打弯，脚尖向上翘着，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沙坡上留下的正是那两行“奇怪”的脚印。原来，他竟是个一条腿残废的人！我们俩人死活没有拗过他，只好把扁担抢过来。他顽强地向前走，紧咬着厚厚的嘴唇，尽管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步上，但累和病，已经使他站立不稳了。我替他拾起那根树棍子，让他拄着，搀着他的胳膊，打着手电为他照路，一种崇敬的感情涌上心头。

爬上一座高高的沙丘，三九三五号杆刺破夜幕，迎着风沙，傲然屹立在峰顶。杆根下已经用土坯堆起老高，依勒尔

① 阿古拉：蒙语，山。

特来回挑过不知几趟了。小董忙着用紧线器紧拉线，我和依勒尔特把筐里的土坯搬出来堆在杆根上。那土坯沉甸甸地，估摸一块少说也有十多斤。我端在手里，忽然意识到，这土坯的份量怎能用斤两来计算啊！它凝聚着草原千百万贫下中牧和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它筑起的不只是一个抵御风沙的土堆，而是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干得正欢，背后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南玛林秋大队的白书记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还有留着花白胡须的老马信和我路上遇到的那个扎绿头巾的小姑娘都赶来了。他们扛着铁锹，挑着装满草皮的担子，准备把三九三五号电杆的拉线横木挖出来，重新往下卧一卧，使拉线紧起来。见我们和依勒尔特早已到了，大家便七手八脚一块动起手来。空旷寂静的沙坨子里，象早已隐藏着千军万马，顿时沸腾了。

四

这是当地难得遇到的好天气。风住了，湛蓝的天空象被扫过似的，没留下一丝白云。我和小组同志一起，到南玛林秋大队去。

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他们在维护线路和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情况，讲述当地贫下中牧帮助小组护线的事迹，其中谈得最多的便是依勒尔特。

一九六三年，维护小组在这里扎哨的时候，战士们到沙坨子巡修，常常发现电杆不知被谁培了沙子，一问，群众都摇头说不知道。又有一天，老班长领着一个战士巡修回来，

孩，叔叔长叔叔短地叫着把我拉上炕头。炕上摆了张小方桌，滚热的奶茶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房子里，一对朱红漆木箱横在炕尾，上面叠着整齐干净的花被褥。正面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幅毛主席像。窗子对面，是一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宣传画，画右下角白边上写有“双河尔驻军小组赠”的字样。

依勒尔特和他的爱人端来一盘雪白的奶豆腐和一大碗黄登登的炒米，碗里冲上开水，又加了满满一勺白糖和黄油，让我尝尝这蒙古族风味。我仔细打量了依勒尔特，他方脸庞，高鼻梁，浓眉毛，突出的颧骨，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几道明显的皱纹刻在宽敞的前额上。他忙里忙外，长长的蒙古族袍大襟撩起来掖在腰间，露出残废的左腿。我向他问起那条腿残废的原因，依勒尔特脸上掠过一层阴云，两眼闪出仇恨的光芒。

“说说吧，依勒尔特，”老马信抚着沙蒿般丛生的花白胡须，向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瞥了一眼，说，“讲讲草原上勇敢的达胡巴尔的故事吧，他会使年轻人更加懂得，应该怎样来保卫我们今天的胜利果实。”

满屋的欢声笑语嘎然停止了，只有炕边上装满草炭的铁锅里，水壶发出丝丝的音响。依勒尔特挨我坐在炕沿上，回忆，将我带进了他的少年时代……

依勒尔特原来名叫达胡巴尔，从小死去了父母，在王爷府上当奴隶。一九四五年，就是达胡巴尔十三岁那年春天，风沙弥漫着科尔沁草原。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双河尔一带“拉锯”，封建王公包善音勾来一个国民党骑兵团，驻扎在

南玛林秋。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到处抢粮食，宰牛羊，强占民房，做尽了坏事。这一天，达胡巴尔给王爷放羊回来，打一栋房子的窗底下走过。忽听屋里“的铃”“的铃”一阵铃响，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满脸横肉，长着络腮胡子的国民党官儿，从窗台摆着的方匣上操起一个两头大、中间细的黑玩艺，一头贴在耳朵上，一头对着嘴巴，皮笑肉不笑地“嗯”了半天，凶狠狠地说：“哈伊，太君，我马上派人把八路的情况搞清楚，咱们南北夹攻，杀他个鸡犬不留！”顿时，仇恨的烈火在达胡巴尔胸中燃烧：阿爸给王爷扛活累得吐血而死；额吉^①患病无钱医治相继死去的情景；王爷的小崽子骑在他身上当马玩耍的情景；他最敬爱的布力固得大叔被包善音说成是“共产党”，用快马活活拖死的情景；国民党军队进驻南玛林秋后发生的一幕幕惨剧，象奔腾的沙拉木伦河水涌进他的脑海里。达胡巴尔直盯盯地看着那个奇怪的方匣子，一根黑色的胶线从那上边拖过来，一直扯到村外。达胡巴尔恨透了这条线，就是通过这条毒蛇似的黑线，给草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干掉它！”达胡巴尔主意已定，他从老马倌那里偷偷牵来一匹快马，来到村口，见四处无人，他“嗖”地从腰间拔出刀子，右腿踩住胶线，左手抻紧，只听“咔”的一声，线断了。为了使敌人接起来困难，他跑出十几米，照样又来了一刀。达胡巴尔把这截线团起来，掖在腰带上，脚一蹬，跨上了骏马。“干什么的，小兔崽子！”一个正在巡逻的国民党兵发现了他，象恶狗一样嚎叫起来，

① 额吉：蒙语，妈妈。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达胡巴尔双腿一夹，那匹枣红色的骏马扬起蹄花，箭一样向村外飞去。“啪”“啪”一阵枪响，打破了草原的宁静，一颗子弹射穿达胡巴尔的左腿，他倒在马背上，任凭骏马把他带到了沙坨子深处。倔强的达胡巴尔拖着一条伤腿，在沙坨子里整整爬了两天两夜，又冷又饿，一头栽倒在枯干的红柳丛中昏死过去。……

依勒尔特讲到这里，老马倌吐着浓重的烟团，接了过去：“就在切断了敌人电话线的时候，我们的一支队伍刚好包围了南玛林秋。敌人指挥失灵，外无援兵，被打得象炸了群的惊马，四处逃窜。战斗结束后，我带着八路军骑上马到处寻找我们的达胡巴尔，终于在遥远的沙坨子里找到了。经过八路军医生的抢救和医治，达胡巴尔活下来，那条腿也能走路了！”

屋子里骚动起来，姑娘小伙子们兴奋得交头接耳。依勒尔特眼眶里闪着晶莹的泪水，他掏出烟锅儿，插进缀着绿色宝石的烟袋里拧着，继续说：“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科尔沁。解放军工作队和群众一起，斗倒了王爷和哥根^①，分得了牛马和羊群。那年，工作队一个汉族排长和我住在一起，每天为我的腿洗伤换药，还教我说汉话，给我讲革命的道理。排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达胡巴尔。’‘蒙语是什么意思？’‘欢喜。’我说，‘阿爸给我起了这个吉祥的名字，好让我再不象他们那样受苦受难。’那个排长说：‘吉祥的话语，只能安慰人们的心灵，毛主席的革命

^① 哥根，蒙语，喇嘛。

路线，才是穷人的命根。我从小也没有名字，大家叫我苦娃。为了庆祝胜利，我们都起个新名字吧！我叫布洛罕莫德——团结，你叫依勒尔特——胜利。团结，胜利！’从此，我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依勒尔特摸着黑黑的胡茬，乐得象天真的孩子。

我们和依勒尔特谈了很久，很久。我急于去见更多象依勒尔特一样的草原牧民，只好同他暂时告别。临走，他和他的爱人、孩子把我们送到线路上。

广阔的科尔沁草原，微微泛出了新绿，湛蓝的天幕下，黄褐色沙丘连绵起伏。国防通信线路跨过草原，穿越沙丘，一直伸向天地相接的地方。一根根乌黑油亮的电杆，象一个个忠实的哨兵，手挽手，肩并肩，守卫着这千里边防线……。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改



我和支书

金县社员 徐明和

说起俺红峰岭呀，新人新事实实在多，甭说男女老少抓革命促生产，龙腾虎跃闹春潮的事儿有多少，光俺饲养点里也连着发生了几桩事儿。

早晨我和大伙去上工，路过养猪场，喂猪的白大婶，嘴角挂上了一朵花，拍着巴掌喊我说：“队长啊，俺也添喜了，咱们繁育的新金猪，不多不少下崽十六头！哈哈，嘿嘿……”一窝十六头，哈哈！真多呀！这在红峰岭，可真是别开生面头一遭呢！大伙嘻嘻哈哈围满了猪圈墙，瞅着水光溜滑的小猪崽，摇头摆尾的那个样儿，甭提心里多么乐啦！

新金猪不是一般的猪，方头大耳，高腿大棒，吃食泼实，长膘又快，是出名的千斤猪。大伙欢欢喜喜叨咕着，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可是，下崽的那头老母猪，十四个奶头，一天一宿挤不出几滴奶！白大婶笑开的嘴巴又闭上了；大伙的眉头挤成个肉疙瘩。喂点稀粥吧，小猪不开口；喂点粉子吧，连牙也不张。急得白大婶围着猪窝团团转。我打发兰子到兽医站，买了包催奶药，回来给猪灌下去，说是几天后才

能见效。这可怎么办？得快点张罗到县里去买奶粉，不然，买头奶羊，还得花不少钱。

那天傍黑，我到猪场望一望，小猪肚子瘪瘪的，拱在母猪肚底下，啃着瞎奶头嗷嗷直叫。

不知啥工夫，家富悄声悄脚走来了。他是个富裕中农。

“猪朝前拱，鸡往后扒，各有一条路”，是他的生意经；张口革命话，闭口私心重，是他多年的老毛病。大伙儿没少教育他，可旧思想始终没断根儿。

家富伸长脖子望望猪，嘴里念叨说：“唉，这么好的一窝猪，偏偏赶上没有奶！”转过脸来对我说：“队里有难事，干部多操心呀！干部急，我也心焦啊！嘻嘻！你说巧不巧，我家那头雪花羊，昨天下头小公崽，叫我送人了。”说着，就夸起他的奶羊来：“嘿嘿！我那头奶羊，你们谁不知道，一天少说也能挤奶八、九斤！”我心里一亮，买奶可是个好方法！又一转念，家富是个丢针心痛的人，怎能按公价卖出羊奶？他安的是什么心？

“嘿嘿……”家富笑着说：“为救活小猪崽，我情愿把奶献出来。队长啊，叫老白太太到我家拿奶喂猪崽吧！”我说：“家富，话先说清楚，公买公卖，队里给你羊奶钱！不能白用你的羊奶。”家富拉长话音说：“哎，怎么说都行啊！为了集体嘛，咱不能多要一分钱。不过……哎，猪崽若是出圈了，可得给我两头哇！”不出所料，原来，家富还是扒拉自己的小算盘呀！说完他就走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一朵云彩灰蒙蒙的。我心事重重地朝家走去。

“喂，等一等！”一个憨厚的喊声打我背后传过来。回头一看，噢，是老李头。看他走得多么快，多么急，身上穿的布扣青夹袄扯开了怀，两个衣襟随着步子一走一呼嗒。他光着头，赤着脚，青裤腿上沾着泥，挽得老高，袖口挽了半截，甩着胳膊。两脚刚健地迈着步，脚板踩着石头“喳喳”响。呵！刮去他满嘴的霜花胡子，真象棒小伙子哩！

说起老李头，贫下中农，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夸他，都尊敬他。咱对他的心情啊，嘿！甭提啦！嘎巴溜脆地说吧，脸贴脸，心贴心。为啥这么亲？说起来话长啦。他是俺大队的老书记，他二十多年如一日，脚踏风浪走，面迎困难行。日夜想的是集体，惦的是群众，干的是革命，搞的是斗争。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狠批了修正主义路线，老书记更是老当益壮，焕发了革命青春。他领导大队艰苦奋斗创大业，自己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受人尊敬。单说我们大队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瓦房，他却闹个特殊化，住着三间小平房。他常说：“艰苦奋斗不变修，勤俭办社是传家宝。”这话真不假。当初一头毛驴办起了农业社，买根鞭鞘也舍不得！穷则思变斗了几十年，现在看，甭说大队，咱小队都买进一台“东方红”牌的拖拉机喽！为啥贫下中农都和他一条心？主要是他从来不脱离劳动。昨天水库工地大会战，他跟年轻人膘着劲打着夯。俩人掀起大绳，上下紧拽几十斤重的木骨碌，那才叫重活呢。虎子劝老李头：“换换人吧！”你瞅瞅老李头，反而拉过虎子说：“来，比比看！连打一百下，我若输了你，往后你喊我九十九，我也不还口！”说得大伙哈哈笑，累得虎子呼哧呼哧一个劲儿地喘！我见他汗水

顺脸淌，连忙喊住虎子：“虎子，别比啦！让老书记歇一歇吧！”虎子立即停下了手，老李头抹把汗水冲我说：“歇？大寨是斗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汗水不成流，水库拦不住！”说完，催虎子说：“试试我比你老多少？”今几个老李头准又是猛干一天。他若知道小猪缺奶的事，夜里又得望三星了。

老李头大步流星赶过来，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小猪缺奶还没想个法？”看他的耳朵多灵，早就知道啦！

老李头看我光皱眉头不吱声，哈哈笑开了。我这才把准备买奶的事，从根到梢讲给他。

老李头听说小队想买羊奶，先是笑了笑，接着皱起了眉。顺手拔下腰间的小烟袋，满满装了一锅烟，蹲在道旁的椿树下，“吱——吱——”地抽起来。我知道他的老脾气，每当决定个什么事，他总是翻过来，掉过去，不琢磨透实不开腔。我耐住性子等他说话。可急人了！眼瞅着烟锅里的火着尽了，这个老头，还不开口。我实在憋不住了，急着问了一句：“你看这样做，行还是不行？”老李头斜眼瞅了瞅我，从嗓眼里挤出“嘿嘿！”两声，又不吭气了。

他这么一“嘿嘿”呀，我的心“刷”一下凉了半截。这也是他的怪脾气。日常工作中，你要提出个建议，他同意了，就咧开大嘴笑呵呵地说：“成，成！这法子好，对集体有利，对群众有好处，党就支持，群众也拥护。就这么办！”他若是不同意呀，就听他“嘿嘿”两声，满脸挂不上一丝笑容，眉头一皱，多了几道花纹。这标明他在深思哩！

我想：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只要能想出个好道眼，

保住小猪，比什么都强！

这时，老李头转过脸，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咱队养猪事业要大发展，你这个当队长的，可要心明眼亮，心里可得有个小九九。不说别的，光围绕养猪这一行，猪场要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阶级敌人会捣乱，私心严重的人也会出来表演的。你还记得吧，‘一打三反’运动开头那咱，咱队不就揭发过，有的个别社员刚从集体买了猪羔，一转手到集市上就高价出售了。眼下，咱猪场这么兴旺，你们要有个规划，还要注意有人在风头浪尾闹些事，你可得有眼量啊！”

老李头憋了半天，说出了这么一席话。老书记总是站的高，看的远。他这是给我打预防针，让我留神阶级斗争新动向呀！可我心想：你还是没有具体谈羊奶事。我又急说：“阶级斗争我一定牢记，可眼下，主要是这羊奶……”

“家富的奶，队里不能买！”老李头站起来，使劲揸了一下烟灰说：“他想乘机捞一把，一棵猪毛也不能答应他！”说完他匆匆忙忙走了。

“那你说怎么办？”我紧追着问了句。

“自力更生嘛！”

怎么自力更生呢？

天大黑以后，回到家里我还没上桌吃饭，喂牛的老韩头，把我拉到饲养棚，原来，那头红花牛跟紫花弯弯角闹开竞赛了，不差半个点，生下了一对虎头犊子！大伙围着饲养棚，看呀，笑呀，夸呀，闹腾了小半夜。回到家，刚想吃饱之后，眯上一觉，忽然想起了猪场里的白大婶，缺奶的事，

不知急成个什么样，我拔脚走出家门，奔向猪场。

赶到猪场，我一眼望见七号圈门上，挂了个提灯，火苗在玻璃罩里来回摆动，一闪一闪的光亮，把圈墙映得红艳艳的。白大婶真够辛苦啦，我怀着敬慕的心情，来到圈门口，打眼一瞅，我禁不住“啊”了一声。这哪是白大婶呀，分明是老李头！只见他蹲在火堆旁，左手抱住一头小猪，右手拿着婴儿吃奶的乳瓶，瓶口上套了个塑料奶嘴。小猪正含住奶嘴“咕冬，咕冬”地喝奶哩！火堆的光亮，把老李头的脸照得通红！见这情景，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把嘴边上的话，一下子冲走了。我愣巴巴地站在那里。

“喝饱了吗？嘿嘿嘿……啊咳！别捣蛋，到你妈肚下暖着去！……”老李头的话惊醒了我，只见他把吃饱了的小猪放到老母猪身旁，又抓了一头抱在怀里，这个小猪吓得直叫唤，撒开四蹄乱蹬腿呢！

“哎，哎，该你的了。小口喝，别呛着啊！哈哈……”

嘿，人老孩子气，他跟小猪说话哩！

哪来的奶呀？我正在猜疑，白大婶手捧个钢精锅，锅里装了半锅奶，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我想问个明白，白大婶拽着围裙擦了擦手说：“老李头的姑娘不是住在芹菜沟吗，家里养了两头奶羊。姑娘女婿早就捎口信来，叫他去住几天，回来让牵头羊，挤点奶喝，补补身板。老李头觉得他跟老伴的身板骨满硬棒，用不着补贴，生产忙，事又多，哪有功夫去姑娘家。傍黑，他听说猪没奶，脚没停，家没回，直扑芹菜沟姑娘家，连水也没喝一口，牵头奶羊带黑赶回来。哎呀

呀，忙活到现在，他水米还没沾牙呢！……”

啊，老李头翻山越岭去牵羊为的啥？原来是为的顶家富的邪门歪道呀！我心头热，脸发烧！老书记的行动又一次教育了我。

杏花落去桃花开，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儿一个多月了，小猪不多不少十六头，活蹦乱跳，滚瓜溜圆，真是稀罕人！出圈前，我召开了班子会，队里决定留下十头，剩下六头，分给社员们。猪少户多给谁是？前几窝已抱过猪崽的不再给了，说也巧，正好“五一”前国家要收购一批猪。大伙决定说，凡“五一”上肥猪的就提前抓头小猪崽。这样，除上猪户外，剩下两头给知识青年点。

过了半个多月，县里召开“发展养猪经验交流会”党支部决定叫我去参加。嘿！公社还特意打电话来，让我突出地把党支部蹲点抓猪场的先进事迹，详细收集好哩！

明天就要报到啦。吃罢晚饭，我在灯下全神贯注地念叨着讲稿，家富冷丁闯将进屋，嘻嘻哈哈地对我说：“队长参加庆功会，社员个个脸有光啊！你看大伙的劲头儿，哈！真是鸭子撻脚呱呱叫！”谁都知道家富的两片嘴，明明是个粪蛋蛋，他也能说出了香味来。我知道他没事舍不得来聊天，开门见山地问：“你来准是有事吧？”“嘻嘻，没大事。”说着，不用我叫坐，自己个拖过一个方凳来，嘻嘻哈哈地坐下来就说：“听说你明个就要走，我来望一望。”我忙着收拾开会带的东西，没工夫跟他扯闲话。家富见我光顾忙碌不答话，知道我心里不耐烦，他张口表白一番说：“咱这个人，就有这么个老实劲儿，干部叫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开

春儿，你说：大伙要多种点菜，自力更生，抗灾自救。我不折不扣听了你的话，地边地角我都种了个满当当。唉呀！连巴掌大小的一块火烟地也没留下来。我想把门前那堆石砣堆，倒腾出来，刨巴刨巴种点烟，你看行不行？”

准知道他来必有事，张口就是为自己！我很反感。

他说的那个石砣堆，在猪场西头，正好迎着他家门。那是初建猪场时，剩下的破砖碎瓦烂石头，混着炉灰、杂草、垃圾土，足有七八车。我心想：家富真是爱财如命有劲没处使，闲着没事背碾盘。那么多烂石头，多咱才能捣腾光？猛地、老李头的话在我耳边嗡嗡响：“对那些有自发思想的人，分毫不能让，你让他一寸，他就挤过来一丈！”对呀！那个烂石堆，占地虽不大，可是集体的地！我皱着眉头说：“那个石砣堆，你不能随便动！”

“留着有啥用？”

“没用也不能动！那是集体的地。”我有点气愤地补充了句，“你先问问大伙去，看看大伙怎么说！”

“嘿嘿嘿！队长呵，你是一家之主啊，行不行还不是在你一句话？”

“不能这么说。大伙的事，大伙说了算！”家富看我的语气好硬，随机应变地说：“唉！说起来为这芝麻大的事，不该麻烦你，我悄悄捣腾了，也就那么的了。可又想，咱眼中不能没有队长呵！好，明天你还要出远门，早点睡觉吧。”家富说完不声不响地走出去。我关上了风门进里屋，一眼瞅见炕头边上有把烟，心里一愣神：这烟哪来的？伸手拿起来细瞅瞅，嘿！又宽、又长的烟叶，黄里带红沙棱棱，放在鼻

子底下嗅一嗅，嗨！辣丝丝的扑鼻香！我家没有这样的烟。这能是……我咯登一下想起来，准是家富刚才拿来的。家富很会弄烟。早些年，他曾倒腾过黄烟，老李头领着群众，大会小会批他好几回，他见人就念叨：“资本主义的路，害死人，我知道行不通！”打那起，他可再没敢倒过把。可每年栽烟多，偷偷摸摸也卖过高价烟。革委会成立后的这几年，党支部狠抓路线不放松，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煞的狠，家富也收敛多了。

我手里擎着这把烟，想起老李头念叨的话：“拒腐蚀，永不沾，才能革命到底呀！”呸！家富这小子是想拿把烟拉我下道呀！想拿烟换地呀！我顿时火不打一处来，上牙咬着下嘴唇，暗下决心：为革命，别说送来这把烟，就是送来一块黄金砖，咱也不希罕！

朝霞映红窗棂的时候，我走出了门。喊来二小子，叫他把烟送给家富去。这工夫，老李头来了，他一眼瞅见二小子手里的那把烟，笑嘻嘻地说：“嘿！好烟哪！哪来的？”

我笑着说：“这是家富昨晚送来的，我打发孩子给他送回去！”

“怎么，家富的烟？哈呀，好哇！哈哈……”他这么一笑，笑得我跟二小子大眼瞅小眼，爷俩懵了一对！老李头把烟颠了颠说：“不要小看这把烟呀！”说着，用一种惊喜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做得对！不能用这把烟把咱们引下道呀！咱不能要！”说着，他把眉头皱了皱，说：“光烟不要还不行，他的歪门邪道，也得给他指出来呀！”

嘿！我跟老李头敲在一个点上去了。对呀，我也寻思开

会回来得找家富说说呢！

“二小子不去吧，我给他捎去。”老李头对我说。

老李头笑着转过脸来对我说：“这就走吗？”

“嗯，我想赶早车。”

“汇报材料拿啦？”

“啊，在包里呢！”

“再加上一条！”

“加什么呢？”

“一宿丢了四个圈！”

“什么？这……”

这不笑话吗？猪丢了我相信，圈怎么能丢了呢？哎呀，老李头就是这么个人，不管是工作多忙，任务多重，压力多大，多苦，多累，他总是嘻嘻哈哈的，不闷不愁的。好像他身板是铁打的，钢铸的，风吹不倒，雨打不坏，泰山压顶不弯腰似的。这不，又逗起乐子来了！谁听说猪圈还丢了

呢？

“嘿嘿，伙计！”老李头伸手拍了我一下肩膀说：“这可不是个笑话呀！这是资产阶级思想阴魂不散哩！走！看看去！”听老李头的话，我急不可耐地跟着他朝猪场扑去。

猪场的西头，家富门前，男女老少聚了一大帮。吵闹把火的声音，阵阵顺风传来：

“……你敢刨猪场！……”

“……这是顶烟上呀！……”

我心急火燎地来到猪场。大伙见老李头领着我来了，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刷”地静了下来。我挤进人群一瞅，大吃

一惊：昨天西圈墙外还堆着满满烂石堆，怎么一宿就不见影了呢？一块长不到十来步，宽不过八步远的新开地，平平整整摆在面前。小围墙把这地围了个边是边角是角。地里打好了条条烟垄，不多不少整十五垄。

见此情景，我一下子明白了。家富昨晚上打了一宿夜战呀！我急了，瞪大了眼睛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怪事！男女老少扒拉遍了也不见家富的影子。我粗声粗气地问了一句：“家富没来吗？”大伙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谁也没吱声。我又高声问了一句：“家——富来没来？”

“那墙角蹲的不是？”爽直性暴的王二嫂伸手一指说了一句。她说完捂着嘴“噗哧”一笑。那几个爱笑的姑娘也憋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我顺着王二嫂指的方向一瞅，噢！原来家富蹲在西南墙角下，身子畏缩在地上，耷拉着脑瓜；嘴里叼个小烟袋，眼皮耷拉着不住嘴地抽着烟。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白时象张纸，青时象嘴上喷出的烟。两个眼角红丝道道，两片嘴唇紫里夹红，暴了一层灰白的皮，眉头粘着汗水横七竖八；胡子沾着土沫黄似牛毛。

我瞅着他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气愤地几步奔过去，一下子把烟扔给他。家富猛地打了个寒战，脸黄的象个瓢，瞬间汗珠洒满两腮帮。

“家富，昨晚我怎么说的，啊？！在这把烟上你打的什么算盘？”

老李头启发大家说：“一把烟的背后，是要搞名堂啊！”社员们“噙”地一下议论开了：

“嗨！原来他是想拿烟换地呀！”有人接着说：“这法子比偷还妙哇！”

老李头板着面孔说：“家富是想这么做，可队长没上这个当！”大伙都向我投来亲切的眼光。

白大婶指着猪圈墙说：“大伙瞅瞅，这圈墙上的石板，也叫家富揭下垒在烟地墙上了。家富！你可真是发家思想迷了心窍哇！我喂猪看见墙上掉一个石头，也要捡起来垒上。可你，哎呀呀！我堵豁，你拆豁，你安的什么心？走的是什么道！”

“唉！老嫂子，都怨我糊涂，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哟！这不光是见不得人的事，这是见不得人的思想！社员大会上，你得好好讲一讲！”

“哎呀！她二嫂，我这就够丢人的了。”

王二婶忽地走过来，冲着家富说：“我看你不是怕丢人，你是怕丢了资产阶级思想，丢了资本主义的道！”

“大婶呀！”虎子拿着鞭子，招呼着正在喂猪的白大婶说：“别光喂猪哇！还得看着地盘呀，一宿丢一块，几宿就丢光啦！”

“可不是咋的，我一宿丢了四个猪圈的地盘哪！”

嘿！十五岁的小凤子听了这话吓一跳，忽闪着大眼睛，挨圈数起来，引着大伙哈哈大笑。

啊！老李头说丢圈的事，原来说的是石砬堆！

大伙眼着火，脸上带着气，纷纷议论着：

“栽烟卖钱，迷了心窍，光明大路他不走，专门走黑道！”

“哼！嘴里说的好听：‘资本主义私字的苦吃够了’啊！可实际做些啥？两面三刀！”

“家富叔！”虎子一手卡着腰，一手握紧鞭鞘说：“这一回，你可得把脑瓜子里的肮脏东西好好倒一倒！”

家富满脸汗水，低下了头。

“家富！”老李头响当当地说：“晚上咱们要开个路线分析会，你在大伙面前要好好分分线，先在小队提高认识，明天再同全大队贫下中农社员们见见面，挖挖脑瓜里的私字根！”

“我同意！”“我赞成！”大家异口同音。

“支书！”家富抹了一把汗水说：“我知道错了，我改了不行吗？何必还要……”

老支书说：“脑瓜子里草草拔不净，早晚是块病。”

“你一宿不睡刨出个资本主义的坑，就该几宿不睡，狠狠刨掉资本主义这个道！”玉兰话音刚落，王二婶忽地插话说：“家富，你瞅瞅，这条街，原来宽宽敞敞的，被你刨成了小毛道。拉泥的车，进不来，害得俺们使筐挑！刨来刨去，你刨到猪圈场上来了，追星星，赶月亮，加班加点顶烟上，你可真是一心要走回头路啊！”

我情不自禁地“呱叽”一声，把大腿拍了个生疼！忙说：“大伙说的对！家富，你打着爱集体的幌子，却总想挖集体墙角，拆社会主义的台，脑瓜里装的是私货，走的是回头路，若是不改，这样下去可真危险呀！”

老李头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可不能看着你往资本主义道上滑，不闻不问，不拉你一把呀！你想想合作化初期你跟

着坏人拉马退社闹单干；单说那年受灾，你又带头大搞小开荒，咱们开会，狠批了修正主义路线，后来没收了你的开荒地。你嘴上说得好听，心里总是窝着发家治富思想这块病，最近几年，你改了些，可你这不又回流了吗？”

“唉！这真是‘一失足，千古恨’哪！”家富拉着长声说。

“家富！”老李头把烟锅朝鞋底“叭”的一搯巴，绷着脸冲着家富说：“‘一失足，千古恨’，这不是咱们说的话。在人民内部，共产党对待犯错误的人，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敢于承认错误，往后改了它，一个心眼跟着社会主义大道走！这就好，就欢迎。可你过去犯的错，现在改没改，旧思想的老根子，在脑瓜里拔没拔？你没改，也没拔，这回可得摆出来好好批一批，好好认认香花和毒草，好好分分红线和黑线。这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家富，你不能凭着光明大道不去走，偏往死胡同里钻！”

“支书，队长……”家富装出可怜相，声音颤抖着说，“好歹咱们是……”

老李头放声大笑：“是‘亲戚’？是‘近邻’？是‘一笔写不出来两李字？’”说着他脸转向大伙：“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咱们批的就是它！几千年来，这一套旧传统，旧观念，束缚了大伙的手脚，毒害着咱们的思想，这可是一支麻醉剂呀！咱可要擦亮眼，看清线，决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几十双眼睛望着老李头红朴朴的脸，几十双耳朵听着老李头洪钟似的声音。我觉得满身的热血，在心窝里沸腾。

老李头伸出一只大手横空一劈说：“咱们要朝前跑，往前奔，可有人就是要挡道，要倒退，说着向南山一指：“看看文化大革命后的红峰岭，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瞧瞧南山的大水库；望望西畦的大电井，瞅瞅红峰岭山顶上的水平梯田……这些奇迹哪来的？斗出来的。斗才能进！斗才能胜！没有文化大革命，哪能有这一片新天地呀！”

“斗！”虎子高声喊了一句，把鞭子劈空一甩“叭！”的一声响，震得一群鸟叽叽嘎嘎扑天飞。家富耷拉着脑瓜，一屁股坐在烟墙上。

老李头这时一把接过王二婶手里的月牙镐，迈着墩实的步子，打烟地向南大跨了五步，两手一挥，镐尖闪了一道光，“砰”的一声插在地上，手握镐把划起线道来。划完了前边，又来到后边，一步，两步，三步，五步……整整跨了三十步，插下镐来，猛劲地划着。我跟大伙憋住气，盯着老支书开满茧花的手，瞅着那把镐，向外扩呀！展呀！泥土在镐下翻花……啊！我的心一下子推开了两扇窗，老李头原来画的是猪场的远景，画的是学大寨的蓝图哇！

“哟！老书记这么一划，俺明白了！”心眼快当的王二婶说：“咱们猪场要扩建哪！”虎子接着说：“再砌上几排猪圈，攒上千车粪，送到地里去，秋后哇，嘿！瞧好吧！”

“哈！哈！粮食准过‘长江’！”玉兰拍着巴掌蹦了个高。白大婶把手里的猪食舀子朝着圈墙一磕巴，张口插上了话：“那工夫，俺叫圈里的猪也饱喝一顿长江水！”

“嘿嘿嘿……”，“咯咯咯……”，“哈哈……”。

山笑了，水笑了，笑得河边垂柳直弯腰，笑得满岭满坡

桃花更鲜艳。看，遍地绿油油的苗渐渐高了，粗壮了，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提高了嗓门对着家富说：“家富，你放开眼量看一看，看看山沟里的远景，看看前面的光明路！大伙都奔着往前走，可你……”

家富忽地站起来，把嘴张了张，猛劲地咳出一口痰来，哈腰抱起烟墙上的石板，一块块送到猪圈的高墙上，老李头笑眯眯地走过来，猛伸手扯了家富一把说：“这才对！家富，蛇咬要开刀，割出蛇毒来。把资本主义的墙基连根拆去，社会主义的高墙，才能越垒越牢靠。咱可要事事朝前想，往前奔，奔向共产主义！”

说着，猛转身，向东一指说：“我那房场，别看地基挖好了，也得挪一挪，房子今年不能盖，猪场要扩建。学大寨的步伐要加快，不能慢！明年粮食要翻番，就得这么干！”

我几步跨到他面前说：“粮食保准叫它翻一番！可你这房子，今年就是头拱地，也要给你盖上！”

“对！今年再也不能由你了！”大伙异口同声地说。

老李头瞅着天边上一抹红霞，微笑了，他象是对大伙，又象是对自己说：“让贫下中农都住上新房的时候，我也就不住这小平房喽！”

这工夫，只听得“哗啦”一声响，大伙急回头，嘿！家富把一宿垒的烟地围墙，一脚蹬倒了。我领着大伙走到家富跟前来。家富喀喀巴巴对我说：“队长，这一回……我下决心，脱裤子割尾巴。”

我严肃地说了句：“你早该这样做。”

老李头对大伙说：“这‘线’要分清，要管好。不但干

部管，大家都要管！咱们不论谁，对走回头路的，对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斗，就是要管，就是不能让！你让他一寸，他就挤过来一丈。”又转脸对我说：“天不早了，你该赶路了，爬个坡，直奔大路，满能赶上车。”

我爬上了红峰岭，回头一望，咦？老书记迎着朝阳，向我直挥手哩！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热血在胸腔里川流不息。老书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一步一个脚印。我猛转身，甩起胳膊，满身是劲地踏上了洒满阳光的路。



钻头性格

鞍山工人 张林吉

在 展 览 厅

在雄伟壮丽的展览馆煤炭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件不同寻常的展品，经常吸引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说明员同志用豪迈的语气介绍道：

“同志们，这台‘脱水机’，是一种重要选矿设备。”她轻轻指指展品，“大家知道，煤是工业的粮食，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被称作‘精粉’的煤，是非经过洗选、去掉杂质、再脱掉水分不可的。然而选矿厂每天生产的成千上万吨‘精粉’是不能象晒衣服那样自然晾干的，这就要靠‘脱水机’。”说到这，人们都领悟地点着头，不料，她突然换上了无比愤怒的口气，“过去，我国使用的脱水机全靠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脱水效果很差，还严重地影响了焦炭质量和铁路运输，拖了钢铁工业的后腿；而社会帝国主义还千方百计敲我们的竹杠、卡我们的脖子……”听到这，人们的眼睛瞪得更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辽南选矿厂的同

志，硬是不信鬼，不听邪，打破洋框框，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创制成功了高效率离心震动脱水机，拿下了精煤水分关，结束了进口脱水机的历史……”人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互相交换着眼神：真了不起啊！说明员也很激动，只见她一按电扭，脱水机立即“咕咕咕，嚓嚓嚓”欢快地震动起来。人们一齐围上去，透过钢化玻璃的柱形外壳，只见无数部件上下有规则地震动着，带劲透了！“啪嚓！”人们正在看着，说明员又从机上扔进了一把湿土，还没等人们转过念来，只见那把湿土已被分离成了水、土！人们惊讶地交口赞叹着，久久不肯离去。纷纷问：“这是谁造的？”“他是怎样个人？”说明员笑了，显然这已超过了她的说明范围，但她不愿让这些虚心好学的人失望，不顾疲劳，继续介绍道：

“这人姓郭，叫郭钢，共产党员，一个普通青年工人，但，领导上说他的胸怀不一般，工友们说他具有钻头的性格……”

工 地 人 物

星期六。沸腾的工地。厂土木建筑工程队的同志，正和前来参加劳动的机关干部紧张地挖着基建基础。

“喂，挖出宝来啦！”管装土的吴焕智工程师挖到了一块两吨多重的大铁巴巴，用锹搯打着、吵吵着，紧接着就动手把转圈土掏空，准备把它“请”出来。谁知，越掏越往下沉。不大一会，累得他“吭哧吭哧”直喘粗气。这时，那边矍过一个推独轮车的小伙子来：三十来岁，粗敦敦的个头，很是棒实，长方脸、高鼻梁，重眉之下，闪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只见他哈腰放下车子，扑撒眼瞅了瞅大铁巴巴，转

身就撒目来一根撬棍、两块石头、几根尺把长，赶面杖粗细的铁管子。人们让开一条胡同，他嘎巴溜脆说了声“我来！”就自己伸手干上啦。他把石头放在铁巴巴旁边，又操起撬棍。工程师一看，忽拉明白了，嗨，怎么挂在嘴边的杠杆原理倒忘了？呔，真是！于是，他顾不得揩汗，赶紧上前搭手，和那推小车的一起，三颠两撬，就把大铁巴巴鼓捣到了平地上，又扑拉到了铁管子上面，很快就轱辘到一边去了。这一切都是那样麻溜利索，以致引起了吴工程师注意。他问身旁的一个胖乎乎的小青年说：“你叫什么名字？”“于喜涛！”“啊，小子子，知道那是谁不？”吴工程师指指刚才撬铁巴巴的人问。

“郭钢！我们土建队有名的突击队长！”吴工程师算问到茬子上了，小胖于比划着，用权威的口气振振有词地介绍道：“你不认识他？太遗憾啦！他啊，小时在部队时就是神枪手，转业到地方也不含糊，文化大革命中是远近皆知的闯将，素常更是一敲三响！他是个年轻的老工人啦！”他伸出食指，弯成“9”形，“工龄已经九年多啦！”

“别看他文化不高，”他又伸出了四个指头，意思是他只有四年文化，“可学哲学写出的体会，连咱厂子的书记都佩服；别看他是个普通工，心可巧啦，啥都爱钻，钻就钻透！前几天，我们业余时间去学针灸，他没空去，回来向我们借本《针灸手册》，又向我们请教，硬在自己身上练，结果针的比我们都好；别看他平日不显山，不露水，可去年一年就拿下六个关键！”他指指空中的索道、地上的自动卸车器、快速打眼机等，感情深厚地说：“要不，大伙都说他有

‘钻头性格’啦！……”

吴工程师先是吃惊地“啊、啊”地应着，心想：是啊，过去自己到这边来的是少啊！怎么没有发现这个人物……想着，想着，小于那边，他早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最后，右拳重重打在左掌心里：“嘿，建议把他调去！”

原来，吴工程师得知，人事科正在物色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看管一组进口的大型精密机器——脱水机组。这组机器，打安上那天起，就不玩活，近两年来，三天两头捣蛋。对此，吴工程师和一些人认为问题出在八个人中，半打“老爷子”，两个“半月天”，这哪行呢。最近，有的老师傅就要退休了，这不，连工程师也在怙对人哪！

果不然，两天后，郭钢和胖子被调到了这个车间，接替了两位老师傅，郭钢还担当了包机组长。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李连实，亲切地问郭钢：“有啥困难没有？”

要说困难，这不显而易见明摆着吗：郭钢是矿工的兒子，在矿山当过掘进工，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又一直和土木砖瓦打交道，属机器的压根没摸过，何况摊上的又是一组完不成任务的机器！但长期来经过三大革命的摔打磨炼，他具有这样一种性格：再苦不叫苦，再难不喊难，遇到困难从来都是四个字：进攻，钻研！他把李主任的问话理解为党的期望，决心完成任务。李主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连连说：“好同志，好同志，不愧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

离开了老主任，郭钢找到了行将退休的两位老师傅，诚恳地请他们留下宝贵经验。两位老师傅感到这小伙子这样看

重自己，心里热乎乎的，拍拍屁股，揣起烟袋，就带他“压起马路”来。二老一少，沿着钢铁公司厂区的柏油马路走着，亲切地唠扯着，火车汽车满载钢材唿哨而过，机器隆隆作响，高炉喷云吐雾。他们走了一段路，径直来到了焦化总厂配煤车间。原来两位老师傅指点给他看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厂生产的“精粉”：由于没有完成水分指标，使“精粉”不精，装在车上，象面酱一样稀里咣当，到处拉拉，运到这里后，剩下的又粘在车上，干着急卸不下来；卸下来的又粘在运输带上装不进炉去，装进去的焦炭质量和焦炉利用系数也达不到要求……郭钢再也看不下去了，不禁问：“为啥不早解决这个问题？”老王师傅说：“嗨，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曾留过洋的邢总工程师说：‘兔子能驾辕，还买辕马干什么！’硬是不让干，说什么即使干也轮不到岗位工人名下。我们气坏了，不听邪，硬要干，他不敢明顶，却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研究降低水分小组，咋咋呼呼要包打水分关……”这时，老李师傅也气得胡茬乱颤，揸揸烟锅说：“哧，什么‘包打’，实际是不让别人动，是压制！”老王师傅接着说：“革委会成立后，认为这是个路线问题，关系到落不落实“鞍钢宪法”，没等咱再提，领导就找大伙准备组织三结合小组，可惜，我们要退休了。”最后两位老师傅语重心长地嘱咐郭钢：“‘一吨精煤两吨钢’，说什么也要拿下水分关，为钢铁生产跃进贡献力量，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一吨精煤两吨钢，不拿下精煤的水分关，怎么能为钢铁跃进贡献力量！”老师傅的一席话，总是在他的脑际回响

着。非闯下水分关不可！郭钢参加了三结合小组，找全组同志商量。口快心直的“半月天”张秀英师傅指着脱水机，首先开了炮：“怎么攻？就从这里攻。这几年完不成指标，就怨这个破玩艺！”“对！打开看看。”“我揣摸多年了，找它算账没错！”“可人家工程师不信啊！”……

郭钢担当了三结合的小组组长后，他带上干粮，挟个棉袄，拎块雨布，硬是在脱水机旁骨碌了七天七夜。他黑夜观察，白天和大伙一起大干，困了打个盹，饿了咬口馍，真是大干快变，一个星期工夫，不仅把个现场打扫得窗明机净，物见本色，连个灰翅都没有。而且把所有的附机都进行了检修。结果，水分指标还是没见好转。最后郭钢断定：问题确实是在脱水机身上，于是，他立即找到了吴工程师，提出了要打开洋机进行革新的建议。吴工程师还没等听完，就吃惊地“啊”了一声，货郎鼓似地晃着脑袋说：“不行，不行！你往哪钻都可以，就是不能动这台机器，这是咱们厂仅有的宝贝，鼓捣坏了，没有备品，影响生产怎么交代！……嗯，怨我，怨我在你来时没有详细向你交代清楚。其实啊，你们的任务就是看好机组、保证正常运转就不错了，四个老爷子，两个“半月天”，加上你和小于又是一对白帽子，能搞什么革新？”

永 不 休 战

说着说着，吴工程师打开卷柜，捞出一个档案袋，“哗啦”倒出两本外文书来。吴工程师边递给郭钢看，边“苦口婆心”般劝道：“你想要打开洋机闹革新？我喜欢你的钻劲，但要适可而止，这也叫辩证法，懂吗？”他拍拍拍打那

两本书，象展示“王牌”似的：“咱们不懂这机器的原理、构造、性能，哪能随便乱动呢？技术就是科学嘛，搞科学光凭一股热情是不行的……”

“影响生产的机器算什么‘宝贝’？你说的‘适可而止’不是辩证法；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才是辩证法。在技术问题上，是奴隶主义，拜倒在外国人脚下，糊弄一天算一天，还是积极落实“鞍钢宪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不仅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

“啊，啊！”吴工程师想不到郭钢这般“厉害”，以致驳得他“啊”了半天，才找出“词”来：“你说我有立场问题，有奴隶思想？老实说吧，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解决啦……老弟，实话说了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叫我管技术，我不管行吗？到时候影响生产，吃不了得我兜着……好吧，你实在要解剖也可以，你得先能讲清原理、构造，搞出方案，咱三结合小组请领导批准再……”

郭钢沉思了一下，说：“那好吧，谢谢你借我这两本材料，我带回去研究研究再还你……”说完，就和吴工程师分手走了。

吴工程师忽又觉得有些茫然，他原意是想拿出这两块“硬骨头”，给这个“钻头”浇点水，消消热，“清醒清醒”郭钢的头脑，好让他“适可而止”的，想不到倒让他给“刁”走了。噫，年轻人太好强了，不是小瞧你，这叫外文，你能研究个啥？……

郭钢自打吴工程师给他“浇水”以后，不但没消热，心里反而越发热浪翻滚，他觉得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夺煤保钢

的战斗。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之争，这也是一场战斗，斗则进，不斗则退！……怎么办？钻研，进攻！

第二天，人们发现：郭钢会了小胖于等几个人，毅然到“夜大”学起外文来。一听这消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吃惊，有的赞成，有的摇头……

这一天傍晚，郭钢下班后，急三火四踱回家，胡乱垫巴了两口饭，夹上两本书，就要招呼他的伙伴们上学去。不料这时，他的三岁的小女儿苹苹抱着大腿不放，哭着叫着要跟爸上街。他爱人是超龄团员，炼铁厂卷扬机司机，对他的学习和工作一向是支持的。可这几天由于上班坚持夺铁保钢，下班后又要做饭，又带孩子，心里有点急闹闹的，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念叨：“这里是饭店，你爸爸吃完饭好走啦，还能带你上街？”郭钢笑了笑，心想：双上班，女同志确实比男同志累，得空得多分担些家务……他抱起小苹苹亲了亲，顺手从柜盖上给她拿起一个乒乓球，吹吹灰，说：“支持爸革命不？”小家伙扑拉着乒乓球说：“不要，不要，我要‘革命’！”“哈哈哈哈！”逗的全家都笑了，小胖于在门口也乐得直拍大腿，原来这一切他都看见了，小胖于赶紧上前接苹苹：“好孩子，来，找叔叔，叔叔抱你上街。”郭钢爱人赶紧扔下碗筷，用围裙揩着手，笑着要接孩子：“她于叔啊，快给我，你们麻溜走吧，别耽误了，没听人家发动‘群众’上‘纲’啦！”胖于不听，抱起孩子就走，边走边回头嚷：“我妈有空，让她老给看着……”

郭钢一行，匆匆赶路，不觉来到了基建工地。郭钢和胖于从这里调出已经多日了，但每经这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再忙也要瞅两眼。今天郭钢一看：好家伙，够冲的了，偌大的楼房已经起层了。他感叹地对胖于说：“干革命就得这样：总要时时有新的高度，天天更上一层楼！吴工程师只要咱们擦擦灰、注注油、只维持着正常运转，这怎么能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工人呢？一个革命工人，就要象大庆人那样，时时间：自己对国家对革命有没有新的贡献？”说得大伙直点头，也七嘴八舌敞开了各自的胸怀，那些站得高看得远的，郭钢心里默默向他学习；差一些的，就积极引导。他们每天上学路上，除了背外文，就是大批判，大争论，直到夜校，可热闹了……

“郭钢！”正当郭钢他们走得急、谈得热火的时候，碰上了正在散步的吴工程师。“有事吗？”“有事！”吴工程师拦住郭钢告诉他：厂里组织人到外地参观，有他一个，让他准备一下，明天就走，时间大约一个月。

参观，学习外地先进经验，郭钢感到很高兴，但上夜校的事咋办呢？这不有矛盾了吗？最后，郭钢还是决定去参观学习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辆绿色蛟龙，风驰电掣般奔驰在祖国的原野，宽敞明亮的车厢内，人们有的在观赏着窗外的美丽景色，有的在唠嗑、打扑克。而车厢一头，却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三十多岁的人，打开半导体，听起“嘀哩哇喇”的外国话来。人们转过头来看，只见这位旅客手里拿着一本《英语》，跟着广播学习呢！

吴工程师看见郭钢这个“犟眼子”，真拚命钻起外文来，心里核计：你白费这个牛劲干啥？要是这么容易，谁还

念大学？想到这，他觉得不得不对这“年轻人”“负点责任”了：“郭钢！”吴工程师往前凑了凑，“我早就说过，年轻人肯钻研，这好；但不能乱钻，要适可而止，不能好高骛远啊！”

“吴工程师，话不能这么说。”郭钢激昂地说：“你把外文看得这么神秘。其实，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正如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我们就是要掌握这个武器，利用外语，好的咱们学习；坏的引以为戒，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说得吴工程师无言以对，连连点头。

一天，在上海一家厂子参观。晚上，大伙都回招待所了，吃过晚饭好长时间，郭钢还没影儿。李主任要去找，吴工程师说：“不是背外语背懵了，就是看打乒乓球去了，等一会儿就回来啦！”大伙一想可也是，谁知一等不见，二等不来。李主任赶忙和几个人去找，俱乐部里没有，办公室不见，哪里去了呢？找到车间，才发现他在那个兄弟厂的一个工人技术员指导下，正蹲在一台“离心机”旁画图呢。

李主任说：“我们还以为你看乒乓赛或背外文去了呢！”郭钢笑道：“打球、学外文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工作，是革命。我们的一切都应该用革命统起来。”李主任觉得这小伙子胸怀不一般，和他越谈越热火。

郭钢在兄弟厂工人技术员帮助下画图这件事，受到了大家赞扬，对此，吴工程师的思想也多少有些触动。

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谁知这天晚上，郭钢由于画图时大意了，让旁边的电焊光“打”了眼，当时没觉怎么的，可回到招待所躺下后，两只眼疼痛难忍，第二天一早，

一睁眼，泪水夺眶而出，犹如针扎一般。大伙让他别下地了。他说啥不干，自己针了灸，……照样参观学习。结果，一个月外文课不但没拉下，还学到了不少别的东西……

参观回来，他们照旧业余猛攻外语。

他们到“夜大”，要坐一段电车，一段汽车，再走十五分钟。学完回家，最早得在十点多钟。白天还要照常上班。春、夏、秋都可以，但到了冬天，有人就呛不住劲了。“三九”第二天，西北风夹着小青雪，嗷嗷嘶叫着，打在脸上象小刀剐的一般，小胖于面有难色地说：“啊呀，今天还去哪……”一个叫邓二虎的说：“熊蛋包，在家养膘吗？不行！”郭钢把自己转业带回的皮大衣脱下来给小于子披上，亲切而意味深长地说：“学习也是战斗啊！”说着，就一边和大伙一起往夜校去，一边讲起了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博物馆”坚持看书学习二十五年，在他看书学习那张书桌下，水泥地都踩成了两个坑。伙伴们听着听着，整个身心都被这故事抓住了，什么寒冷，风雪，困难，全扔脖子后头了。

深入“虎穴”

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郭钢他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念完了“英语速成班”，攻下了机械工业专业性外语。

这天，他正在家看吴工程师当初“借”他的那两本外文的“脱水资料”。吴工程师来了。

“看的什么书？”吴工程师问。

郭钢让座，合上书让工程师看书皮儿。工程师一看原来

是自己那两张“王牌”，就点着头，“噢噢”两声坐下了。郭钢递过一杯茶，就讲起了书中的内容，用英语嘀哩嘟噜地叙述了本厂那台进口脱水机的构造和原理，最后还向工程师请教了几个书中没说明白的问题，如为啥避而不谈“机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吴工程师听后，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象不认识这位青年，重新从头到脚打量郭钢一遍。看来，合金钢到他手也能给钻上两个窟窿呀！

郭钢又单刀直入提出了要解剖进口脱水机的问题。这一次，吴工程师没叮当拒绝，但也没痛快答应。他架起二郎腿颤悠着，吸了口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来，心里核计：你看懂了外文资料，知道了原理构造，这我佩服，但还没有方案，厂里还没放话，我哪能答应你，捅漏子咋办？……于是借故就推托道：“伙计，不是我不同意，你知道，这台机器是我们厂唯一的‘宝贝疙瘩’，咱厂是连续生产，它是整个生产系统的咽喉，它一停，就等于卡住了脖子，就要造成全厂停产……”又说：“你们那四个老爷子、两个‘半月天’，看好机器，保证运转就满不错了……”

“吴工程师！”郭钢严肃而又认真地说：“四个‘老爷子’，两个‘半月天’，这话不对啊！要知道老工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成天想的是，‘一吨精煤两吨钢，不拿下水分关，誓不罢休！’妇女是半边天，他们想的也是实现钢铁大跃进。”说到这他感情很激动，心想：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生活中有的人并不真正承认这一点。郭钢这时越说越激动，忽然停下不说话了。

吴工程师吃惊地看着郭钢。这时，他心情真是复杂，又觉得郭钢说的是理，又后悔当初不该推荐他来，不该给他资料看……

“你们谈的好热烈啊……” 没注意，李主任和小于进屋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小于藏不住嘴巴，还没等李主任说完话，他就朝郭钢巴巴开了：“咱们请示领导解剖脱水机的事，支部表示坚决支持！”

“嘿！这小快嘴，” 李主任拍了胖于一巴掌：“还没和主管工程师商量呢。”

……

停产检修这晚上，主厂房内，隆隆的机器声停了，高大的选煤机、破碎机、过滤机、摇摆筛……一台台，一排排，巍巍然，刹是气派。郭钢和四个老师傅、两个“半月天”、小胖子，一共八员大将，匆匆吃过晚饭，就带着锤头、搬子等十八般家什，说说笑笑，直奔脱水机来。上了二楼，小胖子把工具袋往肩上一背，腾出一只手来，向前就要夺老宋师傅拎来的黄甘油桶。老宋师傅紧把着不给，喻声喻气笑道：“怎么，看我老啊？刚才掰手腕子三战两胜忘啦？哈哈哈哈哈！”

“这老爷子，别瞎了小于子的好意！” 张秀英师傅总是这么泼辣。

“你看小于好，将来给他介绍个好对象吧。” 郭钢和大伙一起走着、乐着、说着。

“还‘将来’呢，虚岁都二十七啦！别看长的象个胖娃

娃。”李主任也赶了来。小于子红着脸，说他学习郭钢，响应党的号召，实行晚婚。大伙笑了一气，不知不觉就到了现场。还没等放下工具，就发现脱水机后，“馊楞”站起两个人来，胆小的丽娟“啊哟”叫了一声。郭钢定睛一看：你道是谁？原来是已经退休的老王师傅和老李师傅。他俩不服老闻讯也赶来参加会战来啦。

“您老都已退休了，还惦记着闯过水分关，也不在家歇着，咱们这不少人呢！”郭钢憨厚地笑着尊敬地说。

“嘿，退休不褪色嘛！‘一吨精煤两吨钢’，我听到解剖脱水机这消息，手早就痒痒啦。”

“我怕你们不知道：这底脚螺丝是反扣的，机盖子锈了，要浇点汽油再卸……”退休老师傅揸打着烟锅争先恐后地说。

“委奥雷—古德，委奥雷—古德！”小胖于高兴地说起了外国话，明白的也跟着一起叫好，不明白的跟着笑，秀英师傅说：“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工人，有干部，还有‘外国朋友’，咱这夜战，真比节日还热闹！咯咯咯咯……”

这时，只见李主任扯过可以随便移动的‘行灯’，郭钢抡起搬子，没有谁吩咐，大伙就嘎然止笑，各就各位，按事先预定的方案，一齐下笨篱，叮当干上了。

就在这时，吴工程师来了，大个子，灰白的头发，黑边眼镜，走起路来晃晃的，不时上下左右的撒目，怕磕怕碰似的。

胖于眼尖，老远就瞅见了，说：“看，‘老保守’干涉

来了……”郭钢插他一下说：“喂，伙计，注意政策。你怎么知道他干涉来了？这个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一度有进步……只是最近他还真有点复旧……”

胖子、秀英不服：“进步啥？还表扬他呢，我看他进步不大，反复不小！”

“怎能说没进步呢？比如说：他文化大革命前几乎不下现场，平时看到他下场也是总戴着雪白的手套，象个客人似的，现在常到车间转悠；过去下班没别的，就知道拎个鱼杆钓鱼，现在衣着也俭朴了，业余时间还搞家访，研究点啥……”

李主任连连点头说：“这个人主要还是理论脱离实际，世界观没改造好，咱们要多帮助他！”

“他净搞本本主义！”秀英师傅又说了一句，小胖子也有同感，他说：“真不象话，还是那套老作风。”

“世界观的改造要有个过程嘛！咱们也不例外，咱就没有缺点、错误！”

“吴工程师，你没休息？”李主任打招呼说。

“欢迎工程师来和咱搞‘三结合’！”郭钢、秀英、丽娟等也一齐招呼，胖子和王、李等老师傅低头干活，没吭声。

“我来迟了！”吴工程师摘下眼镜，掏出手绢，很有身份地板板整整地说。……

老宋师傅卸掉最后一个螺丝高兴地说：“手是好汉，眼是懒蛋，多少年不敢干的活，这不瞎子磨刀——快了嘛！”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众人捧柴火焰高！”

“‘三结合’威力就是大！”……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在搬子、锤子的铿锵声中，在自鸣钟当当打过十下的时候，脱水机除‘机芯’之外，所有的部件，都被一一解剖开了。郭钢和大伙仔细地逐件擦拭着，查看着：唉，怎么，竟没有发现一点毛病？……

郭钢又拿着“行灯”照着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不对啊，没病不死人啊！

李主任检查完紧皱眉头：难道精煤水分完不成指标毛病不在脱水机身上？不对啊，群众没有一个不说怨它的呀。

吴工程师检查完苦笑着：这回放心了吧。

秀英、丽娟和几位老师傅一个人抱着一个机件还在检查，那个细劲，就差没用放大镜了。

小胖于却围着“机芯”打磨磨，心里核计，嘴里就出声：“我看毛病可能在这上头！”

老师傅们闻言一齐围过来。

郭钢沉思着。

张秀英师傅捞起把搬子就要卸。

“慢着！”吴工程师正用棉纱慢条斯理地擦着手，听到张秀英要卸“机芯”，就象心尖被人戳了一下，立刻说了话：

“本机是我厂的‘宝贝疙瘩’，这是本机的‘心脏’，最娇，最精密。其他部分没‘病’，精密部分更不会有‘病’，最好不要动。再说：我们的技术也过不过关，时间也不早了！”

“不对！无病不死人，我们要看看，说不定它有‘心脏病’呢。”胖于一下子说出了郭钢的心里话，郭钢紧点头，表示支持。

“咱不能半途而废，时间还早呢！”别看丽娟有时胆小，有时说话还挺赶劲呢。

“技术还不是靠人掌握吗？……”秀英师傅有点来气了。

“对，干！”郭钢和大伙一齐向前。吴工程师讲不上理去，又拦不住大伙，就把寻问的目光投向了李主任。李主任笑了，他也不吱声，看着郭钢他们给脱水机做起“剖心手术”来。

郭钢他们仔仔细细地拆着，吴工程师提心吊胆地瞅着，紧张气氛真不亚于医院动大手术。不料，打开‘心脏’一看，人们都愣住了：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精密部件，只是一个黑乎乎的大锅盖样的东西。大伙搁起来一看，啊，是块大铁板。郭钢怕这铁板上还有什么‘文章’，接过清水管来冲刷，刷了半天，才发现这铁板上有些小眼眼儿，只是早被煤粉给糊死了。

吴工程师不相信这“精密”机器的“心脏”会这么不精密，撅腩哈腰在“机芯”里到处扒拉。可扒拉来，扒拉去，除“大黑锅盖”外，啥也没找到。他万万没想到，花上百万元买的“洋机”，采用的竟是十七世纪老掉牙的“笏式”工艺。他一边往起站，一边狠狠给了那“黑锅盖”一榔头，骂道：“妈的，真坑人哪！怪不得脱水效果差，”‘黑锅盖’发出了刺耳的噪音。

郭钢气愤地说：“洋奴哲学不批倒，真是不得了。”

李主任接着话茬：“是啊！是啊！”

“‘洋奴哲学’，就是坑人哲学！”小胖于声音最高。

“不狠狠批，它就干扰我们学大庆啊！……”

大伙一齐开炮。

此时，吴工程师心发烧，脸发红，气发喘，说不出话来，幸亏这时革委会的同志和两个炊事员送夜饭来，才救了驾。

“太谢谢啦！”李主任、郭钢和大伙齐说。

“谢谢？那里话！你们战斗在夺煤保钢第一线，我们送点饭，还不应当吗？”革委会领导和炊事员同志揩着汗，“吴工程师也在这？工程技术人员是得深入实际啊。退休的老师傅们也来啦？这真是‘马洪亮攻关又重来’啊！哈哈。”说到这，革委会领导同志又笑着指着郭钢说，“小家伙，你不但能钻研、能打硬仗，还会发动群众哪！哈哈哈哈哈！”郭钢笑道：“都三十好几啦，还小呢？”他转身看了看大伙一眼，回头接着说：“领导这样关心我们，我们就是头拱地，掉几斤肉也要把水分拿下来！”

“对，宁肯头拱地，掉几斤肉也要把水分拿下来！‘一吨精煤两吨钢’，我们绝不能让社会主义列车在我们这一站晚点！”小胖于帮腔道。

“大伙吃饭，吃饭，……”

火焰高

这一阵子，吴工程师成天在家忙哪。他屋里那两排齐胸高的书架、三、四个两米来高的书柜，满满登登的书，都让他翻了个遍，他要找一种理想的先进的理论，以此为据，去和郭钢商量，以便制定一个方案，好尽快行动。现在，他也认

为脱水机非改造不可了。最近，他对郭钢的看法也有改变，这是因为他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一是上海参观时那位走过“五·七”道路的技术员的教育，特别是郭钢他们竟然攻下了外文关，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还有最近工人们勇敢地打开机芯……真是一次次地使他吃惊不小，思想受到猛烈冲击，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冲击。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觉得自己身上确比郭钢少一点什么，自己的步子确实有点象小脚女人。到底少什么？他一时还说不清楚，这不打紧，步子迈快些总可以吧！不会做，还不会学着做嘛……他终于找出了当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两种脱水机理论。到底采用那种更好呢？他决定找郭钢商量商量。

吴工程师夹着一抱书，有精装的，有简装的，大部分是外文的，大部头的，来找郭钢。他们是一个房区，隔的不太远。

正是星期天早上，郭钢也正在家忙乎‘方案’呢。他正聚精会神地画一张草图，不容易“延”个星期天，他恨不得一时一霎拿下水分关。吴工程师进门了，他都不知道。吴工程师正正眼镜，只见郭钢桌子上摆满了制图的东西。郭钢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挽着袖子掐着铅笔，象干大活似的，累得满头是汗。画出的草图挂满了东、西墙，只有正面墙上没挂，那里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画像下是一幅精致的锦绣字画：“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郭钢画完一张，放下孩子，按到墙上，正要端详一下有哪些错处，才发觉吴工程师在旁边，高兴地喊：“吴工程师，你啥时来……”没等郭钢说完，忽听里屋有病人“哼哼”的声音传出来。郭

钢连忙往厨房奔去。吴工程师往那一瞅：一个炉眼上的药罐子正“哧哧”冒热气呢。另一个炉眼上“坐”着锅，显然这是早饭。吴工程师一打听，才知道郭钢爱人前一阵就不自在，坚持上班夺铁保钢，胃病大发了，已经躺下好几天了。

吴工程师看到这场面，思想上触动很大。多困难的情况，郭钢还在坚持研究脱水机，是什么精神在支持他呢？这时小女儿小莘莘哭了，正巧于大娘走了进来，于大娘来抱小莘莘，脚前脚后，秀英、丽娟也来了。于大娘是“专职”来帮忙的，她俩却是“公一半，私一半”，公事是来参加商量脱水机方案的，“私事”是来看望莘莘妈。秀英和莘莘妈早就熟悉，人还没进屋，话早报道了：“听说莘莘妈病了？真是的，也不早吱一声，哎，这阵学大庆，搞钢铁大会战，比社员秋收都忙哪，咱都没来得及来看望你。……”丽娟的声音：“就怕把你当哑巴卖了！”“嘿嘿……”进屋后，秀英接了郭钢的“班”，帮莘莘妈熬药，丽娟到灶间帮着做饭，郭钢和吴工程师在外屋“研究”了起来。

“……你看这两种论据取那一种好呢？”吴工程师说：“二者都是目前较先进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天，我查过不少资料！”

郭钢欢迎吴工程师微小进步。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会当面奉承人，相反当面还常好说些揭“疮疤”的话。他笑笑对吴工程师说：“可我们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啊，我正想找你和大伙核计一下：能不能把这两种先进理论用到一台脱水机上，自己动手重新制做一台呢？那不更先进吗？……”

吴工程师听到“爬行”两个字，觉得自己费劲巴力不少天，又落个无趣，心里有点酸溜溜的。他镇静了一下说：“这，……我查过的资料没见一个这么干的。蛮干怕犯错误……”

“资料上没有，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把它写上去嘛！”郭钢是在鼓励工程师，也是在鼓励自己。“这几天，我和小于几个人也查了资料，一共看了不少，我们发现：虽没有一国这么干的，但也没有一个敢说不行的。群众是英雄，大伙一起出出高招，再搞搞实验。”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关于‘错误’，我是这样认识的：四平八稳，不革新，不创造，维持现状，伸手向上，或走一步看三看，这就是倒退啊！再说，怎能把敢想敢干和蛮干混为一谈呢？……”

正当这时，小胖于、李主任也抱着些书笑盈盈进来了，原来他俩是从图书馆来的。

不大工夫，屋里当时热闹起来。

正当这时，忽听院里有个人物咋呼起来：“郭钢请客咋的，怎么来这老些人？亏这屋宽绰，要不还搁不下呢。……”大伙一看是邓二虎子扛着一个脱水机模型进院了，后边还跟着老王师傅、老宋师傅。大伙喜出望外，忽拉迎出，一齐搭手，帮二虎放下模型。原来老王师傅、老李师傅打上次黑夜会战回去，一天没歇，根据郭钢的设想做了这个模型。头几天郭钢连着去帮着做了好几个晚上，这几天由于忙于查资料，没来得及去。想不到两位老师傅做得这么快。这足有二百来斤的铁制模型是作实验用的。刚才二位老人往这抬很吃力，多亏碰到了膀大腰圆的邓二虎。

郭钢心里很激动，心想：这真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呀！有这么多好同志，哪还有攻不破的难关。他赶紧招呼大伙“屋里坐！”老宋师傅说：“不忙屋里坐，就驾实验吧。咱们来它个理论、实践一勺烩不更好吗？”“好！”胖子、二虎、秀英都一蹦老高，这几个人对他们得心应手的事，往往这样“表态”。

……

实验结果表明：两种论据——“共振”、“离心”可以在同一机上实现。吴工程师又一次受到了触动，心里嘀咕：怎么回事呢，紧撵，还是不赶趟。

秀英、丽娟给大伙倒上茶，可谁也没心喝，都在各自动着脑筋：刚才的试验，主要成果虽然拿到了手，但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内中有一个部件——一个叫“橡皮弹簧”的东西过不了关，振动了不一会，就颓成了饼子，要不还能多试验一会儿。

“这东西事先个别实验一下就好了。”小胖子首先打开了话匣子。

“郭钢早已实验过了。”李主任说，“郭钢已经估计到它可能会颓，他已经和有关部门发了求援信。噢，你不说我还忘了呢，现在的一些回信，都说暂时还解决不了。”说着掏出一叠子信递给郭钢。

胖子问：“怎么这事我不知道？”

“怎么？啥事也得都让你知道？……”

闻言，大伙猛抬头看：那天晚上送饭的那位党委和革委会领导同志提着个沉甸甸的大包袱，领着一个陌生人进来了。

郭钢细一瞅：啊！真想不到！原来是上海那位走过“五·七”道路的工人技术员，得到了郭钢的信，跑遍附近几个工厂，最后专门给试制了这种弹簧，恰好，他最近到沈阳公出，就背了来，插空，就送到了厂里。

“太好啦，太好啦！”两个人同时箭一般向对方扑去，表示欢迎。

全屋沸腾了，都说：这事只能出在咱们这社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小胖子跳着，又喊起了“委奥雷—古德！”秀英还激动得掉了两个眼泪瓣。莘莘妈吃了药，针了灸，拔了罐子，吃了饭，一高兴，也下地进这屋来看，丽娟赶忙去搀扶她。小莘莘看爸爸在这些人的最中心，那儿又最热闹，以为爸爸那块有啥好玩的东西，也往前挣。吴工程师只觉得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沸腾”得好，使他忽拉一下弄明白了他和郭钢这些人的差距是“世界观”上的差距，政治上思想上根本的一步撵不上，行动上就会步步撵不上啊。他激动的向前紧紧握起郭钢和那位走过“五·七”道路的工人技术员的手，诚恳地说：“向你们学习！……”郭钢扑撒扑撒大眼睛没说什么，只是把他俩的手握得更紧了……。

至此，说明员忽地停下不讲了，一个有眼神的观众忙递过一杯水，她一饮而尽，可是等了半天还没开口，有人沉不住气了，问：

“以后呢？……”

“以后的事，我一开始不就讲过了么：成功啦！当然，

不容易啊，先后实验了十一次，第十二次才算真正成功。在实验那些日子里，郭钢他们更是艰苦奋斗，苦干加巧干，那真是掉了几斤肉，流了几盆汗哪！”说到这里，说明员摸摸眼前的模型：“现在我国自制的脱水机就是郭钢他们造的这个型号，精煤脱水率早已跃入先进水平，洗出的精煤质量好，实现了‘一吨精煤两吨钢’。”

接着，说明员兴奋地说：“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郭钢后来作为劳动模范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明员指指墙上的照片说：“看，这就是他的战友往车站送他上北京的情形。”

观众们顺着说明员的手势，望着照片，他们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高兴地议论开了。

“啊，这一定是郭钢！”一个观众凑近照片说：“看他走在前边，带着大红花，敦实实的，有多英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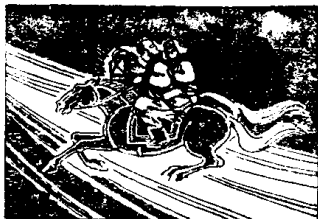
“这准是胖子！”

“这指定是那俩‘半升天’，还在笑呢！”

“吴工程师也去啦，这不吗，在郭钢身后，黑框眼镜，大个子，灰白头发……”

人们看着这些夺煤保钢第一线的英雄群像，久久不愿离去。

一九七三年八月



白毛风之夜

解放军某部 李占恒

同志，你从来也没有见过我们的排长吧！关于我们排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们排是侦察排，排长是蒙古族同志，他叫布洛罕莫德，翻译成汉语就是团结。从头说，我们连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战斗集体：排长蒙古族，班长乌定克同志是赫哲族，我是汉族；战友中有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朝鲜族、满族等七、八个民族。俗话说：别看奔跑的马儿毛色不同，可千万只蹄子都踏在同一条路上。咱排三十几号人，心劲拧成一股绳，步子迈得整整齐齐。那力量，草原上的顶厉害的白毛风，也吹不乱，挣不断。无怪乎好多同志都称赞我们说：“看人家排长的名字叫得多好——布洛罕莫德，团结；团结，布洛罕莫德！名不虚传啊！”但是，要说什么时候在我内心深处埋下了珍贵的布洛罕莫德火种，那却是在达里诺尔草原发生的故事，那是一个刮着白毛风的严冬之夜——

那一天，我和乌定克班长离开侦察排在山上看管十万斤

牧草。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傍黑停了。但天并没放晴，空中的云团象受惊的羊群游动，互相追逐着；地上的积雪成丝结缕地飘动、飞舞。看着这天色，我便想起布洛罕莫德排长说过的：雪后黑云飞，必刮白毛风。放牧人常说，在这里白毛风、干旱、狼群是草原上的“三害”。这风带来的零下四十多度的奇寒，会使牲口冻僵；这七、八级的大风，会使行人迷路，毡房连锅端呵！

“牧草是军马的命根子，不能叫白毛风给端了。小顾，你把毡房看住，我去草场看看。”乌定克班长向我交代了一句，便拿起一捆鞅绳，抓起一根绞棒，走出了毡房。有什么办法呢，虽说我是入伍一年多的“老同志”了，可是班长还把我当作新兵。大事小情总拣重担子挑，你要一争，他总是说：“这活计你争不到手，布洛罕莫德排长干起活来，我还争不到手呢。”我只好上前替他把“菊花青”备好。临别，乌定克班长还勒住马头，转过身来，喊道：“注意——你一步也不要离开这儿——”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给毡房打桩系绳紧固完毕，就开始等上了班长。等啊，等啊，柱子上那盏马灯的芯子，拧高了三次，还没见班长的影儿。风一阵紧似一阵，当传来马儿呼噜噜的鼻哼声时，我知道：白毛风来了！我再也坐不住了，转身便披上大衣。当我抱起鞍具，斜歪着身子，伸手去摘马灯时，我的手忽然被一只汗渍渍的大手握住了。“啊，是班长回来了！”我惊喜地叫起来。

“哈哈，是什么东西遮住了骏马的双眼哟！”爽朗的笑声，使我清醒了——原来是排长布洛罕莫德同志。只见他浑

身上下挂着毛茸茸的雪花，连眼睫毛都成白色的了。他肩上背着步枪，右手握着马鞭，左胳膊弯夹着两件白毡大皮袄。

我急得话都说不成个了：“班长，他……”

“乌定克同志？”排长把我打量了一番，明白了，“乌定克同志去草场了，是吧？——嗯，几点走的？”“四点。”

“现在几点？”“七点！”

“好啦，看来今晚要和乌定克同志在白毛风里捉迷藏了。”

说这话的时候，排长的脸色仍是笑盈盈的。我知道他是硬骨头、乐天派，白毛风也休想吹掉他脸上的笑颜。可是，我一听“要和乌定克在白毛风里捉迷藏”，心立刻象被猫爪子挠了一把。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让班长一个人走哇！

“那怎么办哪？”

布洛罕莫德排长一字一顿地说：“侦察中，当一个战友向‘舌头’扑去的时候，我们要举起枪为他打掩护；风雪夜，当战友在草原上赶路归营的时候，就要拎起马灯去给他指路！”排长的字字句句都敲在了我的心坎上。

“小顾啊，我去草场看看。”怎么，排长还去？不行，我去！我一急，抢先摘下马灯，两步跨到门前。排长见我这样坚决，便说：“那好吧，把这件大皮袄穿上。”

还穿，我不是穿一件了吗？排长见我不解其意，动手教我：把贴身这件大衣倒穿着，外面这件正穿着，再用背包带把腰扎紧。“好了，这架势，白毛风前后夹攻，也冲不进一丝一缕了。”我心里一热，望着剩下的那件皮袄，说：“排长，你把这件穿上吧。”

“我呀，达里诺尔的羊羔子，冻出来了。小顾，别忘了带上枪。”排长叮嘱完，把手电筒打亮，从毡缝里塞了出去：“妥了，叫它替咱们看家吧！”

跑出山洼斗，到了平川地。顶着噎脖、糊眼的风雪，又跑了十里路，才到草场。两匹马绕草垛转了三圈。只见百十个草垛一没乍边，二没淌包。连迎风坡上的几十个草垛也被乌定克班长用绳子捆、石头压，紧固得牢牢实实的。可是，乌定克班长和他的“菊花青”却不见踪影。乌定克班长怕是迷路了！我的心象被白毛风撕碎了，不由地大声呼叫：“班长——乌定克——”可是白毛风正象饿狼一样怪叫着，雪象石蛋一样弹射着。使多大劲也很难喊出声，喊出口也很难听得见。我和排长虽然相距不到一套马杆子远，可说起话来，不得不用巴掌打着喇叭筒儿，拉着长声。

“四个小时了，班长会不会冻伤呀——”

“不会的，战士的热血能融化万里冰雪——”

我明白，这是排长在给我鼓劲呢。他也在发急——瞧，他说一句话，扬好几下马灯。

“咱们上哪儿找哇——？”

排长又扬起马灯，向前一擎：“那是哪儿呀？”“连队。”“乌定克可能回连队去了。”回连队去了？连队离这儿一百二十里路，排离这儿三十里，班长怎么会舍近求远呢？我赶忙靠近排长问个仔细。

“小顾啊，我问你，那‘菊花青’从连队牵来几天了？”

“三天。”

“对嘛，骏马识途，它识的是老路，它一定是带着他的主人，奔老家去啦！”

“那，班长也不会由着‘菊花青’乱来呀？”

“噢，怎么是乱来，这叫因势利导！”

噢，我明白了：记得在一个黄毛风的夜晚，我迷路了。在离毡房不到五里的草场上，我划了数不尽的圈子，亏得布洛罕莫德排长把我找了回来。那时，他告诉我：“草原虽阔，有辘辘车碾出的道眼。只要迷路不迷窍，横下一条心，走直杆子路，就能踏上正道，钻进蒙古包。”乌定克班长跟布洛罕莫德排长在一起呆的时间比我长，准知道这个办法。

我心里先是一喜，又不放心地问道：“万里雪原一匹马，准保咱俩碰得巧？”

“哈哈，大雪把你的眼睛迷住了吧。你看这灯！——你们班长在乌苏里江上打鱼，靠什么行船？”

“白天有浮标，晚上有灯火。”

“对对，一百个对！那我们闲言少叙，快马加鞭，赶早把这闪亮的灯火送到‘迷路者’的眼前。”

驰过空旷的雪野，钻进了连绵起伏的沙窝子。由于大雪漫平了沟壑，马随时都有掉进雪坑的危险。忽地排长勒紧了缰绳，侧过身来，果断地决定：“停！等我跑出三杆子远，你再跟上！”

虽说排长九岁半就不备鞍具，骑生子马，得过赛马冠军。但这风吼、雪大、路险，谁能保证不出差错呢。但不容争执，只见他一顶马的两肋，马从我身边蹿出去了。我的心

啊，也仿佛一下子蹿出了胸膛。

排长斜歪着身子，用马灯给我引路，我眼望着那忽忽闪闪的灯火，回忆起片片断断的往事：布洛罕莫德排长真是把“团结”二字系到了心上：学习讲认真，战斗讲协同，工作讲互助，生活讲关心，事事抓路线。有一次侦察演习，当我们班捉住了“舌头”，策马归营的时候，“敌人”追上来了。班长命令我带两个战士押“舌头”先行，自己留下来阻击。我把“舌头”交给了布洛罕莫德排长之后，认为按预定方案完成了任务，没事了。可是排长却跃身上马，抽出马刀，大喊杀声，带领全排去打“敌人”的援兵去了。事后，排长讲：“天上打不散的鸿雁，是为了一起飞向温暖的南方。我们团结战斗的集体，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忽地，一团雪雾扑到我的脸上，接着是一声马的长鸣，再看排长，人和马都无影无踪了，只有那灯光一上一下地闪亮着。不用说，人、马都陷进雪坑里了。我急忙催马上前。赶忙把腰上的背包带解下来，扔给了排长。……

马灯闪亮，继续前进。两匹马又把我们带进了宽阔、漫长的深沟。我们一前一后紧紧相随。

“小顾，快停！你听狼叫唤！”狼？我心里纳闷儿，除了风在呼呼叫，就是马蹄踩雪咯吱咯吱响，哪有什么狼叫？可是排长的耳功是不容怀疑的。

真的，狼的嗥叫声越来越清楚了。猛地排长勒紧马嚼子，撩起衣襟把马灯的光亮遮住。

“小顾，你再听，有马嘶叫声！”

别看我听不清狼叫，但马我成天摆弄，马叫声音再细微，

我也听得见——没错！

“小顾，你听那饿狼向马奔去了，快！冲上去！”排长从怀里掏出一链子弹，压进弹仓。我也学着排长的样子，防备天冷打不着火，把子弹放进怀里暖一暖，然后推上了膛。

马嘶，狼叫，越听越响。是的，是乌定克班长的“菊花青”在叫。

“快！逼近！把枪刺打开！”

我们在距马不远的地方卧倒了。排长把马灯重新打亮。由低向高，借助雪幕的衬托，隐约可见几只饿狼向马扑去。三杆子，两杆子，一杆子……眼看狼、马两片黑影要相撞了。“打头狼！”排长和我异口同声地喊出。这是一个引狼扑身的狩猎方案，一群狼顾头不顾尾。“嘎勾一”排长一枪把头狼撂倒了。后面的群狼一见头狼躺下了，先是乱了群，随后便转身向灯火扑来。我也扣响了扳机，只听几声枪响，几声狼嗥，饿狼倒下一片。剩下几只瘸腿、烂脑的嗷嗷几声，溜了。我和排长也顾不得寻拾猎物，跃马向前疾奔。

乌定克班长得救了。但由于陷进雪坑时间过长，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他望着眼前的马灯，抖动着嘴角：“顾，顾……”边说边用那冰凉的手触摸我的脸颊，我忙说：“班长，我在这儿，布洛罕莫德排长也来了，你感觉怎样？”

“好，好，……”说着，那双冻得僵硬的手猛地触到雪里，撑起身子用劲向上欠了欠。

我清楚，这是冻得力不从心，舌头不管用了。人冻到这个地步是异常危险的。我马上把皮袄脱下，排长早将鞍鞴上那件皮袄递上来了。我捧起一把雪揉搓着班长的双手，排长

解开自己的衣襟，把班长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热乎乎的胸膛上。

“班长，你说话呀，还冷吗？”借着马灯的亮光，我看到班长张开嘴巴了。“小顾，你怎么样，冷吗？”“不、不、不……”“还不呢，两排牙直打战，舌头底下冒汗，对吧？哈——”班长笑了，那笑容好似印到了我的心底。我的眼泪止不住滚了下来。

“小顾，快把班长扶上马，跑，猛劲跑！”

马跑了大约二十里路，那颠簸的行程使乌定克班长的身子暖过来了。这时白毛风渐小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牧民秋天打草住的窝棚，便钻了进去。

布洛罕莫德排长从窝棚底脚的薄雪层里抠索出一些干牛粪，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俩：“这里离连队只有三十里路了！”

“这么近？”

“没错，咱排长是达里诺尔的‘老草原’！”

达里诺尔的“老草原”？我望着那通红的牛粪火，忽地想起一桩心事：“排长，你总说自己是达里诺尔人，可是人家都说你老家在乌丹？”

排长凝望着那盏马灯，半天没有吱声。

“小顾呵，那是一个挺有意义的故事哩！”

班长一加劲，我便摇晃着排长的膀子，叫他讲给我听听。

“好吧，小顾，你先把这盏灯挂出去。”

排长讲了：“解放前我的家在乌丹。阿爸不愿给牧主当

终身奴隶，逃出了乌丹，在达里诺尔参加了人民骑兵团。这消息被牧主知道了，便把怀孕五个多月的阿嬷赶出了土房。我阿嬷在草原上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在一个刮白毛风的夜晚，她再也爬不动了。忽然她看见一点光亮，便用尽气力爬去。那正是阿爸的连队在草原上执行保卫牧区土地改革任务。可是阿爸不在毡房里，他跟一个姓张的汉族大叔去达尔罕取情报去了。房门上的马灯是连长、达斡尔族的布和大伯挂的，为的是给阿爸、张大叔指路。等啊，等啊，我便提前降生在这座暖烘烘的房子里了。阿爸终于回来了，可是张大叔却牺牲了。原来在归途上，遇见了赵三疯子匪帮的马队。阿爸用身体护住装情报的皮口袋，张大叔用身体护住阿爸。张大叔的鲜血滴在阿爸的脸上。……就在阿嬷生我的时候，布和大伯带领黑马队击溃了匪徒，抢救出了我阿爸。当阿爸回来拎起马灯看我时，他那脸上的血水、汗水夹在一起，一滴一滴地淌到我的脸上。为了纪念民族团结战斗的友谊，阿爸叫我永远落户在达里诺尔，并且当时就给我起名叫布洛罕莫德。”

“布洛罕莫德——团结！”

“是的。”排长激动地说，“我们的民族团结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是在战火中炼成的，是鲜血凝成的，是革命前辈传下来的。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接过来，传下去！”

我凝望着那闪亮的马灯，想着这个挺有意义的故事，想着风雪夜的布洛罕莫德灯火，仿佛一颗火种埋在了我的心底，这火又照亮了我的心。啊，是布洛罕莫德之火战严寒、化冰雪、破迷雾；是布洛罕莫德之火驱敌寇、扫凶顽、赢得

解放！——在党领导下的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我默念着：“一定要象排长、班长那样，把布洛罕莫德火种接过来，传下去！”

忽然，我看见夜空里闪现了那么多的灯火。啊！点点相接，片片相连。是连队的同志们来了！于是，我跟布洛罕莫德排长、乌定克班长，手挽手，肩并肩，迎上前去。



柳 霞

昌图知识青年 王明哲

县委扩大会议刚一结束，柳霞就忙三火四地往回赶。说句真格的，眼下正是大忙的时候，谁不着急呀?! 她三步并做两步，恨不得一下子就迈回到队里。

这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不高不矮的个子，不长不短的两根小辫。黝黑的圆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嘴角向上翘翘着，好象随时要笑哩! 她两只胳膊有力地悠打着，脚底下带起了一阵风，裤脚上、布鞋上溅满了泥点……。

喔，前边就是石岭生产队了。这会儿社员们都在地里干活，小孩子们也都上学了，干净整齐的街道上显得很安静。

一家小院套里，有个庄稼汉子正低头忙活着收拾秫秸。院子里乱七八糟，没有下脚的地方。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小矮个子，酱块子脸上安着一对蛤蟆眼，鼻子下边流着两道清鼻涕。大概是太忙啦，也顾不得擤擤，只是不时地“哧溜哧溜”抽搭两下。“哎，活该我发财!” 他嘟囔了一句，“嘿

嘿”笑了两声。

“嗯？”他猛一抬头，看见柳霞正往这边走来。“我的天，她回来了？倒了八辈子霉！”他慌慌张张抱起地上拾掇干净的秫秸，顾不得鼻涕快淌到嘴里了，几步窜到屋里。扔下秫秸，“蹭”地跳上炕，用舌尖舔破一点窗户纸，闭上一只眼睛往外窥视。

柳霞满面春风的向村里走来。路过这块儿，她用明亮的眼睛扫了下死气沉沉的小院。看见房门半关着，院里尽是半截子秫秸，还有碎秫秸叶子，她不由得在心里划了个问号……。

屋子里的人把另一只眼睛也睁圆了，紧盯着柳霞的背影。“咋去这两天就跑回来了？唉，这丫头可不好惹哟！”

他眼望着房梁长叹一声，身子一歪歪，躺在了炕上。一边嘟囔着：“该着我刁富不走运……”

柳霞穿过了村子，一直往地里走去。她的脚步更急了。

田野里，人欢马叫，歌声笑语连成片。“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标语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石岭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正在苦战严寒，向大地开战。男女老少正在北河沟里刨冰。无数片冰花飞舞着，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在人们脚下崩裂，“咔嚓咔嚓”的响声震耳欲聋。装车的、挑土篮的、抬筐的，来来往往，你追我赶。你看，那几个小伙子挑着双土篮，走起路来一阵风，压得扁担“吱吱”响……。

柳霞把背兜往地上一扔，不管三七二十一挑起两个大土篮冰块就走。她急匆匆地迈着步子，夹在人群里……。

一个毛毛楞楞的小伙子吵吵找土篮，大伙儿才发现那一声不响，挑着双土篮的姑娘是柳霞。

“柳霞回来了！”“真的，是她回来啦！”社员们蜂拥似地围了过来，好象迎接久别而归的亲人。姑娘们叽叽喳喳，小伙子们吵吵嚷嚷，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叫那个喊。按理说人家是有“官衔”的人哩——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可是没谁这么称呼。“柳霞！”“柳霞！”大伙儿叫得蛮响快嘛！

“柳霞同志！”这是谁的粗嗓门，憨声憨气的，他呀，石岭生产队的生产组长赵铁山。这小伙子今年二十二岁，长得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黑不粗溜，大手大脚，往那一站，嗨！好家伙真象座塔！“嗨，借光，借光！”他晃动着膀子往前挤了挤，咧开嘴笑着说：“柳霞，咱这伙人干的咋样？够快的吧！”

柳霞向远处望去，不由得在心里说：干得真快呀！记得临开会那咱，北河沟附近的土还是光秃秃的一片。现在呢，堆上了一层冰，大块的，小块的，太阳光一照，晶莹耀眼，可好看了，这是贫下中农在一块研究出来的点子——刨冰冬灌。她真想表扬几句：行啊，生产组长领着大干，干得不赖！但嘴上却说：“跟人家兄弟队比咱还差一大节骨哩！”

“那，那就紧撑着点呗！”铁山抹了把汗，解开小黑棉袄的扣子，呼达呼达扇着风。“去年咱队超‘纲要’，今年跨‘黄河’准没冒！”他数着快板，鼻子、眼睛好象都在笑哩！

“霞呀，有空把会议精神给大伙说说……”

说话的是老贫农任玉生。他今年五十六岁，瘦高个，身子骨挺硬实，满脸的皱纹，一双眼睛凹进去了。给人一种饱经风霜，容易接近的感觉。

铁山一拍脑袋，“对！咱们就歇气，歇气就传达……”

大伙都围在柳霞身边坐下了。

柳霞伸手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整了整衣襟，从背兜里掏出个红皮日记本。微笑着说：“趁这会儿歇气，我把会议精神给大伙叨咕叨咕……”

又和社员们在一块儿了，柳霞多高兴啊！她望望这个，瞅瞅那个，怎么，有两个人没来参加刨冰冬灌？——刁富和孙有才干什么去了？是不是……

“铁山，还有人干旁的活吗？”柳霞问。

“没有哇！你临开会去不是说要抓紧时间，刨冰冬灌完了，还有新任务……”

柳霞没再说什么。她把县委的指示精神详细地向大伙做了传达。

“……主要的就是这些。最后，县委还强调指出，越是生产忙任务紧的时候，越要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防敌人从中捣乱，挖社会主义墙角，破坏农业学大寨！”柳霞提高了声音说。

铁山“蹭”地站了起来，放开大嗓门吵吵：“咱队那两个戴帽的四类分子早就管教的老老实实了。王八蛋们敢动一动，我就……”他两条粗眉一挑，顺手操起把大镐，把脚边的一大块冰砸了个粉碎……

“铁山那，咱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别忘了阶级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注意躲在黑昏晃里的坏人……”柳霞望着大伙，脸上出现了坚定的神情。现在看来，咱队的生产进度比较快，但越在这种情况下越不能麻痹，不能有一点马虎，不能让坏人钻空子……”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任玉生嘴里巴达着小烟袋，心里边核计着柳霞的话……

二

收工后，柳霞到家扒拉了两碗饭，就急忙来到了任玉生家。

“我就知道，你准来嘛！隆冬数九的，快上炕头坐着。”任玉生戴着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补麻袋。见柳霞来了，忙亲热地打着招呼。

“任大爷，又给队里忙那？”

“喔，冬天夜长，睡不着嘛！自己个找点活。”任玉生笑着说。

柳霞搬了个板凳，坐在老人身边，也补起麻袋来。她飞针走线，手指那么灵巧。

“任大爷，我和你打听点事。这些天刁富表现咋样？……”

“噢。我也想和你唠唠哩！”任玉生说，“一打你开会去呀，这小子又有点活动了……”

柳霞把小板凳往前挪了挪。

“刁富这个人从来都是没有真正老实过。前两天，喔！正是大干的时候，他没上工，拄着个棍子去找铁山，龇牙瞪

眼的说是腿疼，干不了活……。可我就没看他老老实实在家呆一会儿。白天编席子，晚上就东一趟西一趟往外出溜。不知搞的啥鬼，卖的啥药！”任玉生放下麻袋，眯着两眼说。

“最近哪，他常往孙有才家跑。……”

柳霞挺严肃地说：“刚老实几天又跳出来了？跳出来也好，让大伙都认识认识他。为啥又和中农孙有才热乎起来了？怕是有说道……”

“可不咋的。前个孙有才的小儿子来这玩，说是他们家吃肉啦。我就问，是你爹买的吗？那小嘎豆子直晃脑袋，说是他舅舅刁富送来的，还送来了好几斤白面。我一听就怪纳闷的，谁不知道刁富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有肉有面还不够他自己个呛的呢！八成是要拉拢孙有才……”

“我那天到老孙家去了一趟。赶上孙有才也在家编席子呢。我问他，大伙一个顶俩忙，你咋蹲在家里搞副业？他吭吃了半天，我才弄明白。你听，刁富说的真比唱曲还好听。什么响应上边号召啦，积极搞副业呀，帮助他表哥解决困难哪，……呸，小子！一撅尾巴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等查清了再找你算账……”

柳霞听着，陷入了沉思……。

任玉生下巴颏上的胡子颤动着，气愤地说：“紧跟着，就出了风言风语。说眼下编席子现得钱现得利……。刨冰冬灌是瞎扯蛋，累死累活不顶个屁用，来年不知啥年头……。事后一了解呀，这些风都是刁富放的！”

柳霞把嘴唇一咬，坚毅的声音从胸腔说出：“想破坏咱们农业学大寨？办不到！”她转动着明亮的大眼睛，“刁富

的反常活动，恐怕是有别的目的……”

“霞呀，说不定他就借这个空子干点坏勾当！”

“我看刁富不光是要破坏刨冰冬灌，还有可能表演表演他的‘拿手戏’……”

“刁富的‘拿手戏’哈哈……”

任玉生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四年前，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搞得热火朝天那咱。一个初冬的早晨。

天刚蒙蒙亮，通往县城的路上还没有行人，只有一辆胶轮大车走的挺快。三匹大马放开蹄子“嘚——嘚——嘚”地向前跑。车上坐着个老板，怀里抱着杆鞭子，自在逍遥地唱小调。

“车停下！”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喊，赶车的人吓了一跳，回头一看，龇着牙笑了，不紧不慢地把车停在了路边。

一个二十岁出头，长得结结实实的青年姑娘跑了来。

“啊，我当是谁哩，原来是小柳霞呀！嘻嘻，要捎啥东西吗？”那人陪着笑说。

“刁富，你要上哪去？”柳霞问。

“我，我替车老板到城里‘拉脚’去呀！”刁富龇牙咧嘴地翻着蛤蟆眼。

“我看你要上‘死胡同’去！”柳霞转动着大眼睛，一把手拽住了马缰绳。

“柳霞，话不能这么说，这二年我也学好啦！嘻嘻……”

“席子底下啥玩艺？”

“是，是牲口料，多带了点……”

柳霞“蹭”地跳上车，一扬手掀开了席子，两个装得鼓鼓的大口袋露了出来。

刁富脸上的颜色变了，四外瞅了瞅，小声说：“咳，柳霞呀，我跟你说实话，一个亲戚托我弄点粮，就一回……”

“半回也不行！”

“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用不着谁，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少废话，快把车赶回去！”

“我说你这孩子，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

“谁跟你过不去，是你跟大伙过不去。你借着拉脚用公家车马，搞个人的投机倒把，你以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胡来吗？真黑了下水！”柳霞气愤地和他吵吵起来。

“你挖社会主义墙角，就不行！”大伙齐说。

事情是这样的：

队里车老板闹病了，刁富主动要求帮赶车，大伙认为他是“有缝就下蛆”，没有便宜他不干，都不同意他。可巧，当天一大早劳动力都临时被抽去参加修路大会战，一时找不到车老板，就这样，刁富临时替车老板赶一趟车。

回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柳霞和同志们一道在村子里积极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她对村子里的一切坏人都特别注意。

这天早上，她来的特别早。还没进生产队，就看见刁富把车赶了出来。她怪纳闷的，每天这时候他还没上工呢，今个咋这么积极？她悄悄跟在后边，看见刁富把车赶到自家门口，不知往车上装了啥玩艺，还用席子盖上了……。

柳霞呀柳霞，你能看着不管吗？你是共青团员，既要敢于向走资派进行斗争，当然也要敢于向一切破坏活动做斗争！冲上去！她放开步子，追赶马车……

想到这儿，任玉生咧开厚嘴唇笑了。

“柳霞，你还记得你追马车的事不？”

柳霞“噗哧”一声笑了。“怎不记着哩！车赶到队部，大伙就在那开了批判会。起先刁富还给自己个‘打马虎眼’，后来呢，他光顾着擦汗了……。过去的事呀，他怕是早忘了，‘是狗改不了吃屎’。经过文化大革命，今个他再跳出来咱们大伙更懂得怎么和他作斗争，咱们更有办法对付他！”

“好丫头，说的在理！谁要是走歪歪道，谁要敢动集体一根毫毛，咱就坚决不答应！”任玉生有些激动地说。

“任大爷，我想找孙有才唠唠，他……”

“柳霞！柳霞！”窗户外头传来个大嗓门。柳霞一听就猜着是铁山。

“霞呀，这些天铁山这小伙子光顾着抓生产了，你可要多开导开导他，脑袋瓜子可不能生锈啊，你该敲敲他啦……”任玉生一字一板地叮嘱着。

三

铁山手里拿着一卷皱纹纸，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嗨！柳霞，我找你半天了。”他兴冲冲地说：“咱们准备开个社员会，连表扬带奖励，庆祝庆祝，你看咋样？”

柳霞微微一笑，“咱们边走边唠吧！”

两个人一起放慢了脚步。

“铁山，有人没参加刨冰冬灌，你知道不？”

“……禾苗沐浴着雨露茁壮成长……”铁山仍然把心爱的歌词哼完，“我知道，这有啥大不了的！”

“刁富和孙有才不上工，在家编席子，这不是问题吗？！”

“这套货，咱队里压根不指望他。”铁山把大拳头一挥，“哼，少这几头烂蒜倒省着麻烦。咱们的农业学大寨照样打胜！”

柳霞在心里说：同志呀，你想得太简单了。咋不动脑筋好好考虑考虑呢？“铁山，还有件事……”

“哪来这老些事哩？我问你，这庆祝会还开不开了？人家还等着做花呢！”铁山把手里的色纸一晃。

“我看这庆祝会以后再开吧。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马上解决！”

“啥事呀？”铁山大大咧咧地问。

“有人妄图破坏刨冰冬灌，要挖社会主义墙角……”

“什么？！”铁山大喊了一声。“好大的胆子！不行，我……”

柳霞象大姐姐似的语重心长地说：“铁山，不能性急，遇到问题要冷静。”

铁山抬起右脚，把一粒小石头子踢得老远。粗声粗气地吵吵：“咱这伙人就是不听邪！”

“不听邪是对的，但咱也不能放松警惕！刁富为啥散布流言蜚语，煽动编席子，咒骂刨冰冬灌……，咱们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铁山那，脑瓜子要时时刻刻清醒，别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小心在成绩面前摔跟头！”

“我寻思编席子是搞副业，也符合‘发展多种经营’……”

“就在这编席子上就有阶级斗争！刁富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打着‘发展多种经营’的幌子，暗中搞鬼，耍阴谋。他想要让劳力都下来搞副业，他想要让刨冰冬灌垮下来……”

“那是白日做梦！”铁山把大拳头一挥。

“铁山哪，要记住‘一个相当长’和‘四个存在’。”

铁山伸手拍了一下脑袋。“这些天哪，我这脑瓜里装的就是‘生产！生产！’恨不得一下子就完成刨冰冬灌，再一下子打出一眼深井……。让咱石岭生产队跨‘黄河’，过‘长江’，多打粮食，支援国家……。没想到，有人搞破坏，和咱们唱对台戏，我太轻看刁富了，这小子算啥东西？”

“有空多找社员唠唠，了解了解情况，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柳霞对铁山，也是对自己说，“斗争还在继续呀！”

四

老孙家的小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猪圈哪，鸡架呀，院墙啊，都抹得棱是棱角是角。看来这家主人是挺会精心自己的小日子的。

孙有才弯着腰，双手忙着编席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的，一个九岁的，坐在炕桌旁边写作业。屋里生着地炉子，暖烘烘的。

柳霞把大镬放在门口，风尘扑扑地走了进来。孙有才赶忙站起身，有些不自然地打着招呼：“柳霞，开会回来啦？快，快坐下……”

他的两个儿子燕飞似地跑过来，一边一个抱住了柳霞的胳膊。张开小嘴，清脆地叫着：“姐姐！”“姐姐！”

“柳霞呀，看你一天累得够呛，还总忘不了来看看俺们爷几个。真是……”孙有才慢声细语地说。

他今年四十六岁，矮胖矮胖的，黑红的四方脸上有一对小圆眼睛，眨巴眨巴的，显得挺精明。

柳霞坐在炕沿上，从衣兜里掏出个纸包，亲切地说：“大叔，眼下就要过年了，今个晌午队委会研究了一下，借给您二十块钱。您和孩子……”

“这，这……”孙有才伸出一只大手，想接又不想接，两只小圆眼睛有点潮乎乎的。“柳霞，老麻烦队里，真过意不去。俺家没啥困难，你拿回去吧……”

“收下吧，大叔！”柳霞把钱塞到他手里，“有啥难处就说一声，咱队里尽量给办。”柳霞把两个小嘎豆子拉到自个身边，说：“这俩孩子的新棉衣该做了，里面不是都有吗？等会儿我拿去做。”

孙有才有些激动地说：“别啦。俺家的活你和姑娘们没少忙活。以后再说吧！看你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大叔，我婶死的早，您拉扯俩孩子不容易，我帮您点忙还不应该吗？就别外道啦！我和几个姑娘用几个早晚就做出来了。他们俩过年穿准赶趟。”

两个孩子的胖脸蛋上笑开了花，睁大眼睛望着柳霞。小

心眼里在说：姐姐多好！象亲姐姐一样好哩！

孙有才想说点啥，又把嘴闭上了。他转过脸来，眼光落在席子上，慢慢地低下了头。说：“我这几天没出工，那刨冰冬灌咋样了？”

柳霞兴高采烈地说：“大叔，大伙学大寨的劲头可足喽！刨冰冬灌搞得热火朝天，就连老头、小孩都参加了！”

“噢，噢……”孙有才慢声细语地说：“人家说编席子是搞副业嘛，我一寻思，弄几个现钱花花，给两孩子……。喔，队里比我想得周到。这事，这事……”

“大叔，编席子是搞副业，也符合‘发展多种经营’。可眼下，生产多忙啊！刨冰冬灌是为了预防来年春旱。咱们早下手早做准备，这个任务完成了，咱们还要打井，节气不等人那！等过了这个阶段，余下妇女和年弱劳动力咱们还要成立个副业队，编编席子，编编土篮子……”

“对，对，对。”孙有才不住地点着头。“我光看见自己个的家了，把集体这个大家扔在脖子后头啦……。这事，真是！”

柳霞两只大眼睛闪动着光彩：“大叔，咱们社员不光要参加劳动，真得摆好公与私的关系，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您想啊，您在家编席子是现得钱现得利了，可为集体就少出了一把力。象您刚才说的，咱不能光看到自己的小家，还要想到咱们的集体大业啊！”

孙有才睁着两只小圆眼睛，静静地听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两个小嘎豆子嘴里咬着钢笔，歪着小脖听着：姐姐懂得

的东西真多呀！

“柳霞呀，这事八成是我不对吧？那，我……”

柳霞说：“您认识了就好。另外，还有件事，您要多留点神，小心别上当！有人就是想乘机钻空子，煽风点火，破坏刨冰冬灌……”

“上当？”孙有才琢磨着这两字。

“姐姐，俺舅就说刨冰冬灌不好来着……”孙有才的大儿子转动着滴溜溜的黑眼珠说。“他是坏人吗？”

“我也知道。俺舅不让俺爹上工，说编席子多卖钱……”孙有才的小儿子红涨着脸蛋说，“他还让俺爹多鼓动大伙呢！他真坏！”

孙有才瞅着柳霞，“咳，孩子比我强，比我明白。柳霞，那个刁富真会去干犯法的事？他最近是串弄大伙儿编编席子，还说了落后话……”他眨巴着小圆眼睛。

“嗯，大伙反映刁富就是有意地捣乱，有意地煽动搞副业……。另外，他怕是还要干别的勾当？”

“还干啥勾当？让我好好寻思寻思……。柳霞，你大叔虽然脑袋瓜子迟钝点，可还不糊涂，好赖人还能分个一清二楚的……”

五

刁富象个大虾米似的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烙饼”。怎么使劲地闭上眼睛，也睡不着。脑瓜子里一幕一幕演开了电影。

刁富到底是个什么人？这还得从头说起：

解放前，刁富他爹是个东边一跺脚，西边乱晃当的大地主，霸占着土地上百亩，榨尽了穷哥们的血汗。刁富他爹临死给刁富留下好大一笔家产，说是叫他继承祖业，买房子置地。可是，刁富吃喝嫖赌啥都干，几年工夫，倾家荡产，房倒屋塌，连个媳妇也没娶上。土改那年，给他划了个破落地主。

刘少奇的“发家致富”、“三自一包”正对他心眼。刁富一心八火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就乘机混水摸鱼。跑买卖，倒腾粮食，煽动富裕中农闹退社。那阵子，他翻手为云，复手为雨，造谣惑众，仗着一张两面派臭嘴，一时间把整个村子闹腾得风云翻滚。

他真是一心想变天，可经过了多少次运动，他却一再受批判，成了一滩臭狗屎。他甘心吗？不甘心又咋哩？他觉得自个太孤立了。他思前想后，觉得这样下去自找苦吃，干脆，还是赶赶“时髦”，撵撵“形势”为高。他便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再不干那丢人现眼的事喽！

说是说了，做可就做不到。他外表装人，内心还有鬼胎，怀恨人民政府和贫下中农。一干起活儿来，他就暗暗叫苦。他抱怨，铲掉两棵苞米苗儿，也有人不让份；大批判会没参加，也剋你一顿。他想，过去我刁富哪干过这么累的活计呢。他又想：坏事就坏在柳霞身上。这个丫头，鬼精鬼精的，啥人也别想从她眼皮底下溜过去。他煞费苦心想了两回高招……千方百计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又想鼓动社员搞副业，他想：都叫他们去编席子才好呢！我看你们这农业学大寨怎么学？！我看你柳霞这高调怎么唱？！学大寨的口号

怎么喊？这事刚起了个头，她就回来了。夜长梦多，她这一回来，好事也要糟糕。这一发动群众，还有我的好瞧哇？
嗯，赶早不赶晚……

刁富一骨碌爬起来，打开房门，鬼头鬼脑地四外瞅了瞅，一直往孙有才家走去。

身后，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

到了门口，他顾头不顾尾地“吱溜”钻了进去。

“姐夫，忙着哪？”刁富进了屋，搭讪着说。

孙有才正在收拾一把大镐，慢慢腾腾地抬起脑袋，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刁富一愣，惊讶地说：“你咋不编啦？”

“明个我上工。在家……编席子……，我老寻思着耽误上工不大妥呀！”孙有才慢声细语地说。

“你看你，可有啥不妥的，我跟你唠过几回啦？咋脑瓜子这么木哩！”刁富不满意地鼓了鼓大眼珠子。干啥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真是，你可怕的啥劲呢！

“大伙都忙着，我不能蹲在家里……”

“咳，这不跟上工一个样嘛！‘发展多种经营’，报纸上都大登特登呢……。人家上边都号召哩，你怕个啥？树叶掉下来能砸破脑袋吗？！”

“刁富，不上工可不对呀！，社员都在大干哪！……”

“拉倒吧！啥‘好’‘坏’的。姐夫，听别人唠哇，柳霞也同意搞副业，嘻嘻……”

“那是要抽调老弱劳动力来搞，另外等生产队活计不忙了。……”

“噢，兴他们干就不兴咱们干？姐夫，反正咱们席子也编啦，生米成熟饭了，干脆就多卖几个钱。河东那儿缺这货，价钱挺高，嘻……，今黑介后半夜，神不知鬼不觉地……”

“上河东倒腾席子？那不是往歪道上出溜吗！刁富，可不能这么干哪！”

“唉，你拉扯两孩子不易呀！”刁富眨巴两下眼皮，“我这当兄弟的能看着不管吗？”

“用不着你管，有生产队哩！”

“嗯，眼下傍年靠节的，弄几个现钱花花……。嘻，这钱还怕多吗？！”刁富翻动着薄嘴唇，一张一闭，直冒唾沫星子。

“原来你是骗队里呀！地起根你说的全是瞎话，干的尽是歪门斜道哇！我可不跟着你！”孙有才有些急眼了。

“你，你，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刁富急急歪歪地说。

“你，你，队里能把你怎么的。我跟你说……”

“刁富，别说啦。”孙有才站起身来，腮帮子上的筋肉一颤一动的。“这几年，若不靠队里拉帮着，我这个家早就趴架了。柳霞和大伙对俺爷几个多好，知冷着热，屋里外头全想个到。……咱不能有二心！”

“你？”刁富瞪大眼珠子，好象不认识似地瞅着他。

“咳！这回我可不糊涂了，说起来你办的那些事都不光彩，我劝你上队里做个检讨，重新做人，往后别净想歪门邪道啦！”

孙有才呀，你说的有啥用哩？要斗争才行！

“什么？检讨？！”刁富差一点把两个眼珠子瞪出来。

“好，好，好，你积极，你等着当模范吧！”

刁富不明白，这个老实巴脚的表哥怎么对现得利那么不积极！嗯，准是柳霞……

“我说，柳队长来了吧？”

“嗯。啥事她都想到了，别看是个姑娘家，有心劲，会开导人……”

“哎呀，要坏事！”刁富心里一惊，拔腿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正巧和孙有才的两个儿子撞上了。两个小嘎豆子一见刁富，立刻把眼珠一瞪，心里话：看柳霞姐不治你才怪哩！

“你不是咱舅，你坏！”

“少上俺家来，俺爹不听你的！”

刁富挟着肩膀悄悄溜走了。

“半夜三更地倒腾席子？说不定要搞啥鬼……。我得麻溜告诉柳霞去！”孙有才想到这，赶忙把两孩子安顿睡下，自个走了出去。天头已经擦黑了。

六

晚上八点钟。石岭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正在队部里开会。

“……现在基本上‘水落石出’了。刁富不但要破坏刨冰冬灌的顺利进行，还要去搞投机倒把。孙有才揭露了他不少事……。”柳霞转动着明亮的大眼睛说，“党支部的意见，让咱们提高警惕，注意刁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个人总是要手腕……”

“干部都在呀？”忽然，窗户外头传来个破锣嗓子的叫声。

“是刁富！”赵铁山蹦下炕，打开了屋门。

“啊，干部都在这呢！”刁富慢慢地走进屋来，他在腮帮上弄出几道皱纹，佯装个笑容满面的样子。

“你有事吗？”柳霞问。

“嗯，我做检讨来了……”刁富斜眼瞅了瞅队干部。

“唉，真对不住大伙呀！我在家装病泡蘑菇，拉拢我表姐夫编席子，还想上河东去倒卖……，还想……，唉，反正我错了，接受批判。席子不编了，交给队上处理。明个，明个我上工……”他使劲地咧着嘴丫子，好装得自然些。

柳霞淡淡地一笑：“好哇，你主动来做检讨，咱们欢迎！”她尖锐的目光紧盯着那对蛤蟆眼。

刁富有点慌乱了，他急忙避开柳霞的目光，故意往别处瞅。

“哼，装得倒象……”赵铁山嘟囔了一句，大拳头一挥，要“开火”。

任玉生伸出大手，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襟。

柳霞向他使了个眼色。

“刁富，你‘进步’的确实挺快呀！说到就应该做到，给自己的话做主。”柳霞严厉地说。

“那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得加劲赶‘形势’呀！你们大伙往后看吧，我刁富一个工不耽误，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他玩弄着巧嘴，越说越来劲。

赵铁山瞪了他一眼，吐了口唾沫。

柳霞摆了摆手，“好吧，你说的很全面。早点回家歇着去吧！”

“嗯，我是要早点歇着。今天下晚……，啊，对，明个早点上工……”刁富一边说着一边向门外溜去。提落踏啦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会议又接着往下开。

“怎么样？刁富刚才的表演不错吧？”柳霞笑着说，“他这叫‘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哪！第一，他听到了风声，知道咱们掌握了他的材料；第二，他发现孙有才不受他拉拢，准给他泄密，必须来个‘先下手为强’；第三，他是想探听一下虚实，看咱们是不是已经注意他；第四，他弄个假检讨，是想麻痹咱们。仔细寻思一下，他话里有话呀……”

大伙赞同地点点头。

“就是嘛，刁富刚才说的话，脑袋一句屁股一句，前言不搭后语，说不定今下晚真有勾当！”赵铁山挥着大拳头，“背不住还有一场‘战斗’哩！”

“柳霞，大队有你的电话！”窗户外头有人喊了一声。

“哎！”柳霞答应着，对铁山说，“你们先开吧！”就急忙向大队部走去。

队干部们又议论起来……。

……………。

柳霞回到小队一进屋，大伙就围了过来。

“……县公安局给支部来电话，说最近抓住的一个大投机倒把犯过去跟刁富有过来往，叫我们提高警惕……”柳霞转动着明亮的大眼睛，“……咱们再研究研究，我好向党支部汇报。支部对这事很重视……”

“柳霞，刁富说是后半夜去，看来是算计好了，咱们得撒网啊……”任玉生把小烟袋往鞋底上一搥，“注意盯着他！”

柳霞点点头，伸手拢了拢头发，整了整衣襟，明亮的眼睛望着大伙：“咱们来个将计就计，今天后半夜……”

几个人围在一起，研究了好一阵子。

七

后半夜，天突然变了。月亮躲进了黑云里，四周黑漆寥光的，影影绰绰能看见田野的景物。小北风呼呼地叫着，刮得干树枝沙沙响。

整个村庄一片沉静，没有一点声音。唯有村西头的一家闪着昏黄的灯光，一个瘦小枯干的身影在窗户纸上晃动。

灯光熄灭了，“吱嘎”一声，房门打开了，一个人钻了出来。他肩膀上扛着个装得鼓鼓的大口袋，贼眉鼠眼地四下瞅了瞅，挪动着小短腿向村外溜去。这个人正是刁富。

五个人影紧紧跟在后面。

刁富走了不远，一个不留神绊在了树茬子上。“叭嚓”摔了个狗吃屎，大口袋也掉在了地上。“哎哟，哎哟……”他紧咬着牙，小声地叫唤着。伸手一摸，脸蛋子上抢破了一大块皮，火烧火燎的。“妈的！”他在嗓子眼骂了一句，费挺大劲才把口袋扛起来。

看那丑态，后边的人差点笑出声来。

刁富肩膀上的口袋越来越沉，他不得不弓着腰，大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这就是他的第二招。哈哈，粮食一卖，偷偷地回来了。第二天照样上工，把席子往队里一交，啥事没有。他暗自想：“柳霞呀柳霞，看咱们谁斗过谁！”

“站住！”也不知从哪传来了这么一声，简直象当头响个脆雷。我的天爷，可不好了，柳霞就在面前站着哩！

刁富脑袋瓜子“嗡”地一下，大口袋也掉在了地上。

“刁富，你干啥去？”

“我，干点私事，省着白天耽误工……”他两个眼珠子叽哩骨碌乱转。

柳霞淡淡地一笑，指着地上的口袋说：“你的哪位‘亲戚’又托你买粮了？”

“嗯，是……”刁富心里明镜的，他明白柳霞刚才那句话是啥意思。

“刁富，我告诉你！在咱石岭也好，在河东也好，那条‘死胡同’是走不通的！”柳霞气得两眼直冒火。

刁富张大嘴巴，啥也说不出来了。他把蛤蟆眼睁到了最大限度，这么一看，啊！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刁富，半夜三更地咋跑这搞‘运输’来啦？”一个民兵笑着说。

“这小子，啥东西？你这是知法犯法呀！”赵铁山把大拳头一挥。

“真挺聪明的，一招不行又来第二招……”柳霞指着刁富的鼻子，“你的算盘拨拉错了。捣乱，失败，这就是你的下场！”

“就算是你们能耐……唉，我没算计好……”刁富小

声地说。

“起来，把口袋扛上！”赵铁山喊了一声。

刁富扛着那个大口袋，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他两条腿直打颤。

几个民兵押着他往大队部走去。

“柳霞！同志！”赵铁山晃动着膀子走过来，“我，咳，咋说哩？今儿个发生的事对我教育挺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得绷紧，脑瓜子也要时刻清醒。柳霞，你先头跟我唠扯的都对啊！我这个人，是光顾抓生产了！”他伸出大巴掌往胸脯子上一拍，“干脆，你往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柳霞点点头，笑了。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色，天就要亮了……

谁家的大公鸡放开嗓子，高声唱歌啦。

“喔——喔——喔”……

八

孙有才早早起来上工了。

他嘴里哼着东北地方戏，打开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刁富扛着个大口袋，耷拉着脑袋在头前走，一些人在后面，向大队走去。

“这，这是咋回事？”他眨巴着小圆眼睛，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柳霞，你跟我说说……”

柳霞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这小子，知法犯法真倒腾粮食啦，他真不是玩艺！柳霞，要不是你拉我一把……。咳，这回算认识他了！……”

孙有才气囔囔地说。

“柳霞，刁富抓住了？”任玉生扛着大镐，兴冲冲地走了过来。

“抓住了。”柳霞赶忙迎上去。“任大爷，他用反面教育了大伙，使我们心明眼亮……。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真锻炼人哪！”

任玉生觉得眼前的柳霞又长高了。虽说她的眼角有些血丝，眼珠却闪烁着夺目的光彩。显得她更机敏，沉着，老练……。

“好丫头，真没白瞎大伙这片心那！”任玉生在心里说。“小鹰亮开翅膀了！”

“当——当——当！”生产队的大铁钟敲响了。男女老少一起往队部涌去。批判刁富大会开始了！……。

柳霞伸手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整了整衣襟，象一个奔上疆场的战士，大踏步地向会场走去。



新调来的战士

解放军某部 李 义

—

傍晚午，日头爷犹如一盆火。修靶场的二班同志，个个汗麻流水，背心湿瓜瓜的。曾副班长直起腰，抹把汗，猛然想起一桩事。他撂下锹，凑到个老战士跟前说：“张小虎头晌可能到，你领着大伙儿，把浮土再牢实拍拍，我先回去了。”

曾副班长抄了一条小毛毛道，路上无暇观赏山光水色，心里一个劲地揣摸：指导员说，新调来的战士，营部通讯员张小虎，可是个出色的好战士。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性格、特点怎么样？

道旁拂拂飘动的柳丝直刮脸，他信手捋下个叶，放到嘴里嚼半天，没尝出啥滋味。

曾副班长回到哨所，进屋屁股刚沾凳子，门外就传来个清脆的嗓音：“报告！”“进来。”门吱嘎一声，随即跨进一个虎势势的小战士。叭！两脚一并，打了个标准军礼。

“战士张小虎前来二班报到子咧！”

他矮敦敦个，胖都都身子，穿着板整的副四号军装，还搭拉到屁股；圆鼓鼓、红扑扑的脸盘，嵌镶着一对水灵、稚气的葡萄眼睛；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下弯弯着，好象是画的大问号；说话满嘴四川调，活脱脱的是个机灵鬼。

俩人亲昵地握握手。曾副班长自我介绍说：“我是副班长，名叫曾强；班长去轮训队学习，个把月回来。”说罢，忙递过个凳子，倒满一杯水。

“来，坐下喘喘气。”“自个来的吗？三十里路走得挺快登？”

“不！搭地方个捎脚车，和通讯员一块来的。他家里一大摊子事，把我送到就返身回去了。我自到这儿不大工夫，瞅一会大批判专栏，又跟炊事员小马唠扯唠扯。”

“班里同志正修靶场，我也刚到屋。”

张小虎腼腆地端坐在凳子上，咕嘟咕嘟噎下几口水，抹拭抹拭嘴巴，自我介绍说：“我自在家，是抡锄扛的庄稼耙子；在部队，是两套军装没穿过性的新兵丫子。我自有个‘炮筒子’脾气，说话不打弯，照直嘞，粗得很，见到不大对劲的事，就放一炮，往后请多帮助，放错了就给还一炮！”

可能是习惯，他拿手捻捻衣角，沉吟一下，眉毛倏地一挑，抹下脸说：“我自不会客气，今个就、就先来一炮子。”这时，大家都愣了，谁也没曾想，他进屋就来一炮。他说：为清算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余毒，俺班大批判专栏，咋没配合这个出一期，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帮大家提高认

识，鼓起苦练劲头。”张小虎说话嘎巴利流脆，落地有声，句句有斤两。

曾副班长听了这一“炮”，感到他的话是胡椒拌白糖，又辣又甜。又搭眼细打量下小虎，暗自思忖：“炮筒子”脾气当真一点不假，刚调来板凳还没坐热乎，就先轰了一炮。但这一炮不是乱放的，轰到了节骨眼上。

这事，前天接到开训通知，副班长就研究布置了。早起时，看了交上的批判稿，感到极右实质批得还不够深，让他们再修改一下。

不知咋回事，刚一接触，副班长对他就产生了一种好感。

曾副班长站起，一迭连声地赞誉说：“好！这一炮放得好！干啥都得大批判开路，咱们也考虑了。等下午批判稿交上，今晚就出。”

正说着，班里的七、八个战士，齐乎拉地拥进来，七嘴八舌地说：“盼呀，盼，这下子可算盼来了。”也没等副班长介绍，他们就象老相识，故友重逢，相互握手问候，那股亲热劲就甭提了。

曾副班长看着这股盛情洋溢的场面，嘴角露出欣喜的微笑。

二

没过两天，大家就发现，这个新调来的战士有个特点：平时缄口无言，不吭不哈，没啥话语，总是羞涩地笑着，一般小来小去，无关紧要的事，压根不捋乎；但是，一些涉及

到纲上、线上的事，属于原则立场上的问题，他就一反常态，抹下脸来，偏要丝毫不让，管管不治。也不管你是谁，都一样铁面无私。倘若当时没真正打通思想，事后他还找你谈。

星期六下晌，大家擦拭完武器，曾副班长看看桌上的马蹄表，还有一个点开饭，就吩咐说：“张小虎、高有力在屋整内务卫生，其他人跟我到外面打扫。”

今年刚入伍的下乡知识青年高有力，块头大，体魄健壮，拾拾扛扛，赛过猛虎；但要搞个雕刻绣花，细致得又能超过大姑娘。

看班里的内务，经他手一摆弄犹如耍魔术似地变了样。床铺平平展展，被子搞得四棱四角，活象豆付块似的。

张小虎也很赞赏高有力这个能粗能细劲。他抹完玻璃，“扑通”从窗台上跳下，对高有力说：“你看哪还不大相当，你先再整一下；我去打水拖地板。”转身拎水桶出去了。

高有力猫腰，从床铺下拾掇出不少零七八碎的东西。尔后，站到地当央，四下撒目一遍，蓦然发现靠门的墙上，挂着的那趟子弹袋，参差不齐，油渍麻花，很不顺眼。心想：拿枪时才带子弹袋，干脆把它和枪放到一块，不挺好吗。

他索性把子弹袋全摘了下来，一个个缠成一个小卷，按次序放到枪柜的每个人的枪跟前。

张小虎列架子拎着一桶水回来，刚趾着门槛，骤然发现那趟子弹袋没了。心里挺纳闷，忙问：“咦，有力，把子弹袋消到哪去咧？”

“在枪柜里。”

“搁那去干啥咧？”

“放那规整些，再说子弹袋和每人的枪放到一块，拿枪顺便就带上了子弹袋。”高有力觉得自己做得蛮有道理，估计小虎肯定要大加赞赏一番。

不料，张小虎拿手捻捻衣角，沉吟一下，眉头突地一挑，抹下脸说：“搁这可不行咧！得与挎包摺在一块，不然晚上一旦有了情况，枪和子弹袋都不能拿错，错了就坏事了，人的个头高矮不同，挎带的长短也不一样，这时，再现松紧挎带，就会耽误时间，影响战机咧。”

小虎这么一讲，高有力心象被小钢锤一击，猛烈一震。

“啊！是这么个问题，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看来头脑里还缺根战备弦呀！”

高有力动手帮小虎把子弹袋拿出来，挂在每人的挎包上。挂好一看，真叫人撇嘴，长的长，短的短，七上八下，的确太不整齐、太不雅观了。

张小虎的粗黑眉毛，皱得更打弯，眼睛滴溜一转悠，顿时想出个主意，把钉好的钉子全拔了下来，每个上多钉一个钉子，挎带长的，两钉子距离就宽点，挎带短的，两钉子距离就窄点。高有力把挎包子弹袋递给小虎挂上。嗨！这么一弄，确实整齐，一溜两行，上面短的一行是子弹袋，底下长的一行是挎包。

“小虎你可真能琢磨。”高有力说完，一抬头他俩人目光碰到一块，咯咯地笑了。

吃过晚饭，天已断黑。玉盘似的圆月滚出东山口，洒下

万道银光，星空明澄，月白风清。

曾副班长听说高有力把子弹袋放起来的事，意识到一个问题，想找他聊聊，转来转去，找不见他的踪影，趑身走到院外，大老远看见俩人，一个穿军装，一个穿白衬衣，倒背着脸，擦肩坐在池塘旁。夜晚格外恬静，他们的谈话，清晰地传进曾副班长的耳畔。

“我给你讲个营长常讲的故事。一九四六年，营长才当兵。那咱，国共两党已签订了停战协定。营长所在的炮营住在半拉山下，四十里外的卧蛇沟，住着国民党的一个步兵营。由于停战，双方都不动枪炮了。一天夜里，国民党步兵营，忽然来到半拉山下，妄图配合他们的飞机，偷袭俺们的炮阵地。由于俺们早有准备，一听到敌机声，全营三分钟集合完毕，没等敌人包围住村子，我们抢先占领了制高点，把敌人打得死伤大半，剩下的残兵败将，跟着他们飞机屁股，狼狈而逃了。”曾副班长听出这是张小虎的清脆嗓音。

他给谁讲呢？背影看，穿白衬衣的很象高有力。待了会儿，张小虎又吱声了：“你说，为啥都签订了停战协定，敌人还打？”

“这是敌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一听这高门大嗓的，正是高有力。

“敌人为啥都签订了停战谈判，还要搞突然袭击呢？”

“因为这时人们最易和平麻痹。”

“有力，你再说说，咱们的炮营，为啥没被敌人袭击着，反而接败了敌人呢？”

“因为咱们有了准备。”

“为啥能有准备呢？”

“因为早就看透了他们假和平，真战争的卑鄙伎俩。”

“对！始终不忘保持高度警惕，念念不忘打仗，这一条很重要啊！”

“小虎，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定要绷紧战备弦，平时想到战时，做个常备不懈的革命战士。”高有力霍地站起来，感情很激动。

“好！俺们都必须做到这一点，这样，俺们才能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好岗、放好哨。”

一阵习习的夜风拂面掠过，张小虎看高有力衣着单薄，麻流地把自己上衣脱下，披在他的身上。

听到这里，曾副班长悄然转过身向回走，心里暗自赞誉说：“这还用我找他谈吗？小虎这番话讲得很好哇！”

三

张小虎常说自己“粗”，其实不然，他想的做的真都细过了针鼻。全班同志都敬佩他，他身上似乎长了吸铁石，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吸引力，都愿靠近他。自从那次事后，高有力越来越亲近他，有啥心里话都愿和他讲，跟他商量；副班长有个事，研究个工作，也爱找他当参谋，小虎成了班里必不可少的人物。

张小虎调来第七天的傍晚，伙房内，灶坑火着得劈劈啪啪，菜勺敲锅邦叮当山响。不知为什么今天这顿晚餐，炊事班小马把饭焖得特别肉透，菜炒得也格外香汁辣味。

“东风吹，战鼓擂，……。”一听这雄壮嘹亮的歌声，

小马就猜到，准是考核成绩捞个优秀。不由得自己也哼哼上两句样板戏：“一个个象座黑铁塔……驰骋江南把敌杀。”抓过菜勺，又盛了半勺子调料，加到菜锅里。

刹时，队伍齐刷刷地进到院内。

小马乐陶陶地跑出伙房一看。战士个个喜挂眉梢，高有力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小马撵上几步，用手插插队伍后头的高有力，急火燎地问：“小高，咱班考得咋样？”

高有力脖一扬，手一挥：“你没看出来吗？那还用问，响当当的优——秀！”优秀两字有意拖得很长很响。

高有力打趣地反问一句：“我说小马，考核优秀你咋个慰劳法啊？”

“今晚就犒劳，主食——大米干饭，副食——两菜一汤。”小马笑咧咧地回答。

曾副班长手臂用力一劈，歌声即刻打住。

“同志们：今天考核优秀，这是大伙儿苦练的结果，应该高兴；但这不是终点，而只是个起点，更不能骄满。严格要求，我们的训练还存在一大堆问题，与打仗的要求比，还差得老远。今晚班务会，大家要认真查找一下问题。解散！”

沿海地区的天，真是孩儿脸，一天变三遍，饭前还是风平浪静的好天，吃饭时突然变了天，撒泼似的六级东南风，卷起海滩上的细砂，铺天盖地的飞扬，打着旋呜呜的嚎叫着。

在饭堂，张小虎手端着饭碗，脑子一直在思忖个问题。

饭碗一撂，小虎一把拽住高有力说：“你拿几颗手榴弹，

我自拿支枪，再出去练练。”

高有力不解地说：“刚打完靶，天气又变了，明天再练吧。”

“你就走得了！”张小虎的口气不容置疑。

高有力不知小虎葫芦里卖的啥药，但断定准又有啥道眼。

俩人旁顶风，一溜小跑，径直来到靶场东面的秃山包。

“有力，你投弹考核多少米来的？”小虎明知故问。

“这你不知道吗，五十五米呗！”

“你往山坡上投几弹。”

高有力眨眨眉睫毛，好象猜到了啥。

他往手心呸呸吐了两口唾沫，用尽吃奶劲，猛一力甩，“嗖”，手榴弹擦风飞出手，将巴巴三十二米，又飞出几弹，还是差不大格。

接着，张小虎支使高有力，把一号胸怀靶斜掉个个，他顶着风口趴在地上，卡好检查镜，瞄了好大个时辰，腾地立起：“有力，你检查一下，看这枪击发能打几环。”

高有力趴下，对着检查镜，把眼睛瞪得溜溜圆，心里一怔：“咋搞的？准星偏左上，这发子弹打好能沾个六环，打不好飞靶。”

张小虎又瞄几枪，仍没离六、七、八环那一溜。

张小虎拍拍身上的砂土，若有所思地问：“你投弹考核五十五米，我射击考核八十九环，都是蛮好的优秀，这是为啥呀？”

高有力立时全明白了，理解小虎问话的寓意，他没直接

了当回答，而是一字一板地说：“训练标准订在优秀上，就要骄满；订在实战上，就永无止境。为了打仗需要，我宁要坏天气的及格，也不要好天气的优秀。”末了又说：“小虎，跟副班长建议一下，明天全班来这一招，把咱们的训练标准重新订一下。”

“我正是这个意思，为啥要这样练，我就是要先搞试点咧！”

俩人说着，乐津津地跑回去找副班长。

曾副班长忙三迭四扒拉完饭，回屋坐到床上就没动地方，脑海翻来复去在考虑：“考核优秀后，是盲目骄满，还是加紧苦练？训练标准订在优秀上，还是订在实战上？这是两种训练的指导思想问题。如何带领全班不偏向，不迷航呢？”当院标语上的一行大字，豁然映入眼帘：“为实战，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心里忽地想好个主意。“好，把这个想法再跟小虎他们研究一下。”

刚一登上门槛，恰好与小虎、有力搞个顶头碰。

“副班长，我们想跟你提个建议。”高有力快嘴快舌，抢先开了腔。

“啥锦囊妙计，快提吧。”

高有力捅捅小虎，意思让小虎快“放”。

张小虎拿手捻捻衣角，沉吟一下，眉毛倏地一挑，抹下脸说：“才刚我和小高训练了一下，好天气顺风打靶优秀，坏天气顶风打就不见得咧；平地投弹优秀，往山坡投就不见得咧。天气预报说，明个有七到八级大风，为了实战，明个班里应当来个从难从严训练小考核，顶风打靶，往山坡上投

弹，给全班订出个新的训练标准，这是克服骄满的好方法，也是最实际的战备教育课咧。”

曾副班长听了心里一喜，笑盈盈说：“看来咱们仨，是不谋而合了。”他们不约而同，会心地嘿嘿笑了。

“好，向支部请求一下。”曾副班长说罢，旋即回屋，一把抓过耳机：“喂，总机，接我们连。”

不大一会，话筒中传来指导员敲钢击铁的嗓门：“曾强吗？考核成绩咋样？同志们有啥情绪反应？”

曾副班长把情况详详细细作了汇报，说出了他们的新主意。

“呵呵……”指导员在电话中的笑声，震得副班长耳膜直疼。

“……方才支部开会决定，明天全连进行这么一次小考核。这不，我刚想去电话，你们倒先找上门来了。”

指导员稍即停了片刻，徒然问：“曾强，小虎怎么样？”

提起小虎，曾副班长满肚子话，既想说说他的事迹，又想谈谈他的群众威望，还想赞扬几句……，一时不知从那说起。末了只说：“指导员，正象你说的，张小虎确实是块硬帮帮的好钢啊！”

“小虎我是了解的，我俩早先曾在一个连队呆过。他关心路线，勇于管路线，我们当班长、指导员的，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还要支持、培养革命战士的这种新品质。”

曾副班长放下耳机，指导员末尾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耳际。他折身出去，拐到隔壁小虎那里。屋里人都没了，小虎床头柜上，打开的毛主席著作还没合上，旁边放着一个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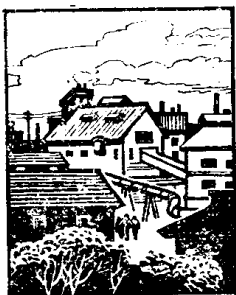
记本。他上前打开一看，里面记的尽是读书体会。

第一页这样写着：“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十次路线斗争史的事实也说明，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林贼的‘政权决定一切，’完全是胡诌八扯，那家伙的狼子野心，我早看透了，就是让我们忘掉路线，好当他们的驯服工具，以便让他翻天复辟。呸！这一万个办不到！”

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让党员、干部、群众，人人都要管路线。凡事都要分清是非，不论办啥事，都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对照对照。看看，是否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合辙。对路，就铁心照办；不对路，就是死也要抵制。这才能不上当受骗，永不转向，永不迷航，使党和国家永不变质！”

曾副班长读着读着，不由得联想起小虎调来后，这一个星期所做的几桩事，心里油然生起无限钦佩之感。多么可亲可敬的“炮筒子”！这种敢于坚持原则，勇于管线的“炮筒子”性格，不正是一个革命战士新的品格吗？！

这时，窗外隐约传来一阵阵操练的口令声，打断了他的沉缅遐想。曾副班长循声望去，在营房东面的空旷地上，张小虎正和同志们练习夜间射击。他大步流星向同志们走去，脸上露出了喜孜孜的笑靥。



金色的阳光

辽阳工人 吴兴国

—

傍晚，金工车间新徒工技术考核进行得热火朝天。车间里回荡着阵阵掌声、笑声、议论声……。

担任主考的梁育新师傅，瞅着那些象小红松一样茁壮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高兴得眉眼笑成了一条线。

梁师傅看看表，要轮到自己的两个徒弟了，不由得心里一沉。他收敛了笑容，喊着：“王琦！”“到！”随着声音，一个穿格子衫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到机台前，从容地挽挽袖子，充满自信的两眼，紧盯着梁师傅。四下的人，忽拉把这台床子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梁师傅拣起一根弯曲的，足有大姆指粗细的钢棒递给他：“挑根地脚螺丝！”刹时，几十双眼睛射向了王琦。他把钢棒卡紧后，开车找正。卡盘转过来，掉过去，弯曲的钢棒，故意开玩笑似地跳起舞来。不大工夫，王琦鼻尖冒汗，脸色涨红，就连额角的青筋也紧张地蹦起来。

五分钟过去了，钢棒好歹算找正了，平时爽爽快快的王琦，今儿个倒象掉进了泥坑，拖泥带水的，人群立即引起一阵噤噤喳喳的细语。

王琦揩揩五花脸上的汗水，把挑完的地脚螺丝递在梁师傅手里。梁师傅看看手表，整整用了十分钟，然后眯着两眼，迎着灯光，仔细端详螺丝扣：锯齿狼牙的一顺水仄楞楞。梁师傅皱了皱眉头，没言语，倒背着双手把螺丝拎在手里，大伙儿一见梁师傅倒背着双手，就知道他不满意了。王琦一见，心里“格登”一下，迈着重重的脚步躲到一边。

“石牛！”“有！”应着喊声，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长着两颗洁白的小虎牙，套双黄胶鞋的两只大脚，踩得脚踏板咚咚山响，虎虎实实地往机台前一站。梁师傅没吭声，递给他同样一根弯曲的钢棒：“挑一根固定螺丝！”有几个小伙子一听，伸了伸舌头，不禁暗中替他捏了把汗。心想，王琦这个数一数二的“精灵鬼”都败下阵来，你石牛能行？

石牛拉开架势，左手晃车，右手握套管，对着弯曲的钢棍，“啪啪”两下，弯曲的钢棍敲个溜直。那几个小伙子看着石牛熟练的找正技术，一下子惊呆了。石牛脸不红，气不喘，“噤噤喳喳”一阵变换闸把，“唰唰唰”三刀，把扣挑完啦。干净利索的操作，真似快刀斩乱麻，前后用了不过三分钟，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石牛把活递给了师傅。梁师傅看了看，活儿干得不错。可他还把一只手背在身后。大伙儿正纳闷时，梁师傅“咔”地一下，把变速手柄打到九百六十转，头不抬，眼不眨地说：

“重挑一个！”

“什么？让石牛高速挑扣？”人们轻声议论起来。高速挑扣可是件咬手活儿，工件短，车速快，稍一迟愣，连刀带活儿就得撞个稀里哗啦，只有熟练的老工人，才能有把握干这种活，入厂没有半年的石牛能干得了吗？

石牛闪着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瞅瞅大伙，目光落在梁师傅脸上，石牛从师傅犀利的目光中，感到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师傅似乎在说：“要用事实戳穿‘天才论’的鬼话！”石牛两眼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厚厚的嘴唇紧绷着，虎钳似的大手，紧握闸把，镇定自若地操作起来。卡盘在灯光的辉映下，飞转成一团银光，只听“嚓”的一声，一团火球冒着一股蓝烟蹦到地下，石牛“咔”，“嚓”地几下子，还没等人喘过气来，石牛麻利地把活卸下来了。

大伙你争我抢地看着这颗两刀削出的铮明瓦亮的螺丝：扣牙闪闪发光，般般匀正。梁师傅戴上螺帽，拧一步，走一步，不松不紧正合尺寸。车间里又爆发出一阵更热烈的掌声，石牛在掌声中悄悄站到师傅身后。

这时，就象在油锅里撒上一把盐，人们立即七言八语地议论起来：精明八怪的王琦，倒干出了耍活，闷声闷气的石牛，倒练出了过硬的技术本领，真让人想不到啊！”

“功夫不负苦心人，实践出真知嘛。”

“……”

听着不同的议论，梁师傅紧锁着眉头，闭着嘴，一声不吭。心想：什么天命、天才，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躲在一旁的王琦，听着这些话语，心里火烧火燎的，他

猛地拨开人群，冲到梁师傅和石牛身旁，两眼泪花闪闪，哽咽着说：“梁师傅，反动的‘天才论’真是害死人！”

梁师傅温暖的大手，拍着石牛和王琦的肩膀，亲切地说：“你们从路线上，好好总结总结吧！”

石牛、王琦眨着眼睛，同时点了点头。

二

一个初春的早晨。

路旁一行行笔直、挺拔的小红松，沐浴着明媚的春光。绽出了嫩黄的针叶。高大明亮的厂房墙上书写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巨幅标语，整个工厂区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英姿焕发。

在通往机械车间的柏油马路上，并肩走着两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穿着崭新、肥大的工作服。一个细眉大眼、球头高挑个；另一个粗眉大眼，脸色黝黑的矮个。这两个刚刚迈进工人阶级队伍行列的新兵，第一次穿上工人工作服，心里又高兴又激动。

“你以前到过工厂吗？”高个问。

“没有。”

“那工厂可大啦。在学校时，我们到工厂劳动过。一排排崭新瓦亮的机床，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还有干起活来闷闷象老黄牛似的牛头刨。”高个儿放连珠炮似地说着。

“啊，是吗？”矮个儿的圆眼睛闪了闪，吃惊地盯着高个儿聪慧的大眼睛。这个在农村看惯了高粱红、谷子黄的知

识青年，听着这么些新名词，感到又生疏又新鲜！

走着、走着，从厂房里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机器轰鸣：“轰隆隆——”，“哒哒哒”，“啞啞啞”。矮个儿瞪大了眼睛，寻着声响向四处张望。高个儿见他这副神态，“噗哧”乐了，他比比划划地说：“轰隆隆是碾砂机；哒哒哒是铲边机；啞啞啞是空气压缩机。”说完得意地拉了拉过长的衣襟，抿了一下“球头”。

这时一辆拉毛石的电瓶车，在前边急拐弯甩了箱套，七角八楞的毛石撒了一地。矮个儿一见大步跑上去帮着装车。他一猫腰抱起一块七、八十斤重的大石头，两胳膊一叫劲，轻轻地放在车箱板上。高个儿慢腾腾走过来，犹豫一下，大咧咧地从车旁擦过去。等装完毛石的电瓶车开走了，高个儿才走过来说：“瞧瞧新工作服沾这些泥，这象啥工人。你呀，爱管这些闲事。”矮个儿一听，心里一愣：闲事？他瞪了高个儿一眼说：“咱是国家主人，这事，应当管！”说罢，他拍拍身上泥土，大踏步地朝前边走去。

车间主任把他俩带到一位连鬓胡子，满脸皱纹的老工人身旁说：“梁师傅，又给你送接班人来啦。”梁师傅笑着说：“嗯，好哇！”说着，他用抹布揩揩满是油污的双手。

梁育新老师傅今年五十六啦，共产党员。他在工厂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微驼的脊背，记载了他在旧社会苦难的经历；明亮有神的两眼，充满了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解放后这二十多年，他把整个心思都倾注在培养接班人身上。他培养了多少个接班人，数也数不清了。不过有人说，他眼角有多少条皱纹，头发白了多少根，就教出了多少个徒弟。这

话一点不假。逢年过节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信，总是把梁师傅的两个衣袋塞得鼓登登的。

梁师傅眯着眼睛，打量着新来的两个徒弟：一个白净秀气，薄嘴唇，说话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另一个敦敦实实，黝黑的脸膛，黑里透红，一笑支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人们常说梁师傅的手就是一杆秤，他摸摸你手上的老茧，拍拍你肩膀的疙瘩肉，就准知道你担多大份量。他拍拍两人的肩膀，觉着矮个儿小伙子壮实得跟石头碾子似的，他知道这是经过风雨摔打出来的。他高兴地问：“叫什么名字？”小伙子还没等回答，就听一声：

“他叫石牛，我叫王琦。”那个叫王琦的高挑个儿麻利爽快地先说了话。

“从什么地方来的？”石牛又是没来得及答话，又听一声：

“他从岭南公社来，我从学校分配来。”王琦抢着话茬。梁师傅点点头，又问了一句：“头一天穿上工作服有啥想法呀？”王琦低头瞧瞧身穿的新工作服，心里话，穿上工作服，不就是工人了吗？石牛却猛地抬起头，睁大了明亮的眼睛，上下嘴唇一碰，从嘴里蹦出响铮铮的一句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梁师傅听了高兴极了，他连连点头说：“对、对呀！穿上工作服，可不等于就是一个工人，要刻苦磨练啊！”梁师傅拍拍王琦松软的手掌说。

梁师傅望着眼前的两个小青年，心想：一个伶牙俐齿象只快嘴八哥，一个闷声不响象条小黄牛，真是两个脾气两个

秉性。多么生龙活虎的一代小青年呀！下晌，梁师傅把石牛和王琦叫到眼前，说：“你俩初来乍到，先熟悉熟悉环境。”石牛看着周围的工人师傅热火朝天地干着，两手早就刺挠了，他搓着手说：“咱打点零杂，一边干一边熟悉嘛。”“嗯，那也好，先把这些铁棍按尺寸划分好。”梁师傅说着，递过卷尺、石笔，并把卷尺用法讲了一下。

石牛和王琦把铁棍一顺水排在地下后，身子一撅三截蹲在地上，手拿卷尺量一下，划一个。王琦划了一会儿，不耐烦地站起来，一挺起腰来，看石牛认真地划。他想，那么一大堆铁棍，要是量一下划一个，得干到什么年月。他歪着脑袋，眨巴着眼珠，想了一会，蹬、蹬跑去找来了一条细钢丝，一头拴上一根铁钉，利用等分法的原理，按尺寸在钢丝上刻了一道道印。他高兴地招呼石牛：“来，咱俩各按着一头，按钢丝刻的印划。”石牛一看乐得直咂巴嘴，原来一次划一个，这回一次划五个，还省得费劲八力地用尺量。

下班时，他俩把好大一堆铁棍按尺寸划完了。

梁师傅走来一看干这么多，就蹲下来用尺量了量，随口夸了几句：“不错，你们干得挺快啊。”王琦得意地说：“梁师傅你看！”说着，把钢丝抖落出来。“嗨，干活还真有点门道呢。”王琦听了师傅的夸奖，眉毛一扬，抿了一下球头，心里美滋滋的。

一晃过去了一个多月。这天梁师傅指着机床上闸把，给石牛和王琦来个临时测验。石牛脸憋得通红，过了好一阵子才算答对出来，有的还说走了板。王琦因为过去下厂劳动过，有点基础，他两片喇叭、叭、叭，象开机关枪似的，背

得滚瓜烂熟。王琦洋洋得意地说：“在学校时，一个老师背地里夸我，说我脑瓜灵，是天生学技术的材料。”

谁知石牛听了，两眼一立楞，火冲冲地给了一炮：“人哪有天生灵笨的！你生来就会走、会跑？”梁师傅看到石牛有这么高的觉悟，赞同地说：“对！一回生，二回熟，只要用心钻研，就能学会，没有什么天生的材料。”

在人们眼里看来，王琦确实有股精灵劲。师傅干活，他只要一看师傅的眼神，手势，就麻利地递过卡尺、搬子，准没错的时候。花插着趁师傅不在眼前，他偷偷地卡上一块圆料哗哗地削上几刀。他依仗自己“小聪明”，干活时，这儿撒目几眼，那儿撒目几眼，鞋底象抹了一层黄甘油，从来他也煞不下心来认真学习。

石牛可不一样，他整天象颗钉子似的钉在机器旁，那架势能把地碾出个坑来。师傅操作，他瞪着眼睛瞅；师傅磨刀，他站在一边看。无论啥事，他总是歪着头，眨巴着眼睛想一会，然后刨根问底，让梁师傅讲清来龙去脉。王琦听得不耐烦甚至挖苦说：“这你都不懂，问那么细有什么用？”石牛听罢，总是嘿嘿一笑，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梁师傅请教。

梁师傅常说，希望王琦也象石牛那样刻苦学习。王琦听了，嘴一撇，还是那两句话：“响鼓不用重锤敲，慢雀就得先飞嘛！”梁师傅批评他几句，他抱着足球就跑远了。

梁师傅批评他说：“响鼓重锤声更响，哪有天生的灵笨呢。”

三

这天过晌一上班，梁师傅对石牛说：“喂，小伙子，别光出两眼睛瞅，拉大荒试巴试巴。”石牛高兴地拍着两手准备工具。在梁师傅指点下，石牛挂上自动走刀操作起来。眼瞅刀尖快到卡盘爪了，他眼花手乱，刀走闸把抬晚了一点，“咣”，车刀撞在荒料根上，活刮出了一道沟，刀尖也碰掉了碴。石牛看着刀，怔住了。为这事，石牛难过了一下晌，晚饭也没吃。他抱着大腿，闷闷地坐在操场旁的老榆树下。

操场上，下了班的王琦正和一伙青年工人鸣嗷喊叫地踢足球。王琦光着膀子，带着球箭似的越过几个对手，把球带到射门区，“咣”地一脚，球飞出网外，落在石牛脚边。石牛眼皮一耷，脸扭向了一旁。

王琦追过来，一看石牛坐在树下，知道他为撞刀的事难过呢，就蹲在他身旁劝道：“你别拿着棒锤就认真（针），芝麻点小事也值当你挂在心上？走，踢球去吧。”说着去拽石牛。石牛动也没动。

说起来，石牛踢球是有名的钩子脚，再加上他那石碾子似的体态，谁也挡不住他。搁往常，石牛早冲上去了，可今几个石牛心里有事啊。王琦见石牛没答茬，就带着足球跑回球场去了。

梁师傅下班后，就没扑着石牛的影子，他到食堂买了两块饼急奔操场来找，隔老远就看见石牛呆呆望天呢，他轻轻地走到树下。

“牛子，出点差错咋连饭都不吃啦？快趁热吃了，啊？”

梁师傅说着挨在他身旁坐下，把饼递在石牛手里。说：“石牛，有啥话别闷在肚子里，跟师傅唠唠。”

石牛抬头看看师傅，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啊。记得临进厂时，老贫农张大伯拉着他的手，送他一岭又一坡，指着脚下的层层梯田，块块果园，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咱这里是十年九旱，兔子不拉屎的穷山沟。可如今修起了大寨田，成了五业兴旺的米粮川。大家盼着你早日为革命学好技术，生产更多的机器，支援农村改天换地啊！”而自己呢？把那么珍贵的刀撞坏了，我心疼啊。梁师傅听了石牛的一番话，紧紧握住石牛的双手，注视着他憨厚的面孔，激动地说：“石牛啊！只要你一心扑实为革命，经过努力刻苦实践，没有越不过的技术难关！”

石牛听了，点着头，不声不响。

四

沸腾的车间，马达轰鸣，刀光闪闪……

王琦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伏在石牛耳边，神秘地说：“下午车间请来一位专家，给咱们讲车工实践。”

“真的？”石牛高兴得跳起来。

“看你乐的！听说这个专家是什么刀具大王，革新能手哪。咱厂那台洋设备得了‘心脏病’就是他给诊治好的。我想他一定是宽宽的前额，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王琦讲得振振有词。

“我不信！他准是油渍麻花，象师傅那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石牛咬着嘴唇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席针尖对麦芒的对话，梁师傅听得真真切切，他只是微微一笑了笑。

下午，许多青年工人团团围绕机床旁坐好。石牛和王琦膀靠膀坐着，俩人还在小声嘀嘀咕咕没完没了。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一位老工人健步走到机床前。石牛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正是梁师傅。他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笑得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王琦一瞅，嘴张着眼发直，想不到梁师傅竟是专家，他觉得耳根开始发烧了。

梁师傅看了大家一眼，来了几句开场白后，一边操作，一边给大家讲解：

“车里眼，车外圆，首先找正别忙乱。

刀尖对准中心线，一刀削过量几遍。”

石牛听了，觉着说得句句在理，真解渴。他急三火四地在本子上记下来，唯恐漏掉了一字一句。

王琦听了，心想这几句咯，耳根子都听出茧子啦，他满不在乎地摆弄起钢笔来。

梁师傅接着讲挑扣，他说：

“挂好闸，刀对正，空车试试然后干。

心不慌，手不颤，退刀麻利眼睛尖。”

“……。”

师傅的讲解，朴实亲切，通俗易懂；师傅的操作，技术精熟，麻利爽快。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是他多少心血，多少汗水的结晶啊。石牛眼睛一眨不眨地听入了神，看入了迷。

最后，梁师傅说：“旧社会，资本家说咱穷人：‘生来

注定八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可是解放后，有了党和毛主席给咱撑腰杆，咱们日子越过越火红。旧社会我这个穷工人，扁担横放不认得一个‘一’字，今天也能改革洋设备，搞革新。是我脑瓜聪明，有天才吗？不！这是因为我打十四岁起，摇了三十多年摇把，比你们小青年们多吃点盐，多走点路，更重要的是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那一宗，那一件，不是咱劳动人民在斗争实践中创造的。这正如《国际歌》中讲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梁师傅发自肺腑的话语，激起了石牛心头层层浪花，他想起了老贫农张大伯不也是象梁师傅一样，旧社会，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解放后，才翻身做了主人。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种地的实践经验，花费了几年心血，培育了一种又一种新品种……，是啊，实践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人的聪明才智，只有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才能获得。想到这，他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道：要向师傅学习！为革命实践！实践！实践！

“叮铃铃……”，下班铃声响过好一大阵了，石牛还咬着笔杆回忆着师傅的讲课。梁师傅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光苦练还不行，还得动脑筋。走，洗手吃饭去吧。”

梁师傅把他拉到水盆边，递给他一片肥皂。石牛迟愣着没接住，肥皂一下子掉进水里，没等沉到底，师傅一伸手唰地挟上来。石牛看在眼里，心中忽地一闪……。

五

原来，梁师傅从水中捞肥皂片的动作，象他心里擦着了一根火柴，他心想：要是把水旋转起来当卡盘，利用象肥皂片这样的东西当工件，在不同的方向用手挟，日久天长不就练得手眼相合了吗。

他把想法讲给王琦，谁知王琦听了，连连摇头摆手说：“你何必自寻苦吃呢？”石牛听了，心想：自寻苦吃？革命不能怕吃苦，哪有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干革命的。你看梁师傅那微驼的脊背；贫农张大伯结了厚厚老茧的双手，那一个不都凝聚着他们多少实践经验和辛苦磨炼啊！石牛牙一咬，脚一踢，说：“实践出真知，我就想自找苦吃。”王琦怔怔地看着石牛，他不懂得石牛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刻苦劲头。

三伏里的一天，梁师傅眼见着石牛不言不语，梁师傅心想，石牛准又迷上什么啦。

这天晚上，石牛正躲在闷屋子里苦练呢，梁师傅轻轻推门走了进来。忽然看见石牛光着脊梁，汗水顺着脊梁流下来把裤腰溲透了一大片；他坐在凳子上，眼前放着一个水盆，他一手飞快地搅动水，不时地传来一阵急促地劈啪击水声。

梁师傅走近前恍然大悟了。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好牛子，歇一会儿吧！”

石牛一回头，见是梁师傅，脸上立即铺上了一块红云。梁师傅轻轻揩去石牛脸上的汗水，激动地问：“你咋想出这么个招子？”

“您忘了那天洗手……，”石牛悄声回答。

梁师傅抚摸着石牛头顶，轻轻地说：“石牛子，方才我碰到了王琦，他说你正自找苦吃呢！”

“苦？这算啥苦，”石牛仰起头兴奋地说：“过去老辈人杀头流血都不怕，咱们还怕流点汗，吃点苦吗？”说到这里，他手指窗外，望着那连绵不断的丛山峻岭，目光炯炯地说：“党和毛主席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广阔的天地，革命的江山，都需要我们青年一代，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过硬的本领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咱们不刻苦实践，能接好社会主义的班吗？……”

这些话在梁师傅耳边久久回响。他望着窗外那群展翅高飞的雏燕，又回头仔细地端详石牛红彤彤的脸膛，深邃晶莹的目光，起伏的胸膛，禁不住眼里滚动着泪花；长江后浪推前浪，石牛子可真是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呀！

梁师傅兴奋地大手一挥：“石牛，继续战斗！”

石牛把盆里的水，哗哗地搅成了一个漩涡。梁师傅把一个小塑料片丢进去，喊着：“上”，瞬间塑料片应声转到盆上方，石牛两指一点水，唰地挟上来；梁师傅又丢下一片，喊着：“下”，石牛又是两指一伸，真似蜻蜓点水，又快又准。梁师傅心想，这真是解决车工找正手眼不合的好办法呀。他仔细地从上到下打量石牛，似乎在说：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坚强的毅力，练出了这手硬功夫呢？

梁师傅走过去，眼光一下子落在桌上堆放的几本书上。这是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和毛泽东选集中的毛主席哲学著作。其中一本折叠了两页，打开一看，几个用红笔勾画的大

字，闪入他的眼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啊，原来这就是打开石牛智慧宝库的金钥匙啊。

六

夜间，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

考核后的第二天早上。雨后的朝阳，喷射出万道霞光。在晨光的辉映下，“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八个大字显得更加辉煌夺目。

梁师傅沿着洒满阳光的大道，迈着大步走进厂里。他边走边回忆着昨天晚间考核后，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散布的反动谬论“天才论”的大会的情景，特别是石牛关于实践出真知的发言，对大家启发很深。

突然，离车间百来步远，一股熟悉、亲切的马达声传进他的耳鼓。他看看表，才六点整，这是谁来得这么早？梁师傅蹑手蹑脚地走到墙根，透过玻璃窗往里一看，他熟悉的机台前，两个人影在晃动：一个细高挑个，“球头”；一个墩墩实实的矮个，圆平头。他踮起脚尖，又仔细看了看，不错，正是他俩！

梁师傅放眼望着路旁那一排排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小红松，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一夜之间，似乎又长高了一截。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显得更加生气勃勃，生机盎然。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



松 涛 滚 滚

解放军某部 姜峻岭

春天的早晨，霞光满天，颠连起伏的群山更显得峭拔，秀丽，气势巍严。

参观台上，挤满了人群。大家正急待着观看一场反空降演习。

这次演习，不比往常的是，它不是由身经百战的老团长指挥，而是由一个二十九岁的武刚副团长上阵。听到这消息，观众们有的为副团长暗暗捏着一把汗；有的认为，担心是多余的，历史规律从来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比较“尊重事实”的一些同志，不愿过早地做出结论，他们稳稳地坐在那里，等待着演习开始。

“啪！啪！”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轰隆！轰隆！”“咕咕咕”“嘎嘎嘎”枪炮声响成一片，演习开始了。

四壁无遮的指挥所里，武刚拿着望远镜，神态镇静地注视着战斗进展情况。他一会儿拿起信号旗左右摇摆，一会儿，又拿起报话机向前沿指挥员大声呼叫。随之而来，展现在面

前的是：一座座“敌”碉堡被炸飞，一道道“敌”防线被突破……

看着武刚那灵活机动，指挥自如的劲儿，站在武刚身旁的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的老团长耿忠，满心兴奋之情溢于形表，道道笑纹涌上眉梢。他来回走着，看着，思绪象战斗的硝烟一样翻滚着。

—

两个月以前，会议室里正开着党委会。

“这次加强步兵连的反空降演习，不同往常。不光是为全师今后的反空降训练摸索经验，老大哥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还要来观摩，我认为这次演习应该由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同志来负责组织实施。”

“对！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我看，团长亲自担当这个重任比较稳妥。”

大家嚷了一会儿，团长站了起来，他把剩下的一截烟头掐灭，微笑着说：“同志们，我们这次军事演习的意义很大，首先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要彻底批判和肃清林彪反党集团那一条军事路线的流毒，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苦练杀敌本领，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做好一切准备。”大家坚定地地点头，团长又接着说：“这次演习，我的意见是让副团长武刚同志上阵，组织指挥，理由么……，”团长耐心细致地一边讲着理由，一边热情地注视着坐在身边的这位年轻干部——武刚。

这时，会议室内的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马上不少人说：“好好好！我同意团长的看法。”

这时，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表示赞成这一种意见，通过这一番议论，就连原来提议让团长上阵的几个同志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副团长，你有什么想法？”团长依然微笑着望着武刚。

“团长，还是你搞吧，我不行啊。”武刚从来不爱拐弯抹角，说话犹如铁球落到石板上，直接又干脆。

“嗨，你这个武刚倒有点‘先知先觉’呵！怎么还没干就知道不行呢？”团长的半开玩笑的话一出口，引起了屋子里轰地一阵笑声，会场显得更加热情活跃起来。

武刚还想说些什么，可当他看到同志们投来的那一双双热情的目光，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武刚犹豫不决的神情，团长一下子猜透了。他亲切地拍着武刚的肩膀说：“既然大家同意让你去组织，就别再推辞了，有什么想法，下去咱们再唠唠。”

这件事，党委会就这么顺利通过了，还决定让团长给武刚当配手。

团长今天的提议并不是灵机一动，而是思忖多时了。谁都知道，团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团长当营长时，副团长武刚还是他的通讯员。现在武刚一下子成了他平起平坐的副手，这使他心里多么高兴啊！他打心眼感到，武刚的成长进步，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部队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的事业高度兴旺的表现。他对武刚抱着热切的希望。平时工作闲暇，他带着武刚不是这山上走走，就是那沟里转

转。打着手势，给武刚做示范，打起仗来这个山头怎么守，那个高地怎么攻……可是，每当他发现武刚实践经验不多这个弱点时，心想：作为老干部，热情欢迎新干部破格地走上领导岗位是很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增长革命才干。这是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赋予自己的重任啊！他总是暗暗嘱咐自己：“往后，得多用重担子给他压压肩膀”。所以，只要一有比较艰巨的任务，他总是想让武刚去锻炼锻炼。

散会后，武刚漫步走向宿舍。今天的会议使他联想到去年秋天的一件事。

那时，武刚刚从连长结合到团领导班子里来。第二天，党委会研究由谁去负责三营施工问题。开始，有的同志考虑到工地石质不好，容易塌方，主张让施工经验比较丰富的参谋长去。可是后来，也和今天党委会上的情况差不多，经团长一“推荐”，几个“老将”一点头，党委会通过了，担子就落在了武刚身上。当时武刚想，这是自己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领导和同志们对自己这么重用，不能推辞。况且，自己以前在连队也组织过施工，多少有点经验，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施工中，团长又经常亲临现场教给自己如何制服塌方，处理险情，使自己受到很大锻炼，增长不少知识……武刚慢慢地走着，暗暗地想着。团长这样一些老前辈，真是可亲，可敬呵！

晚饭后，武刚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演习方案，想着想着，又犹豫起来，这次军事演习和上次施工可不一样，真枪实弹，弄不好就会给革命造成损失。咳，还是让团长亲自指挥，

自己当个配手，先好好跟着学习学习才好，他突然“腾”地站起身来，“啪”地一声把演习方案合上，塞进抽屉，迈开大步走上了通往家属宿舍的公路。

二

靠近路边的一所砖瓦平房，屋内灯光明亮。一个两鬓斑白的老首长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挤时间读书，这已是团长多年的老习惯了。当他看到：“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一段话时，武刚在党委会上那犹豫不决的神情又浮现在眼前。

门开了，“蹭蹭蹭”走进一个人来。

“武刚。太巧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团长说着握住了武刚的手，“走，到锻工班帮帮忙去。这几天小伙子们可辛苦啦，他们为了给这次演习赶修施工钢钎，晚上都不休息。”

“团长，我想找你……”武刚眉头一皱，有点犹豫。

“是不是关于演习的事？”团长见武刚点点头，接着说：“没关系，边干边唠嘛！一举两得。”说完就拉着武刚走进锻工房，从班长小李手中接过家什干起来。团长掌钳，他拿着指挥锤，指哪，武刚打哪。武刚一气打了几百锤，伸了伸酸呼呼的胳膊，“哎呀”了一声说：“打一根可真不容易呀！”

“是呀，不经千锤百炼怎么能炼出坚硬的钢钎呀？”团长马上应和着答了腔，说着在钢钎上叮叮当地打了一阵，

语气深沉地自言自语道：“一位老首长给我说过，‘只有重担子才能压出铁肩膀’，这话有道理呀。”说完又加了一铲煤，炉膛里发出了毕毕剥剥的响声。

武刚想起了以前团长给讲的老营长现在的师长张福是怎样帮助他学会指挥打仗的故事，他觉得团长是针对他来的。这话，象铁锤，撞起了他心中激动的浪花。

“好了，接着干！”武刚一愣神，团长噌地又拿起一根钢钎放在砧子上，他望着武刚那被炉火映得微红的脸，说：“快，趁热打铁！”武刚精神一震，身上增添了力量，他又高高抡起铁锤，猛烈地锤打起来，“当！当！……”一锤一朵金花！

“来劲！来劲！这根打得比第一根还好！”团长笑咪咪地连声称赞武刚，说着又转向小李：“李班长，你看副团长棒吧？”

“当然喽，象铁塔！”小李调皮地一笑。

“是呀，武刚，你们都是革命接班人，要接好革命的班，就是得象钢铁一样坚硬！”团长嗓门很大，接着又对着武刚：“你说呢，副团长？”说完也笑起来。

“若没有钢硬咋办呢？”小李眉毛一扬有意和团长打趣。

“哈哈，那你说咋办呢？”团长说着扬起大锤，“我给你几百大锤，看你硬不硬，哈哈……”

“那不打扁了，嘻嘻……”小李做个吃惊动作之后，又冲着团长傻笑。

“那怎么能！得掌握好火候，象挑担子一样，不能太

轻，也不能太重，得这样……”说着就用锤在小李身上比量起来，又下意识地看了看武刚。

一旁的武刚要在平时见团长这样和战士有说有笑，会非常活跃起来。可今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想了很久，自己找团长谈心，还谈什么呢？要谈的，团长不是都谈了吗？而且是那样形象，深刻，发人深思。怪不得团长拉着自己来帮忙，原来是有用意的呀。团长啊，团长，你真象团火呀，和你在一起不知不觉地就会被烧热起来。今天我又体会到了。他一把拉住团长的手，敬佩地说：“团长，我要学习你，把担子挑起来，无论怎样艰巨我也要干。”这是憋了很久的决心，犹如开了闸门的龙江水，迅猛而有力。

团长紧紧握住武刚的手，大声说：“对，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千钧铁锤能打出坚硬的钢钎，革命重担能锻炼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哪！我们抓紧演练，给正式演习作好准备。”说完，俩人都爽快地笑起来。

三

桌上的钟表时针已经指到两点了，团长还披着大衣，审阅着武刚交来的演习方案。审着审着，他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感到了不满足，特别到最后，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在那上面重重地画了一个“？”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团长就精神抖擞地来到了演习指挥所，把方案交给了武刚。

武刚打开方案，蓦地，一个重重的“？”跳入眼帘。他用眼瞅瞅团长，想立刻问个明白，可团长却象个观众，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他不得不把问话咽到肚里去。他知道，问

他白费。团长只要给你提出疑问来，除非是你自己想通，或者他用事实把你搞明白，否则，他从不轻易给你空口作解释的。

武刚苦想了半天：是主攻方向不对，还是火力配备不强？或者是……一下子他还拿不太准，他想现在离正式演习还有一段时间，要经过实践，才能提高。便决定在眼下演练过程中，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措施。他又朝团长望了一眼，说：“团长，演练该开始了吧？”

“你是指挥员，你下命令就可以开始了！”

“是！”武刚回答着，心里却想：嘿，老毛病又犯了，团长不是给自己说过，“未来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只有大胆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掌握指导战争的真本领。”老让团长扶着走，啥时候能学会独立指挥打仗的本领呢？

“演练开始！”武刚坚定地发出了命令。

“乒乒乓”“乒乒乓”大顶山上下顿时响起了一片枪声。战士们灵活地变换着战斗队形，一气就冲到了“敌人”鼻子底下。

这时，一个突然的情况发生了。报话机连续传来了焦急的声音。

“报告副团长，因‘敌’后方火炮封锁，一连冲击受阻！”

“报告副团长，由于‘敌’火力点坚固隐蔽，顽固抵抗，二连战斗到现在还没有攻占大顶山主峰！”

武刚听完，随口说：“按原方案执行吧！”武刚说着，回头一看却不见了团长。他想，准是为了锻炼自己独立指挥

的能力，又悄悄转移了，说不上又在哪里暗暗指点着自己呢。他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报务员，让炮排对准‘敌人’的隐蔽火力点开炮！”

“轰！轰！”震耳的炮声即刻响起来了。

“二排长，带领全排火速……”武刚刚要命令机动排去支援主攻二连，突然，从跟随助攻一连的报话机里传来了团长的声音：

“现在‘敌人’的正面工事已全被我炮火摧毁，‘敌人’伤亡很大，剩下的一部分企图向山后逃跑。你要赶快改变原来的计划！”至于如何改变计划团长没有说什么。团长要武刚自行处理紧急情况。武刚听到团长传来的情况，感到意外。他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一下“敌情”，“敌人”确实有逃跑的迹象。一个多月的训练实践中，自己的主观努力，团长的明拨暗点，已经使武刚战斗经验丰富起来，他经过沉着的考虑，便很快又形成了一个决心：机枪排封锁山梁，炮兵朝山后开炮，截住“敌人”退路，一连抽出一个排甩开“敌人”，施行背后包围，机动排火速补充一连！

团长听了武刚这一新的战斗计划，感到很好，便亲自从一连带着一排插到了“敌人”背后，一排排炮弹呼啸着向大顶山后飞去。战士们喊着震天的“杀”声向逃“敌”猛冲，很快和一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演练结束后，团长回到指挥所。武刚望着团长沾满汗渍的脸，想着团长对自己关心、爱护和培养的一宗宗一件件往事，心情激动，不知说什么好。

“武刚，经过这次演练，要很好总结一下，你写的那个

演习方案，运用毛主席的四面包围，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还不够哇！前面火力很猛，背面却给敌人留出了逃跑的后门。多玄，险些打了击溃战！”团长说着爽朗一笑，接着又说：“实践离不开正确路线的指引，要学会指挥打仗，就要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要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是！团长。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

“好！走，再翻山看看地形去，按照毛主席军事思想好好再练练！”团长望着武刚，满心高兴地说：“演习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得抓紧练哪！”

武刚跟在团长身后，迈开大步奋力向大顶山的顶峰攀去。他俩一边总结着经验教训，一边研究着如何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话语之中，不时传出阵阵豪爽的笑声。

“嘀嘀嘀嘀嘀……”一阵响亮的冲锋号打断了团长的回忆，他抬头朝山上望去，现在正式演习已进入最后总攻的阶段。战士们冒着硝烟眼看就要冲上山顶，胜利在望了。他回头看了看武刚，他是那样沉着果断，先前那种犹豫不决的神情，一丁点影儿都没有了。他心中暗暗高兴：才通过两个多月的演练，比起自己当初来，不知要强多少倍。武刚的进步真快呀！这一代年轻的接班人一定会比我们老一辈更有作为。

“哎呀，不好！”突然，一个观众脱口惊喊了一声。随着喊声，大家的心顿时紧张起来。睁大双眼，昂首探身地注视着准备翻身逃跑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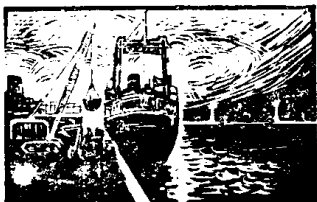
就在“敌人”刚要翻山梁的当儿，山背后突然冲上一支人

马，挡住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大家悬挂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好，插过去一个排，四面包围，好！”坐在前排的一位老首长连连点头称赞，看着即将全胜收兵的演习，自言自语说：“好！好！今天这场演习，毛主席军事思想运用得很好！打得好！组织指挥也很好！我们有这样的军队，就能随时反击敌人的突然袭击。”

“军号震天响，凯歌传四方，火红的战旗迎朝阳。穿过枪林弹雨，冲破惊涛骇浪，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百炼成钢。……”说话间，“敌人”全被消灭。大顶山响起了胜利的歌声。

耿忠满怀战斗胜利的喜悦，迎着金色的朝阳和武刚一起走出指挥所，并肩站在一棵苍劲有力的大松下，向远处望去，只见那满山坡的苍松翠柏中，参天大树和嫩绿的幼苗相辉映。春风吹动，松涛滚滚，象海浪一样，一浪追逐一浪。



进港第一天

大连港工人 马吉顺

这是我刚刚调进海港去工作时发生的故事。

冬月初三这天早晨，火红的太阳把港湾照得金光闪闪，沸腾喧闹的码头，异常雄伟壮丽。远处是铮明瓦亮的条条巨轮，近处是起伏层叠的高大库房。那顶天立地的巨人般的岸壁吊和翱翔在港湾上空的雪白的海鸥，都给海港增添异常绚丽的壮观的色彩。

你看在这么宏伟宽阔的十里码头上，座座“钢山”连着垛垛“煤山”，乌黑铮亮的“矿石山”紧接着金光闪闪的“粮山”。一艘艘巨轮昂首挺胸，整装待发；一列列满载货物的长龙急驰狂奔。看，体格魁梧，动作矫健的装卸工人，他们头戴柳条帽，身穿蓝布工作服，有的口里吹着哨子，有的手里挥着红旗，指挥着高高的龙门吊，把成吨的矿石，钢材粮谷、各种成套机械设备……装上货车，运进船舱。

我望着这气势磅礴，车欢船鸣，沸腾的海港，内心无比激动。大踏步地向装卸队办公室走去。

忽然，立在路边的黑板报上，一行醒目的红字跃入眼帘

《老勤俭齐祥的一粒粮精神》。“啊！齐祥，这不是我的师傅吗？”我脚步一转，朝黑板报走去。

黑板报上介绍了齐师傅节约成百上千斤粮、煤、铁钉、木材的数字和他甚至钻到下水道里去捡粮的动人事迹。我越读越高兴，我要做“老勤俭”的徒弟了……两天前，在新工人学习班里，我已听到不少齐师傅的苦难的过去。

旧社会，地主的租子似碌碡，一斗粗粮滚来滚去逼得齐师傅的父亲来闯关东，死在千金寨的煤矿井里。父亲一走，剩下母子三人，老的老，小的小，树皮野菜都吃不上，哪还有粮食吃呢？为了找父亲，母亲抱上小妹妹，领着小祥子沿路乞讨来到关东码头落了脚。十三岁的齐祥挑起了生活重担，进港当了童工。

天下毒蛇都咬人，汉奸工头都有虎狼心。有一年抓劳工，工头带着鬼子从港里把齐祥抓走，在大石桥煤矿干了半年苦工。三根肠子一根肠子也吃不饱，两根肠子还惦记着家里头。一夜，齐祥冒着生命危险，一连爬出三道电线网，星夜兼程往家走。赶到家，母亲想儿得病，已奄奄一息了。六岁的小妹妹想到港湾的马路上扫点土粮，给母亲烧点米汤喝，哪知挨一顿鬼子毒打，惨死在马靴下。

仇恨烧干了齐祥的眼泪，有生以来，他看到的尽是地主囤粮，鬼子抢粮，可劳动人民却摸不着一粒粮，亲人的命全在粮上丧，他觉得再也不能老实地当牛做马了。从此，每次进码头以后，他和伙计们干活，不是鼓动大伙消极怠工，就是想方设法毁坏物资，严惩鬼子。每次往船上扛麻包，一蹬上颤颤悠悠的桥板，趁鬼子工头一离眼，一刀划个口，

让粮食往海里流，再不就想尽办法把粮食运出港外，接济断了顿的穷苦弟兄……

解放了，齐祥才成了家，日子越过越火红。过去的苦，深深刻在他心窝里。所以，他爱港里的一草一木，一粒粮，一个钉，胜过他自己。有人说：“咱们的老齐祥真是个创业的老勤俭啊。只要他从港里走一趟，地上的寸铁粒粮都不放过。”

齐祥听了，笑呵呵地说：“咱肚子饱了不能忘了饿。毛主席领着咱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创下了大家大业，咱什么时候也还是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打那以后，齐师傅这个老勤俭的外号就叫响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猛一回头，只见一辆满载袋子的解放牌汽车，为了躲闪从仓库角斜奔出来的汽车，紧贴着我身边擦过，一个急转弯，车后甩掉了两个袋子。有一个袋子摔开了包口，洁白的砂粒撒了一地。

我一边跑一边吆呼汽车停下，大概司机同志没有听到我的喊声，汽车拐弯不见了。我望着散在地上的白砂粒不知咋办好……。蓦地，一个头戴柳条帽，脖子上围着白毛巾，一手拿把小扫帚，一手拿个小撮子的老工人，来到我跟前，说：“怎么？袋子摔坏啦！”

“嗯！”我点点头说。

他瞅了我一眼就蹲下去，把开了口的袋子轻轻扶起来，整理好袋子口。我也蹲下身去忙着想去划拉，可是刚一伸手就听老工人一声喊：“别动手，你那么一划拉，就会掺上杂质，影响质量，还是我来。”说着，他让我挣口袋，他用双

手轻轻地将洁白的砂粒捧进袋里。接着又用小扫帚把散了的砂粒，一点一滴地扫进撮子里，后来，又是一阵颠一阵簸，又是捡又是吹的，那个仔细劲儿就甭提了。最后他甚至用食指一粒一粒地往袋子里沾。我着急了。他抬头望了我一眼说：“年轻人就是性子急，越不好捡越要捡，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这是硼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它的用处可大啦。我说不清它有多少用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平时日用化工用品，制造珐琅、玻璃、消毒剂、防腐剂等、用处多啦。就是制造完的废水，还可以提炼出有用的东西来。这是咱们化工战线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呀。”

“啊，工人阶级真伟大。”我一边想一边用手抚摸着小砂粒子，望着眼前的老师傅，深深感动了。

“咱码头上所有的货物，都是工农的心血。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离不开它。你别小瞧这一星半点，没有这一星半点，就不会有这一袋袋、一垛垛。”老师傅说完，从背包里掏出针线，接着就穿针引线地缝了起来。他那娴熟的动作和那均匀的针脚，不由得使我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敬意。

“小伙子，是才进港的吧！”他边缝边问。

“嗯！今天第一次上班。”

“分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啊？”

“装卸八组，我的师傅是有名的老勤俭齐祥。我正要去报到呢？”

“唔！”老师傅爱抚地看了我一眼。

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着他。这位老人饱满的前额上刻着几道皱纹，那两只深沉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慈祥亲切的感觉。他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个头，身板十分结实硬朗。

我刚想打听这位老师傅的名字，一辆拉硼砂的汽车正好开来，老师傅咬断线连忙摆手吆呼汽车停下，顺手又拍了我一下说：“来，小伙子，搭把手把袋子架上去。”嘿，别看这位老师傅年岁大，手头上的劲头还真足呢，一巴掌拍得我肩头麻簌簌的。我抬起袋子和他一块往车上扔，老师傅那边轻巧地上了车，而我却让袋子拽到了车跟前，如果我一撒手，袋子准会滑下来摔破。老师傅伸手轻轻一推，硼砂袋服服贴贴躺在车上，多灵巧的动作，多大的劲哟，我暗暗羡慕他的臂力。

“小伙子，抬袋子可有书本上学不到的学问，两个人抬袋子，只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袋子才能扔得轻巧省力。这也是一门学问哩。”听了老师傅的话，又看了他的示范动作，第二个袋子一沾手，没觉咋的就上了车。

汽车开走了，老师傅冲我摆摆手说：“赶快上班去吧，时间不早了，我把铁道边那点粮食捡起来，也得走了。”

老师傅一句话，使我意识到确实该走了。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老师傅披一身霞光的身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闪光的东西……。

事不凑巧，我到组里报到以后，齐师傅到局里开经验交流会去了。副组长大刘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对我说：“我姓刘，因为个子大，你就叫我大刘好了。”说到这，他向远处看了一眼，又说：“小葛，齐师傅呆一会准抽空回来看你，

今天你先跟着我干，走！今天咱们组突击抢装援越大豆，同志们已前头走了。”

我和副组长大刘并肩走着，码头上的景色变幻万千，十分迷人，一艘拖轮鸣着长笛，划破金光磷磷的海面，后面紧跟着一艘巨轮向港外驶去，几只海鸥在巨轮船尾翱翔盘旋。

“刘组长，咱去干活的船有多大？！”我问。

“三万多吨，是咱们国家新造的‘恒山’号。”

“嗨！这么大，我能不能上船干活？”

“当然能，咱们装卸工就是要迎千轮送万船把工农情谊送往四面八方。”

听大刘这么一说，我异常激动，格外振奋，望着昂首挺胸的“恒山”号，恨不能一步登上船舱。

船前安全会一开完，各就各位，紧张而有秩序。有的师傅上船下舱，有的师傅上车拾包，还有的师傅拉网兜吆喝大吊……眼看大伙都抡开膀子生龙活虎地干上了，唯独我还愣在那里。正在这时，大刘从仓库里扛着一把扫帚走出来对我说：“小葛！今天你的任务是把前面那四个空棚车扫干净。”

我望望空车皮又望望大刘的笑脸说：“刘组长，进码头咱是不怕费力气的，你还是让我干点重活吧，这车谁都能扫啊。”

“小葛，这活不见得谁都能扫啊，我们组里有个规矩，老组长派给新工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扫车。”说完，大刘把扫帚递过来。我接过扫帚，心里不自在地想：真把人瞧扁了，只要我用劲儿把车扫完了，你不让我上船干也得在船上干。……想到这，我快步朝空车皮走去。

“小葛，抓紧时间扫啊，不能影响火车带车。”大刘又嘱咐了一句。

“哎——”我又不是小孩子，真的连个车都扫不了吗？我爬上了车一看，嘿，金黄饱满的豆粒，正一个个躲在板缝里冲着我笑哩！那神情似乎在向我挑战，你能扫净吗……我走到车的一头，甩开膀子，大扫帚左右开弓地就划拉上了。

俗话说：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从南头扫到北头，来回折腾了好几遍，浑身都急出汗了，看看豆粒仨一簇俩一伙地躲在板缝里纹丝不动。我找了根铁丝弯成勾，顺着板缝往外抠。勾抠直了就再弯一弯它，也不知抠了多长时间，直抠得我眼花撩乱，手指发麻，一个车皮还没扫净呢，组里的师傅早就卸完了一个车。我焦急起来，这样扫下去势必影响带车，直接影响装船速度。我想：装装卸卸，再巧的师傅也不能不丢几粒粮。我为了赶快完成任务，板缝里的大豆就先寄存在板缝里吧，我首先用扫帚掠个表面光，看看车厢还挺干净，就一连气把五个车厢全部扫完。我把扫帚朝地上一撂，人往车下一跳，顺手捞起一把撮子，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大吊正忙的一个敞车上，上了车我脚下还没站稳，就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小葛，谁叫你上车的？站着别动！注意头上的抓斗。”

我回头向空中一望，啊！龙门吊轻舞巨臂在空中张着大口的抓斗飘飘悠悠正向我头上扑来，我心里一慌神，就不知咋办好了，抬腿顺着车帮就跑……。“站住！别跑了！”这一声呼喊，已经晚了，我的步子已经迈出去了。在粮车上跑步可不象在地上那么容易，一迈步腿就陷进去半截，再一抬

腿，两条腿全陷进去，拔不出来了。在这危险的当儿，车上的一位师傅使劲拖了我一把，我才挣扎出去……身后“砰”的一声，抓斗落下抓起满满当当的大豆飞走了。……

我正心慌不知所措，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小葛！你到车下来。”

我不大自然地下了车，脑袋里胡乱想着刚才的事，抬脚就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又是一阵呼喊：“小葛！小葛！别溜号！快看身后！”

我回身一瞅，呀，万能机挑着一垛大豆包，鸣着喇叭停在我身后。我赶紧横过去朝旁边躲去，还没定神，忽地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往道边上一拽：“这是谁呀！真是乱弹琴，你怎么拿性命开玩笑，前后都是车。”

我再抬头一瞅，心里禁不住“咚咚”山响。可不是么，一辆柴油吊吊着长长的钢管“啾啾”地开过来了。这一阵可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眼睛也发呆了。

“小葛，干装卸可不能性急啊！有人说装卸有把子劲头就行，其实，这种看法不对头。”一位老师傅对我说。接着他把手一指，又说：“你看咱码头上，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海里飘的全都有，没有严密的纪律和作风可不行。因为，这就是革命的战场。”

听了老师傅的话，句句都说到我的心坎上了，码头上确实是一个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啊，我抬眼望了老师傅一眼，觉得有点面熟，啊！这时他又问我：“车扫干净了吗？”“扫干净了！”

“是不是打了‘埋伏’啊？”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又说：“走！咱一块看看去！”说完，他就朝空车皮走去。

来到车跟前，他招呼我一块上车，我看见车里还放着一把大锤和一个背包，我一下子想起了早上遇见的那个老师傅，这时，他亲切地对我说：“这车得重扫一遍！”

“什么？重扫一遍。”我望着老师傅，不解地又说：“这车都用铁丝抠过，一连扫了好几遍，漏几粒也是难免的。”

“一粒也不能留下。咱们装卸车的口号是要一车一清底子，不扔掉一粒粮食。”说着，他一把抄起大锤，又说：“粮食是宝中宝，是贫下中农血汗换来的，码头工人有个老传统，这叫一锤子三斤粮。”

我望着老师傅手中的大锤，心里不以为然地想，铁丝抠不净，扫帚划拉也不行，除非把车翻个个，什么叫“一锤三斤粮”，从来可没听说过。

老师傅象看透了我的疑虑，他举起锤头朝车邦上“当——当——当——”连敲了三锤，只听车厢内“喇啦啦！喇啦啦！”稳在板缝里的大豆经过振动撒着欢全跳了出来。我望着车底板上滚动的大豆，脸上发热，愣在那里……。

“怎么样？小葛，你可不要小看这大锤呀！哈哈！”老师傅爽朗地笑了。接着他反问了一句：“小葛！这粮食哪来的！”

“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夺来的！”

“回答得好！”老师傅说着，哈腰忽拉抓起一把大豆，在手中搓了搓，又说：“这大豆运到咱码头上干什么？！”

“这个很简单！”我望着他手中金光闪闪的大豆，说：“支援祖国建设和世界革命呗！”

“大道理好懂，可小道理糊涂。码头上装卸的货物千万件，哪件都经咱码头工人的双手，咱们可要用实际行动，‘备战、备荒、为人民’哪！”

老师傅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就象他手中的大锤，字字句句砸开了我的心窍。是啊，祖国建设需要粮，解放军扛枪守大门需要粮，我们各行各业工人搞大干需要粮，粮食是人民血汗创造的，丢掉一粒粮不是小事，是个大问题啊。这个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老码头工人的形象，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想打听一下师傅的名字：“老师傅，今天您对我的教育可太大了，您叫……。”

一阵火车的笛声打断了我的问话，老师傅看着我说：“哎呀！开会时间到了，车头也来带车了。以后，咱们俩在一起工作，还要互相帮助呢！”说完，他背起背包，跳下车走了。

“齐组长！齐组长！”大刘从车后急匆匆转过来问我：“你看见齐师傅没有？”

我莫名其妙地说：“齐师傅压根就没来。”

“怎么没来，刚才你和谁一块扫车啦。”

“什么？他……就是齐师傅！”我一个高从车上蹦下来，抓着大刘的胳膊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怪不得他知道我的名字。”

“这也不晚哪！啊！我还得追他去，咱组大干措施订出来了，得给他念叨念叨，下班后咱就要在誓师会上表决心啦！”说完，大刘挣脱胳膊就跑了，我也马上跟了上去。



碧流河畔

旅大工人 林 牧

芒种后，碧流河两岸一片葱绿。一条连绵起伏的沙土道，两边镶着毛茸茸的齐头草，弯弯曲曲地伸向育松岭。忽然，传来一阵突突叫的拖拉机声，就象紧急集合的号角，把一群收工后正在河边柳荫下洗手洗脚的青年人忽啦一下集合起来。他们扛起锄头，沿着刚刚开苗的苞米地，说笑着，打闹着，向洒满夕阳的大道上跑去……。

拖拉机渐渐地近了。红色的拖拉机上，坐着一位老汉，神态稳健，两眼深沉，一双有力的大手，灵活地转动着方向盘。他，就是育松岭大队负责知识青年工作的老贫农——官大叔。

官大叔，今年五十多岁。远在解放战争的年月，在部队里当过汽车兵。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革命军人的宽广胸怀和优良传统，大家常让他讲述战争年代的斗争故事，官大叔常常引申说：“想当年打江山，你们还没出世呢，如今

保江山，治理江山，可全指望你们了。”官大叔话这么说，脚步也这么迈。

上个月底，“东方红”轰轰隆隆地开进育松岭那天傍晚，官大叔乐滋滋地从园子里拔了一把发芽葱，递给老伴说：“哎，赶紧烧火做饭吧，我来帮你添火。”晚饭后，他拽着住在隔壁的党支书，走到拖拉机旁说：“培养下一代的天地又大了。”当时，党支书马上明白了官大叔的意思说：“咱俩又想到一块去啦，这任务就交给你吧……。”第二天，官大叔就开上拖拉机了。

拖拉机远远地就慢下来，不偏不正，恰好在一棵象伞一样的大杨树下停下来。官大叔乐呵呵地看着跑得呼呼带喘的姑娘、小伙子们爬上车箱，刚要开车，忽然听到一声喊：“等一等——”这声音官大叔很熟，这不是知识青年小庄的脆嗓门吗？”官大叔东张西望，“可他在哪？这声音怎么象从天上飞下来的？”

“等一等！”官大叔追声望去，呀！头上这棵大杨树梢，急躁地晃动了几下，茂密的绿树叶中，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捋着钩在树杈上的锄把，毗溜地一声滑下来！大伙正在为他捏一把冷汗时，他已经稳稳当当地落在车厢里了。然后，他又通地跃起够下锄头，把手一挥说：“走，司机——”。

拖拉机刚刚起步，小庄又调起嗓子，学着女乘务员的声音喊道：“下一站，是我们的家——育松岭。”

车上的人，轰的一声全笑了，数官大叔笑得最响，连道边找食吃的野鸟，都扑楞着翅膀，飞进了苇塘。

说全笑，也不对。坐在官大叔右边的掌管大队生产的唐

大虎，就没有笑。他侧过身子，用胳膊肘拐了宫大叔一下，说：“你看这个楞头青，多咱能出息个人。”

宫大叔淡淡地一笑，深情地扫了一眼车窗外绿茵茵的田野，满怀信心地说：“急啥，有苗不愁长么。”

“话是这么说，”唐大虎忧虑而急躁地拨楞两下头，“可是……”

拖拉机突突地叫着越跑越快。春风轻轻地拂着人们的脸。路旁挺拔的白杨，绿油油的麦田，迅速地闪向车后。拐过一道弯，流水淙淙的碧流河，蜿蜒地横在眼前。风景优美的碧流河两岸，笔直的白杨林带连绵伸延。宫大叔一语双关地说：“几天的小树苗苗，如今已经成林了。”

“这……”唐大虎话还没说完，拖拉机已经进村了。蹲在白杨树上的广播喇叭，响亮地传来《革命知识青年之歌》。车上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也跟着唱起来：

.....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祖国大地上，

禾苗沐浴着雨露茁壮成长。

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

把一生献给伟大的党。

.....

这嘹亮的歌声压住了一切音响，在碧流河上空，随风飘扬。

二

入伏第二天傍晚，天就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宫大叔

把拖拉机开进库里出来时，已经是口干舌燥，汗流浹背了。他解开衣扣，掐下爬在墙头上的一片窝瓜叶，一边乎啦乎啦地向怀里煽着风，一边向青年点走去。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了。每天出车回来，不管多晚多累，他都要在回家的路上绕个圈，到青年点瞧瞧看看，才能回家吃饭。要不，他就象有份心事，饭吃不好，觉睡不香。在他路过青年点的菜地时，发现不知谁家的一只老母鸡溜进园里，东望望西瞅瞅。宫大叔把鸡赶走，发现一个水嫩水嫩的大黄瓜，叫鸡啄了一口。“啧啧！”宫大叔心疼地摘下这根黄瓜，走进了青年点。

四四方方的院里，扫得干干净净。枣树下，一位姑娘正给刚下崽的奶羊挤奶，她把羊奶头抻得老长老长，还是挤不出汤。她脸都气红了，羊也痛得直尥蹄。宫大叔嘿嘿地笑着，把手里的黄瓜被鸡啄的部分掰掉，递给姑娘说：“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吃上凉快凉快。”说着挽起袖子，双手在棒得象葫芦头似的羊奶盘上，轻轻揉了一阵，然后一捋，那香喷喷的奶汤就哗哗地淌出来。宫大叔站起身来，对那位姑娘说：“看到了吧，就这样挤。”那姑娘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宫大叔刚刚踏上正房门前的石台阶，就从学习室里，飞跑出一个姑娘：“小庄改名叫庄安家啦！”

“唔——”宫大叔愣了一会。就直奔小庄的屋里去了。

小屋不大，收拾得十分整洁，窗上挡着白纱布。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这是宫大叔去年送给他们的。地图下面写着十个大字：“脚站育松岭，眼望全世界。”字迹写得相当墩实有力。很象宫大叔的体型。电灯下，小庄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宫大叔在他身后停住脚他都没觉察。宫大叔轻轻地

在小庄肩上拍了一下，嘿嘿笑着问：“看的啥？”

“啊，宫大叔！”小庄连忙起身让坐，他笑着亮出书皮说：“您不是让我反复读读毛主席的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嘛。”

“对对。”宫大叔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方向可得定准啊！”

“放心吧，大叔。”小庄很正重地回答，“这不连名字……”他突然煞住了舌头，他觉得改名儿的事没有事前和宫大叔商量，好象有很大的不妥，便改口说，“宫大叔，我想把名子改成庄安家，您看……。”

“庄安家？”宫大叔略想了想，慢慢腾腾地说，“那就是说要在咱庄河安家了？”

“我已经下决心了。”小庄右手从空中猛砍下来，好象要和曾经妨碍他下决心的思想一刀两断。

“光改改名儿可不能算数，要在这里真正安上家。”宫大叔在小庄脑袋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才成哪！”宫大叔虽然嘴里这么说，脸上也没露出一丝笑意，可心里，对小庄从感情上开始起了变化，可真替他高兴呀！要知道，人们并不那么随便轻易改换自己的名字。最后，宫大叔鼓励小庄说，“你这一步迈对了，还要看你下一步了。”

宫大叔在青年点其它屋子又转了几圈，走出门时，天已经阴了。院灯下，成群结队的小蚊虫扑来扑去，要下雨了。

唐大虎从大队回到家里，刚刚端起饭碗，冷丁想起一件事来，他咣当一声把门推开，天黑不见五指，牛毛细雨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他抓起发白草帽扣在头上，就大步流星

地向街上走去。刚出大门口，就和路过这里的宫大叔撞了个满怀。

“谁?!”宫大叔警惕地喊了一声。

“你，才回家?”唐大虎听出是宫大叔的语调，高兴得把宫大叔拉到一棵大柳树下，神秘地说，“我正急着找你呢。”

“什么事，这样风风火火?”

“这还用问，”唐大虎亲亲热热地扯扯宫大叔的衣角，说，“支部让咱们物色一名学开拖拉机的小青年，我看你们家二明就挺合适。”

“他……”宫大叔连连摆手说，“他不行啊。”

“怎么不行?”唐大虎一愣，“二明也是回乡知识青年，几次招工群众都选他，你总是打拨楞，这次临也该临上了……”

“这可临不得，”宫大叔打断唐大虎的话，加重了语气说，“咱们都是党员，又是干部，可不能遇事先想自己呀!再说二明，正在猪场研究糖化饲料，可不能随便动啊!”宫大叔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看青年点小庄思想好，文化高，身体又棒棒的，是再合适没有了。”

“小庄?”唐大虎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你可真能挑选个人，那毛手毛脚的愣头青，干个粗粗拉拉的活儿还不大离，培养他开拖拉机，……怕是不准成吧。”

“什么?”宫大叔不赞成地摇摇头。又说，“小青年毛愣点不算啥毛病，只要咱象莳弄庄稼那样精心，渴了上水，饿了追肥，出了杂草就及时锄掉，我看能够出息棵好苗苗。”

官大叔提高了嗓门，越讲越有信心。他拉唐大虎蹲下后，用手指点起来：“哪个知识青年的肩上不都担负着革命重担。赵勇是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兰红是小学学校的教员，张明是会计，王英是赤脚医生……伙计你说，哪还有闲人？”

唐大虎虽然巴哒着嘴，心里可有点不大痛快，他挠了一下头皮，快快地说：“那就交给党支部决定吧，反正咱俩都是党支部，要集体讨论，谁说了也不算。”

官大叔微笑着点点头，唐大虎撅着嘴走了。

三

天晴了。西天边五彩缤纷的霞光，辉映着育松岭，青堂瓦舍的青年点院里，显得格外清新、幽静。小庄接到大队党支部的通知，要他明早到拖拉机库报到，乐得他一宿也没睡好觉。他那颗火热的心就象要跳出来，扑通扑通猛烈地撞着肋巴扇。他怎么能平静啊，下乡还不到二年整，可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他由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高中毕业生，变成了赶车、扶犁、铲耨、滤粪，样样都可以试巴试巴的新式社员。看到今天自己的成长，小庄又想起了自己下乡的前前后后。

那是前年元旦的前夕，小庄支援内地建设的爸爸再待两天就要回来了，妈妈正在儿童医院护理出麻疹的妹妹。小庄就象文化大革命中进京接受检阅那种心情，急忙跑到医院，告别了妈妈，和同学们一块来到了育松岭。一下车，他就觉得这里大得心里装不下。土地没有边，碧流河上的冰，也不象城市的滑冰场，一眼就能看到头，多么广阔的天地呀！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围着房前屋后转悠开啦，看看东，梯田成片，望望西，果树满山。这一切，他都感到惊奇、新鲜。突然，从岭东传来一阵排炮声。随着一股硝烟腾空而起。“大概那里就是贫下中农昨天晚上介绍的水库工地吧。”小庄想着，登上岭峰。

沐浴在晨曦中的水库工地，红旗，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招展，歌声、号子声连接不断。到处是一片人欢马跃地沸腾景象。他被吸引住了。“啊，多有诗意呀！”他忘记了天气的寒冷，拔腿就向劳动的人群跑去。

“闪开！”一个头戴褪色制帽的老汉，推着还吱吱呀呀叫唤的独轮车，一溜小跑地过去了。“呀！这不是昨晚给青年点送了两担大白菜的宫大叔。”小庄想着追上去说：“宫大叔，您休息会儿，我来！”

宫大叔虽已料到小庄不一定能推得了，但是，他打心眼里喜欢这样闯愣的年青人。俗话说：不经风吹浪打，多咱也学不会掌舵。宫大叔点了点头，放下小车，站在一旁擦着额上的汗水。谁知小庄抬起车把，歪歪巴巴地走出还没有五步远，车就呼隆一声，翻了个个。小庄红着脸扶正车。宫大叔忙过来把着手教给他说：“两手卡住把，胳膊伸直，双腿劈开，腰弓点，眼睛向前看。”小庄看附近的几个姑娘在好奇地瞧着他自己，脸就更红了。也没顾得好好琢磨宫大叔告诉他的要领，就不服劲地又推，结果又翻了车。这回把脚脖子也崴了。正在装小车的唐大虎跑过来，看小庄的脚脖子象气吹似的凸起了大包，嘴一咧说：“推小车这活别看不起眼，可是好汉不屑干，赖汉子干不了。”

“赖汉子，”这话可刺痛了小庄的心。他长这么大，还头一次听人叫他赖汉子。多难听的词啊！他瞪了唐大虎一眼，撅起嘴巴，一瘸一拐地走了。官大叔后面撵上扶着他，把他送回了青年点。小庄扯过自己的被子蒙上了头，就呜呜地哭啦。官大叔安慰说：“哭什么，一遭生两遭熟。等你脚好了，我保准教会你。将来有了拖拉机，咱还要学开拖拉机哪。”当时，小庄觉得官大叔在哄小孩，可如今……。小庄狠狠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语着：“唉，做梦也没想到这能是真的……。他越想越激动，越激动两个眼珠子越发亮，他霍地翻转身来，从褥子底下抽出信纸，垫在炕沿上。屋子很静，只听刷刷地写字声。他先给党支部写了决心书，“横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永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风吹浪打志不移。”然后，又给妈妈写信，叙述着此时此刻自己的感受，想法，打算。他想得实在很多，很远……。到了三星偏西的时候，小庄真的坐到了拖拉机上了。拖拉机突突地叫着，在辽阔的田野上奔驰。路两旁站满了小孩，拍着手向他笑，他心里一高兴，加大了油门，拖拉机就象箭飞似的快。突然道边一个小孩横串车道，他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不好！”他一个箭步跳下车，抢出小孩……。当他伸手摸着自己还在怦怦跳的心窝时，才知原来是个梦。他抬头看看窗外，天，已经放亮了。他急忙爬起来，连衣服扣也没来得及扣好，就向拖拉机库跑去。

拖拉机库里的灯，早就亮了。灯光下，官大叔戴着老花镜，坐在灶坑前一边给发动机温水烧火，一边掌鞋。已经缝好了的一只黄胶鞋，板板正正地放在锅台上。锅下忽闪忽闪

的火苗，映红了他的脸膛。

“呀！”小庄愣住了，“那不是小飞的鞋吗？昨天踢球踢张了嘴……。”小庄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宫大叔。宫大叔专心致志，飞针走线。看着看着，小庄的心里就象这满满一大锅热水翻腾开啦，宫大叔，多么象个慈祥的老妈妈呀！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他起早贪黑费尽了心血。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宫大叔表示自己的敬意，只是深情地喊了一声，“宫大叔！”

宫大叔抬头望望小庄，看他又闭上了嘴，也就随便说了一句，“你来得挺早哇！”

“还早？和你比已经迟到了。”

“哈哈……”宫大叔朗朗地笑了。

四

家枣放红的时候，小庄已经能把拖拉机开得呜呜跑了。但是手脚仍然配合不好，眼神也不大够用。为了让他能尽早成材，宫大叔的白菜地干了，也顾不得浇，胡子长了，也没有工夫刮。他教得多么热心啊！

这天傍晚，太阳快落山时，拖拉机进城才回来。下了车马行人繁杂的公路，渡过碧流河，前面就是刀背岭了。宫大叔加大了油门，当拖拉机冲到岭半坡时，他又将车刹住，对小庄说：“来，再练练。”

小庄手握方向盘，乐呵呵的小脸一下紧张啦。本来起车的动作他就做不好，可宫大叔偏偏把车停在一个撅腩坡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小庄偷偷地瞥了一眼坐在车箱里的

唐大虎，他向小庄投来的目光里似乎在说：“这回可看你的拿手戏啦。”顷刻间，小庄心里怦怦地打起鼓来。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做好这次坡上起步，决不能在顶头上司的面前给官大叔丢脸。房漏偏遇连阴雨，他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在他第二次起步时，拖拉机象离弦的箭，鸣地一声窜出去了。一窜，唐大虎被晃倒跌在车箱门上，头上立时凸起个大包象鸡蛋。车箱里的人们轰地一声，笑成了一团，唐大虎一边揉头，一边哭笑不得地说：“我说这个愣头青，就是不行嘛！……哎哟！”

小庄减慢了车速，红红的脸庞对着官大叔，官大叔向他亮出四个手指头，小庄明白，这是让他加速冲上前面的陡坡。他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但是，唐大虎的话，仍在他脑子里翻上翻下。

小庄心里琢磨唐大虎的话，拖拉机下了刀背岭他也不知道。拖拉机已经进村了，他脑子还是恍恍惚惚。窄窄巴巴的车库大门出现在眼前时，他才猛吃一惊，急忙打起方向盘，可是已经晚了，拖拉机对着门旁的大槐树冲去，树下，两个小学生正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走“五子”，小庄更慌神了，扑嗤就是一脚，这一脚更糟啦！他把油门错当了刹车闸。拖拉机吼叫着，凶猛地向树下的小学生扑去……

“噍！”官大叔伸出左手，替小庄紧紧地拉住了手刹车。吓得目瞪口呆的唐大虎，这时才“啊”了一声跳下车，“多玄！”拖拉机前轮离小学生的后背只有一拳远。唐大虎气哼哼地伸出大手，把还坐在地上一面举子，一边喊着，“鸡——猫——狗——吃！”的小学生的帽子，狠嘟嘟地掀起，

嗖地一声扔出老远说：“还不快躲开!?”

唐大虎这一吵吵，使空气更加紧张了。一霎间，豆大的汗珠从小庄的脸上滴下来，他开始怕了。

太阳落山了，拖拉机库周围暗下来了的光线，衬得小庄的脸上有些苍白。他心里犹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碧流河畔苇塘里传来的阵阵蛙声，更增加了他的心烦。他一想到刚才的危险场面，就是一身冷汗，“要不是宫大叔眼急手快，那后果……”小庄心里一阵急跳，紧紧地闭上眼睛，他不敢再想了。他觉得开拖拉机太难了。第一次感到在农村自己不是“屈才”而是“缺才”了。“咳……”眼泪从小庄的脸腮一串串往下掉，他觉得做一个拖拉机手太难了。

宫大叔看看小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他笑得多不自然啊，看得出他心里也是水烫火燎。小庄技术不熟练，宫大叔心里早就有数，要不为什么拖拉机过了车马行人繁杂的公路才叫他练车呢。可是刚才小庄的张惶失措，却使宫大叔感到十分意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看看拖拉机，满头灰尘，望望小庄，嘴撅得能拴油瓶了。

“愣啥？”宫大叔想把拖拉机开进库里再细细地和小庄谈谈。“还不上车往后倒倒，再开进去。”

“宫大叔，”小庄难过地低下头，“我，我还是回水库工地推小车吧，我不是开拖拉机的料。”

“啥？”宫大叔那又宽又浓的眉毛跳动了一下：“实践出真知，年轻人怎说出不长进的话。”宫大叔沉默了一会儿，从驾驶室里取出两块抹布，递给小庄一块说：“强扭的瓜不甜，你实在要走，我也不强留。不过，帮我擦擦车头上

的灰尘再走也不晚吧。”

官大叔一边和小庄擦车，一边谈唠起来。“忘啦？你学推小车那阵子摔跤的事，可现在不也推得呱呱叫嘛！”小庄一声不吱，板着脸，默默地听着官大叔的话。“常言道，人都是学而知，哪有生而知的，如果不经过勤学苦练，一看就会，一干就好，那纯粹是扯蛋！”说到这里，官大叔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小庄的思想怎么冷丁长出了这么些杂草？他想直问又怕小庄不肯说，便用话引道，“我说小庄，你老撅个嘴不累？”

小庄嘴一咧想笑，又紧紧咬住了嘴唇，摇摇头说：“我生自己的气，太不给您争气了。”

“唔”官大叔心里一下敞开了两扇窗，他要对症下药了。

“小庄啊，你回去推小车也好，在这儿学拖拉机也罢，都应该明白我们为的啥？我们开拖拉机一不是图名，二不是为利，而是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如果离开这个目标，那路再平，库门再大也要发生事故啊。”

小庄苍白的脸上，刷地变成了西红柿，大概官大叔的药，已经开始找到病了。官大叔望望天色已经不早，对小庄说：“好好想想，吃过夜饭，咱再唠唠。”

五

官大婶看老伴迈进了门坎，欢喜地端饭摆菜，不算小的饭桌上，一碟碟新鲜可口的农家小菜，摆得满满当当，你看

这一碟是辣椒炒眉豆，那一盘是大蒜拌茄子，还有油煎刀鱼块，外捎虾皮煨鸡蛋。这么丰盛的晚餐，也没引起官大叔的食欲。他连鞋也没脱，偏腿坐在炕沿边，只是稀溜溜地喝了一碗绿豆花，就撂下碗了。

“咋？”官大婶一愣，放下筷子说：“菜不可口，还是饭不顺心？”

官大叔轻轻地摇摇头说，“小庄思想长毛啦，我要再找他唠唠。”

“哟！我倒给忘了。刚才支书还告诉我叫你找小庄好好唠扯唠扯。青年人，都有一时想不开的地方。”官大婶转身下了地，从大柜里拖出一床拆洗得干干净净的麻花被说，“捎给小庄，立秋夜凉，夜间盖盖肚子。”

老两口刚唠了个话头，忽听大门上挂的小铜铃，叮叮当地急响了一阵，接着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准是大虎来了。”官大叔话音刚落，唐大虎那大嗓门就响开了，“要早听我的话呀……”

这没头没脑的话，官大叔似乎听懂了一半，准是为小庄的事了。官大叔笑笑，“急啥，也没有人和你争抢的，坐下慢慢说吧。”

“你家二明也早学得差不离了。”

“唔”官大叔又明白了一半。原来是要撤换小庄了，官大叔不动声色的按上一锅烟，巴哒巴哒地吸了两口说，“这么说你已经听说小庄要打退堂鼓啦？”

“是啊。”唐大虎“啪”地拍了一下大腿说，“原起根我就不同意他……今天的事多玄乎，差点出了人命。我看趁早

把他换下算了，再闹出漏子来可就晚啦。”

“啥？”官大叔也拍了一巴掌，不过没有拍在大腿上，而是把跳到桌上偷鱼吃的大狸猫打到了地上。屋里很静，柜顶上三五牌座钟嘀嗒嘀嗒的响声，更增加了空气的沉闷。唐大虎偷眼瞅瞅官大叔。呀！他真动心啦。又长又浓的眉毛，搅着劲竖着，脖梗筋也一个劲地突突跳，看样子他要发火了。但是出乎唐大虎意料之外的是，官大叔的语气却格外亲切、温和。

“我说大虎呀，今天干啥活啦？”

唐大虎一愣，这扯到哪去啦？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今天领着大伙抓谷子地的虫子去啦。这你不已经看见了吗？”

“唔”，官大叔抿嘴一笑，“谷子起了虫子，连根拔了就是，还费劲巴力地抓它干啥？”

“这……”唐大虎有些茫然了。

“这和小庄的问题一模一样。”官大叔把炕沿边的烟筐箩推给唐大虎说，“知识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风风雨雨的时候。在他们出了毛病的时候，咱们是耐心地帮助教育，还是不让他们再干了，这可是大事啊！”官大叔顿了顿又说，“如果他们有点小毛病就撤职，那我们的江山将来指望谁去治理呢？”

“啊！”唐大虎全明白了。原来官大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唐大虎刚才还挺硬气呢，现在象见了霜的葱叶似的，一下子耷拉了头。手里正在卷着的一颗纸烟反来复去也卷不成了。他猛地一起身，好象明白了许多道理，紧紧地握着官大

叔的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他那急骤起伏的前胸，渐渐地挺了起来。

宫大叔惬意地笑了：

“那咱去找小庄谈谈吧。”宫大叔在炕沿旁搥掉烟锅里的烟灰，站起身来。

“大叔，这任务就交给我吧。”宫大叔看唐大虎那诚恳激动的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夜深了，一轮皎洁的月光倾洒在田野上。高粱叶、豆子叶上都粘满了晶莹的露水珠。大地恬静，远处传来麦地里的二茬苞米拔节的音响。宫大叔坦露着胸怀，望着唐大虎越迈越大的步伐，脸上漾起轻松的笑影。

六

到了高粱红谷子黄，秋风飘稻香的时候，小庄已经能够独立地驾驶拖拉机了。

开镰割苞米的那天早晨，家家户户刚刚升起缕缕炊烟，拖拉机就突突地叫开了。

“嘿！”小庄坐在拖拉机上，喜气洋洋地望着前方，昨天傍晚这里还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苞米海，现在却变成了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了。旭日上，男女社员在欢天喜地的掰苞米。一捆捆苞米秸子旁边，堆满了金灿灿的苞米穗。多喜人啊！小庄又一次尝到丰收后庄稼人的欢乐。

“呀，你们也来啦？”小庄看着手持镰刀满身露水的宫大叔和唐大虎，不由得油然而生敬意。

“别提啦，”唐大虎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你们点

里的小伙子个个割得快，干得猛，给我撵得连鞋都提不上啦。哈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

车装满以后，宫大叔笑着对唐大虎说：“伙计，今天你也跟小庄的车吧。”并用手横扫了一下满地的苞米穗说：“要不就拉不出去啦。”

“行行。”唐大虎看宫大叔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了他，自己爬到车箱里，在黄登登的苞米穗上坐下了。他跳进驾驶室，美滋滋地向地里干活的人群挥着手。

“大虎叔，要小心脑袋哟！”不知哪个快嘴姑娘在凑趣，很显然，她还没有忘记唐大虎脑袋撞车那回事。

“那有什么了不起。”唐大虎会意地一笑，回敬道，“你学走路时就没跌过跤？”

“哈哈，”“咯咯咯，”男女笑声混在一起，为这欢乐的秋天增加了新的生气。

拖拉机开动了，车身轻轻地颠簸着，慢悠悠地驶出了苞米地，进入了一条小便道。唐大虎把草帽向后一掀，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的抄道，左边是哗哗流水的碧流河，右边是一片金黄色的水稻，刚能走开车的道面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芦苇草，那坑坑洼洼的地方是春天送粪时，马蹄陷的窝窝。唐大虎紧皱了一下眉，探头看看两面的车轮，呀，要里外偏不点点，不是掉进河里就是陷进稻田。他心里怦怦地跳了一阵，不大放心地看看小庄。小庄很沉着，两只机灵的大眼，平静地眨巴着。唐大虎把嘴一咧说：“哈，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艺高？”小庄微微一笑，“和宫大叔比，还差老远

哪！”

“好家伙，真行。你也跟官大叔学会谦虚啦。”

“不是客气……”

拖拉机安全地驶出了地头小道，渡过碧流河，前面就是刀背岭了。小庄望着前面的陡坡，轰的点了一脚油门的同时，右手巧妙地换上了三档，拖拉机就象运足气力的登山运动员，向岭上使劲地冲去。排气管子发出脆快而又有节奏的响声，随着拖拉机颠簸了一下，突然出现了异音。小庄立即将车刹住修理起来。

唐大虎左右一看，拖拉机正好停在一个撅腩坡上。对了，这不正是想当初自己脑袋撞个大包的地方吗？他下意识地摸摸头皮，两手握紧了把手。

小庄修好车，左脚轻轻地抬起离合器，右脚徐徐地加着油。在他松开手刹车的一刹间，拖拉机稳稳当当地离开了原地。看着小庄那坦然自若的神态，熟练的操作，灵巧的动作，唐大虎不禁一阵脸热。当年的小愣头青，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

拖拉机满载着丰收的果实，又欢快地奔跑起来。它那突突的叫声，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歌唱丰收的季节，歌唱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丰收的人们。

此刻，正是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唐大虎回首看去，官大叔正坐在小庄身后，高高的车箱顶上，他那深沉的两眼凝望着远方。那里，群山起伏，松树成林。顿时，唐大虎的思潮翻滚起来。啊！官大叔在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过程中，不也谱写了一首响亮的歌曲吗？这首为革命培养下一代的歌曲，将永远响在育松岭下，碧流河畔。



漏水山的故事

新金社员 张崇谦

漏水山巍峨高耸的岩峰，涂染着桔红色的晚霞。岩峰下，嶙峋的谷峪里没有融尽的春雪，在霞光里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

岩峰东北方向的豁口处，是一条下山的毛毛道，这时候正翻山而来走着三个人。为首的一个，是个细高条的大个子，上身穿了件洗得发白的黄军袄，拦腰扎根宽皮带，在他那略显黑瘦的脸膛上，嵌着一双透着刚毅、果断神色的大眼睛。这人全身上下一派军人的风度，显露着精明强干的精神和气质。第二个人，个头儿比头一个人略矮，但是腰板粗大，一副厚墩墩的骨架。酱紫色的脸庞，下颏绕圈儿抹着一把短茬胡子，初见面就给人留下一种脾性上豁达豪放，但又有那么一点儿倔犟性子的印象。他正走得汗流浹背，虽然初春节令，山风颇寒，但他迎着小北风，敞着青袄襟上钮扣儿，袒露着半幅宽胸脯，一跑一颠地走着。这两个壮年人的

后头，紧跟着一个六十开外的老汉，挺直的胸前，飘洒着白花花的山羊胡子，额前刀刻一样三道抬头纹下，一双迎着霞色眯缝起来的眼睛，闪烁着老年人特有的智慧的光彩。老汉虽然上了年纪，但前面两个壮年人急迈的步子，并没能拉下他。这阵子这三个人都在快步的走着，谁也不吱声，看来刚才有过一番争论，现在正处于暂时的“休战”，只听三个人的脚步沙沙地响，不时有一、二个被后鞋掌踢起来的小石头，骨碌碌地滚下山岗……

又翻过一个石头岗，眼前展现一块宽阔的谷地，这片谷地夹在两条山脊梁的中间，北面是高耸的岩峰，南面谷口，堵着一个石崖，越过这座石崖的百尺绝壁，下面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了，从平原地区回望这片横在大山半腰的谷地，就象望二层楼的平台一样。在这片谷地的西山根下，是一个大村落，这时候正弥漫着黄昏的炊烟，这个大村落就是这三个人要归去的住地，漏水山屯。走在前头的大个子，慢慢地停住了脚步，他抬眼展望着脚下这片宽阔的谷地和围着谷地四周的高高的土坡石岗，浓黑的两道眉头，渐渐紧蹙在一起，一只松开的大手又捏紧了，他回过头来对走在后边的那个粗大腰身的人说：“陈信二哥，我考虑过来考虑过去，咱漏水山要想搞上水利化，只有打深井一条道儿！只有彻底解决水利问题，这农业学大寨才有闯头啊！”

那个叫陈信的大汉子，用鼻子哼了一声算着回答，他抬腿蹲在一块平板石头上，把一只烟管插在烟荷包里拧着，半晌儿，才一扬粗眉毛，粗声粗气地说：“土坡啊，俺不是不知道漏水山无水的苦！去年那场大旱，眼瞅着苗儿发蔫，平塘

见底儿，俺火都攻到头顶上来了！可是话说回来了，漏水山要是能打出深井来，就不叫漏水山了！一九六五年你那阵子在水库工地，俺在家领人一口气打了三眼井，还不是碰到石灰岩层就遇上了漏水的岩洞，刚见面的一点水，咕嘟一声，给你漏个底朝天！老马识途，前车有鉴，咱不能吃一百颗豆子不知豆腥味儿！”说着，陈信又用烟袋杆儿朝四周划上个大圈儿，“你瞅吧，摊上咱这样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就甭想不受无水的气！”

那个穿黄袄的人，叫石土坡，就是眼前这个漏水山大队的支部书记，刚才说话的叫陈信的粗身板的大汉，是漏水山大队长，两个人带着外号叫“山水迷”的陈老栓老汉从公社开完水利化会议回来，一路上争辩打深井的事，刚才陈信说的那番话有道理啊，漏水山就是这样个特殊的地方！

漏水山这片盆状的谷地，由于四周围着石岗土坡，地土下又是石灰岩结构，多年来山洪下泄流不出去，山水侵蚀着石灰岩层，使石灰岩层下漏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岩洞。每逢骤雨过后，眼瞅着从岩峰上奔泻下来几股喧嚣的山洪，嚎叫的山洪汇集在村前，只见汪洋似地一泡子洪水，摇起朵朵急转的漩涡，同时发出咕嘟嘟的山响，用不了一阵子工夫，水就漏个一干二净，漏水山的名字也就是这样得来的。当地人说：“漏水山，漏水山，雨过地皮干！”这话算说到节骨眼上了。漏水山由于水气下漏，打井遇到石灰岩层必出漏水的岩洞，所以可屯里没有一眼深井。这几年人们闸沟造田，先治服了山洪的危害，又傍山用厚厚的黄泥砸住底儿，堵住水漏，修下几座大平塘，拦蓄了部分的山水，初步解决了一点儿

水利问题，可是，这点“肤皮子”水怎能经住大旱的袭击呢？去年一场大旱，塘干见底，社员们用肩膀和老天斗，上下山二十里挑水抗旱，奋战三个月才算保住了收成，今年一入冬，石土坡就核计打井的事儿，今天在公社开完水利化会议后，更坚定了信心，可是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可实在扎手啊！

难道漏水山真象陈信说的永远在一个水字上翻不了身吗？这阵子石土坡的目光又扫过漏水山的原野，“不！”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在他心头呼喊出这样一个响亮的字眼儿。石土坡从远山上收回自己的目光，回头又对陈信说：

“不错，咱这地方比起兄弟队来地理上是有点特殊，可特殊也有特殊的规律嘛！要紧的是我们当头行人的怎样和群众一起去摸透它，治服它！当前，农业学大寨，山前山后各队都在嗷嗷地跃进，咱漏水山就甘心捧个‘特殊’二字不求前进了吗？”说到这儿，一个新的战斗方案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活现了，他平托起一只手掌，另一只手掌直着插下去，“过去咱们打了三眼井不错，还不是见了漏眼就停，见了漏眼就扔，总是不敢碰碰这个漏水眼子，咱缺少大寨贫下中农的大干苦干精神啊！这回我核计，你漏水眼子不是漏水吗？好！咱们打井干脆穿透这层漏水的岩层，向岩层下要水！”

“什么？穿透漏水层！？可你知道这硬里巴查的岩层有多厚？有多深？这可不是小孩搓泥玩，弄不好，窟窿越捅越大，到头来怎么收拾！”石土坡这个大胆的设计，简直把陈信吓住了，他翻了白眼珠子，冒了一句。

“你说这漏水层有多深？有多厚？它还会深到地球那头儿不成！遇事，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多调查研究嘛，坐在

炕头上想，困难当然越想越大！”停在两个人的后头一直没吱声的陈老栓老汉说。这老汉是陈信的大爷，因爱琢磨个山水变化，村里人送个号头“山水迷”。老汉吃透了一肚子土疙瘩经，人说他只要掰开个土块嗅一嗅，就知是哪块地里的土，这你甭想唬了他。老汉听陈信越说理越歪，就顶了陈信一句，又接着说，“前几天，我和土坡下了几趟南大崖，从南大崖地质断层上判断，漏水岩层有四丈深，满可以凿透！可是，这只是个表面上的估计，最好能下到‘狼牙洞’里，从地底下再探个虚实究竟来，那咱们凿岩层打深井心里更有底儿了！”

“下‘狼牙洞’？这‘狼牙洞’深不见底，洞壁象刀削的一样，老老少少几辈儿，谁敢下去过？别打不成井再闹出危险来！”陈信这个人就是这样性子，他认不准的事，你一百条大牯牛都拽不回来他。

“我看为揭开漏水山的奥妙和秘密，需要我们下‘狼牙洞’，冒点危险也要下！革命就是要有个闯劲儿嘛！”石土坡坚定地说。

“革命就是要有个闯劲儿！”石土坡末尾的一句话，在陈老栓老汉心里引起深深地回响。他深情地瞅着石土坡那高大壮实的身材，心里叨念道：“多么好的带头人啊！”石土坡是陈老栓老汉一手看着长大的人，土改时他是儿童团长，抗美援朝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他复员回到了漏水山。带回三枚军功奖章和一句口头禅：“革命就是要有个闯劲儿！”在这句话下，他领着漏水山乡亲们第一个成立了合作社，五八年大跃进，他领着社员治山治水，那一次不

冲在前，因他话语中常是闯的闯的，背地里社员都叫他“石老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县革委会抽到红旗水库当民工营长，闯荡了半拉县地盘儿，前年因大队老支书年老退休，社员们又把他要回来当了大队书记，回来后闸沟造田战山洪，那一身热辣辣地闯劲儿直烧人心啊！想到这儿，陈老栓老汉接过石土坡的话尾说：“对！路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咱就是要往前闯！”

陈信蹲在地上，吧哒着烟，没吱声，心想：闯吧！俺陈信也不是没闯过，六五年俺对漏水山一口气闯了三闯，还不是头头碰个大紫包！现在又要穿漏水层，又要探洞，哼，想得倒轻巧！

石土坡望着蹲在地上，一门儿吧哒着烟，没吭声的陈信，知道他对打井心里还是不落底儿，心想：陈信可是个好干部啊，几年来战山洪、造田地，一副身子骨可都豁在革命上了！唯独打深井，他被失败的教训吓住了，又加上满足这几年漏水山治山治水所取得的成绩，就不想往前奔了，有空再和他唠唠，又转念道：当前春耕在即，水利工程要急速上马，老栓爷子刚才说得对，打深井，要多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到这儿，他习惯地把腰上的宽皮带紧了一扣，说：“陈信二哥，今晚你到大车组、果树队摸摸备耕的准备情况，老栓大爷你顺路招呼铁汉，叫他叫几个民兵，带足马灯、绳索跟我来！”

陈老栓老汉打断他的话头：“你们干啥去？”

石土坡整了整衣襟，一捏拳头说：“夜探‘狼牙洞’！”

二

石灰岩地区多洞穴，“狼牙洞”是漏水山一带最深的岩洞，霉气四溢、阴风森森，从来没有人敢下去过。放牛的孩子常向黑幽幽的洞口投石头，一块石头投进去，好久好久才能听到洞底“碰”的一响，而且空洞传声，经久不绝。这“狼牙洞”到底有多深，没人知道。自古只见成群的蝙蝠在这里夜宿，没见有其它野兽敢于问津，任其洞口上的青苔滋生蔓延，盘根错节，一枯一荣，过其天年。

入夜，天空越阴越黑，山风越刮越猛，雪屑夹着砂粒在山谷中横冲直撞。“狼牙洞”口上，三盏马灯闪烁，好象三颗跃动的星火。在闪闪摇曳的灯影下，闪现出五、六个高大壮实的身影。听石土坡的话声：“就把绳头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你们拽住绳子，把我放下去！”是民兵连长铁汉的声音：“支书，这几天你黑更半夜操办打井的事儿，够累的了，这回探洞，俺下去闯闯！”“对！俺们年青人下去！”几个小伙子齐声说。石土坡早把绳索的一头牢牢地系在腰间，提起把长钎，扭亮了电筒，说一声：“没关系，还是我下去！来，捋绳子吧！”

石土坡把长钎插在腰后，一手捏着电筒，一手揽住绳索，两脚踩着光滑的岩壁，借着电筒的亮光，一步一步向下移动。岩洞挺狭窄，洞壁布满了岩刀石剑，石土坡下移二丈多远，额头、手脚就被石岩划开一道道的血口子。石土坡哪管得这些，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下！”铁汉一伙小青年摩手搓掌蹲在洞口上，可惜只有一条绳索，要再有一条，大家早抢着下了洞，漆黑的夜幕挡住了洞口上几个民兵小伙子的视

线，看不见石土坡怎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只见石土坡手里的电筒光，象一颗抖动的星火在慢慢地飘落，手中紧拽的绳索一米又一米地不断地下坠……

再说石土坡揽着绳索快步下移，顾不得额头、手背阵阵钻心的疼痛。下着，下着，石土坡觉得岩洞越来越开阔，一团一团潮气，带着霉味儿直朝身上扑，潮气合着汗水，浸得上下衣裤透湿。又下了一丈多远，叮咚，叮咚，石土坡依稀听到洞底深处，传来暗泉的滚流声，心头一阵高兴，暗想：暗泉一定是从岩层下水线流出来的。他加快了步子，恨不得一步下到洞底看个究竟来。扑啦啦，几个蝙蝠吱吱乱叫，睡了多年的安乐窝，谁知今夜能有人踩碎它们的迷梦，一个个惊愕地抖开翅膀，箭一样飞向透出一线夜空的洞口……石土坡毗着岩壁快速地下移，他的思绪也慢慢地飞远了，他仿佛又回到朝鲜战场，那一次带侦察班夜插敌后，深夜爬越摩天岭的千尺绝壁，那种急切歼敌的心情和现在的心绪一样。此刻，自己的战友一个个熟悉的面影都在眼前闪现，耳边也隆隆震响着指导员下达战斗任务时，那亲切而有力的话声：

“夜半二点，必须准时炸毁二号大桥，沿途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保证大部队全歼顽敌……”“卜通”他踩落了一块悬石，身子一下子悬在半空，他掏出插在腰后的钢钎，钩住了岩壁缝，两脚又毗住了石壁，又往下滑动了几米，不巧一块屋檐似的骤然突起的岩石挡住了去路。他端量了一下地势，想好越过这块岩石的对策，就甩动绳索向井口上的小伙子们打信号，等上面回了信号，他就两脚蹬紧石壁，腿弯运足了力气，两脚猛一用劲儿，他的身子就象矫健的海燕射向

半空，随着绳索猛地下滑，顺利地飞越过岩石，等绳索回荡，他迅速地用钢钎钩住了一个突起的岩缝，两脚又稳稳地蹬住了岩壁……

石土坡终于下到了洞底。一条地下暗河在脚边翻着浪花，水浪拍击着石壁，震动得空洞发出隆隆的回响。洞里水雾弥漫，遮住了他的视线，石土坡用电筒照着路，踩着暗河边上光滑的乱石块块，向暗河的源头走去。不出所料，暗河正是从石灰岩层下的铁板沙层流出来的。铁板沙层上就是厚厚的石灰岩，石土坡借着电筒的光亮，用目光估量着这岩层的厚度，和陈老栓老汉推断的差不多，有三丈八、九尺深。打透石灰岩层就是水线啊！石土坡抹了一把满头的大汗，心里充满了摸准敌情，胜利而归的战斗后的喜悦……

夜里十点多，石土坡才带着几个民兵小伙子从“狼牙洞”回来，冷风一吹，几个人身上的汗水都凝成了白花花的霜花。虽然春夜严寒，可大伙的心里都象烧着了一把火，石土坡从洞里上来，把探洞的情况一说，小青年们又是唱，又是乐，简直象打了胜仗一样！大家一边往村里走，一边吵儿巴火地核计打井的事儿，几个小青年早憋足了劲儿，一门儿催促着石土坡说：“支书，干吧！凿透石岩的活儿俺们青年创业队包喽！”听着小青年热辣辣的话声，石土坡浑身上下也是劲头足足的，一路上他早琢磨好新的作战方案，心想：陈信对打井还认识不足，今夜务必找他好好唠唠，到了村头，小青年们喊着探洞成功的喜讯，简直想把春夜吵醒，石土坡喊道：“你们别闹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好用劲儿打井啊！”小青年们这才停止了叫喊，看着铁汉一伙进了村，石

土坡才扛着绳索，提着马灯向队部走去。

再说陈信回家扒拉了几碗饭，心里总核计着打井的事儿，又为石土坡探洞担心，心里搅得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撂下碗筷就出了门。他先到库房四周转悠了几圈，又和饲养员唠了一阵子抓好马膘准备迎接春耕的事儿，看看天色已经很深了，就从饲养所要了一盏马灯，准备上“狼牙洞”看看去，刚一出队部大门，正好碰上石土坡回来了。

石土坡放下绳索和钢钎，把马灯挂在大门上的一个钉子上，就上前打招呼：“陈信二哥，你还没睡？”陈信苦笑了一下：“我能睡得着吗？正要找你谈谈！”石土坡一听，正好，就拉陈信坐在大门边的石头台上，说：“好啊！我也正想找你唠唠！”

陈信掏出烟袋，朝烟荷包里拧着，半晌才压低声音说：“土坡啊！二哥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啊！”突然，他提高了嗓门儿，“说句心里话，我总觉得你打井是太大胆了，太冒险了！这二年你带着大家伙儿治了青石坡，填平了洪水洞，修上了梯田，栽上了果树，全大队生产直冒尖儿，贫下中农背地里谁不夸你是好带头人啊！这些，你二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是今天，为什么你偏要捅漏水山这个漏水眼子呢？二哥为什么不同意你打井，就是怕你斗不好这个漏水眼子，白扔了大把粮钱工分，摔个大个子呀！”

石土坡整了整衣襟，满怀深情地说：

“二哥，咱们打井一不是大胆，二不是冒险，是为咱们漏水山争口气啊！农业学大寨，咱漏水山就是在一个水字上翻不了身。贫下中农不服这个劲儿！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咱们

就是要拿出哈大腰，流大汗的精神，为漏水山闯出条路来！”

陈信一边巴哒着烟，一边细细品味着石土坡响当当的话，回想起几次支委会上同志们对自己的批评，想想这几年来的工作，发现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和其他支委不对路儿，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这是为什么呢？

陈信沉吟了半晌又说：“咱不是不想实现水利化，可漏水山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缠住了咱们的手脚，叫咱们有气力翻不成跟头！”

石土坡站起身来，满怀信心地说：“不！漏水山再难缠，他缠不住咱们革命的心！见困难咱们当干部不能绕道走，要和群众一起调查它，摸透它，治服它！今晚我和几个民兵下了‘狼牙洞’，根据洞底探查，咱们的判断是对的，漏水层只有三丈八、九尺深，而且漏水层下就是水线，只要咱们狠着劲儿打下去，凿透石灰岩层就是胜利！”

这时候陈信才注意到在石土坡脸上、手上，红一道紫一道的伤痕，他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从心头上涌到了眼眶，他正欲说点什么，眼前传来了苍老而有力的话声，陈信抬头一看，原来是陈老栓老汉来了。

“你们在这儿啊，我正要找你们哩！”陈老栓老汉说着，大步儿走到石土坡跟前，问道：“洞探得咋样？”

石土坡抬眼望着陈老栓老汉，只见陈老栓老汉紧打着绑腿，一手提个纸灯笼，一手拄着个粗树枝子当拐杖，裤腿、衣襟上满是泥巴，心想：这老爷子深更半夜又到哪儿去了？忙在石台上给陈老栓老汉让了个座儿，等老栓老汉坐下了，石土坡就给陈老栓老汉讲述了今晚探洞的情况，陈老栓老汉闻

听哈哈大笑，说：“好啊！这回咱们心里更有底儿了！”说着，从衣襟里掏出个纸片递给了石土坡，“从公社开会回来，晚上我就找几个老农碰头儿，俺们几个老头子越核计越觉得穿透漏水层打井对路儿，唠着唠着，我们老哥儿几个谁也没心思睡觉了，就打起灯笼上了山，要为新井采摸个合适的地点哩！我们绕过洪水洞，下了青石坡，终于在青石坡下老榆树东找到个好地方，一来这地方地势高，井打成搞自流灌溉能多浇三十亩地，二来根据山川走向，这地方打出泉水要比其它地方旺多了！我们画个草图儿，你看看！”

石土坡展开纸片一看，地点踩摸的好啊，正和“狼牙洞”底探测的地下暗河走一条线啊，就一把拉住了陈老栓老汉的大手，说：“太好了，就在这地方干！”

陈信坐在一旁，也被陈老栓老汉和石土坡两个人火辣辣的情绪感染着，他望着灯影下，石土坡那高大的身材，刚毅的神色，望着陈老栓老汉泛着红润的脸颊和衣襟上的串串泥巴，心里象豁然开了一条缝儿，他觉得自己和石土坡、陈老栓老汉比起来，身上是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三

“轰隆隆——”，从井口传来一声巨响。正在马架窝棚里抽着烟的陈信，一骨碌爬起来，心头不禁一震：怎么？井上出事了！他披上件棉袄，顾不得招呼躺在他身边的几个小伙子，就借着朦胧的月光，顺着斜着开到井半腰的“马道”向井下跑去。他刚立脚在“马道”头上，一场惊人的大塌方发生了，只见正北方向井壁的泥层，象被抽掉底砖的一堵破

墙似地整个儿倾倒了，沙石、泥块，卷起黄色的迷雾，象飞泻的瀑布一样向井下投射，“哗啦啦——”“轰隆隆——”不一会儿，井下深入到石灰岩层深处的半截井筒，整个儿被飞泻而来的砂石土块填满了，塌方还在继续，震得井筒发出隆隆的回响……

赶巧，当时井下正好没有劳动力，陈信打了个唉声，一个腩蹲坐在“马道”边一块石头上，两道眉头越蹙越紧……

原来，打井工程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在“打通漏水层，掏出清水泉！”的响亮口号下，石土坡领着创业队在掀开几丈深的土层后，就向坚硬的石灰岩漏水层展开了攻坚战，小伙子光着臂膀，姑娘们发辫盘在头顶，四把大锤对面敲，在叮当山响的锤声里，石灰岩层被凿开三丈多了。可是，天气越来越暖和，几天来，小南风直吹，井口下的泥层已经开始慢慢地酥解，不时地有小型塌方出现。这一天傍黑，井口下正北方向的泥层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裂缝，石土坡和支委们商议，提前收了工，准备连夜找木匠在队部修造“安全棚架”，保证安全施工。这阵子，石土坡和陈老栓老汉正在队里忙着，留陈信带着几个小青年监视着险情。一夜间，陈信担着心思，隔一会儿，就到井口望一望，这不，到底发生了大塌方……

陈信坐在“马道”边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瞅着盖满半井筒的碎石泥块，心象被什么揪住了，暗想：这漏水层还没凿出个头绪来，半道儿又“杀”出个大塌方！甭提别的，光清除这半井筒碎石泥块，少说也要六、七天啊！六、七天后，天气更暖和了，要是土层全化解，那“安全棚架”

也不顶用了，到头来说不定还得扔了工程！想到这儿，他低声嘟哝了一声：“咳！这井当初就不该打啊！”……那天晚上，石土坡、陈老栓老汉和陈信唠了半宿，陈信看到支委们都一个赛一个的朝前闯，自个儿是有点太保守了，就同意了打井，当时只以为地下暗河的流向，漏水层的厚度都叫石土坡探明白了，只要豁出劲儿打下去，深井可以顺顺当当凿成功了，谁知半路上又出现了这么个大故障！这井能打成吗？陈信越想心里越没底儿，烟抽完一锅，又拧上一锅，不一会儿，脚前火柴杆儿堆成一小堆儿……

“谁？”陈信正自个儿闷着，猛听到“马道”上有脚步声，就回身问了一句。“我！”顺着“马道”的斜坡走来两个人，原来是石土坡和陈老栓老汉。石土坡正和几个木匠师傅在队里做“安全棚架”，隐隐约约，听到打井工地有响声，心里一沉，就拉起陈老栓老汉急忙向井口奔来。石土坡隔老远儿就问：“陈信二哥，险情怎么样？”

陈信想：正想找你们去呢！等石土坡两个人走近了，陈信愁眉苦脸，嘴一咧说：“你们自个儿看吧，这可要咱们的章程了！”

石土坡借着月光朝井下细看，心里一震：塌方不小啊！他抬头问陈信：“发生了大塌方，给打井带来了困难哪！二哥，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我是没招儿！光清除这半井筒子碎渣，起码也得个七天、八天的，土层越化越深，春耕又要到了，这打井工程恐怕又要撂了，唉！我当初就说……”陈信话没说完，把烟锅朝鞋掌上一搥打，又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你呀——，遇上个困难，又想打退堂鼓？大寨的贫下中农七上虎头山，要冲你这个样儿，大寨能有今天的大变化？遇个塌方怕什么，想办法清除嘛！”陈老栓老汉看陈信泄了气的架势，就刺了他几句。

石土坡又瞅了一眼盖满半井筒的碎石泥渣，将大拳头一捏，对陈信说：“陈信二哥，如果只有你我，和陈老栓大爷，碰上这么个大塌方，当然要挠头了！可是你想没想咱身后还有漏水山广大贫下中农啊！有了群众，什么也难不住咱们！明天把群众发动发动，打一场清除塌方的人民战争，坚决把漏水层凿到底！”

石土坡和陈信说话的当儿，陈老栓老汉就核计上了加速清除塌方的道道儿，他接过石土坡的话头儿说：“对！照土坡的意见干，把漏水山老老少少全搬出来，能抬的就抬，能扛的就扛！我看现在就去打钟、招呼人先把‘马道’连夜加宽三尺，明天能叫大车直接‘捎’到井半腰装土，用上车力，比人工快多了！”

石土坡上前拍了拍陈信的肩膀说：“走！咱们现在就到屯里招呼人去，趁下半夜就干它一阵子！”

陈老栓老汉从腰后一推陈信，笑着说：“走吧！没有人推着你，你就想打磨磨！”陈信苦笑了一下，随着石土坡、陈老栓老汉向屯里走去……

东方慢慢涌升的万缕彩霞，辉映着沸腾的打井工地。井上，井下，到处是红旗招展，车马喧嚷。新加宽的“马道”上，车老板儿高声吆喝着牲口，打着脆鞭，牲口喷着响鼻，拖着满满一车碎石泥渣向井上驰来。一辆大车刚上了坡，另

一辆空车就“驾驾”几声开进了“马道”头。石土坡和陈信二人领着一帮小伙子在井下上锨装土，大铁锨“呼呼”地抖动，一个个光着膀子，泥花和着汗水，在人们的脸上、胳膊肘上，划着黑道道儿。“马道”两侧，妇女队抢挑井下碎石，叫号声，说笑声响成一片。井东、井西，家庭妇女、十几岁的娃娃、白发老大娘，一个挨一个儿排开，几十双手，组成两道“传送带”，一篮一篮泥土从她们的手上飞快地传递。发生塌方的一侧，陈老栓老汉用绳索揽腰，吊在半空，和木匠师傅一起架设“安全棚架”，叮当的锤声，在高高的井壁半腰山响……

打井工地沸腾起来，全漏水山人都在工地上，歌声、笑语、鞭响、锤声，汇成时代的最强音，在漏水山的谷峪上空回荡。

傍下晌。塌方就被清了大部分。石土坡只穿了件汗水湿透了的衬衣，扛着一块二百多斤重的塌方坠落的巨石，从井下沿着“马道”的斜坡，一步一步攀上来，陈信跟在后头，额头滴哒着汗花花，肩头上也压着个大石方。两个人一前一后。喘着粗气，上了井口。把大石方放在井下清除上来的乱石堆上。陈信掏出掖在腰后的一条方格毛巾，擦了把汗水，又把毛巾递给石土坡，他一边儿扇着上衣大襟儿，一边喜孜孜地望着这沸腾的打井工地，笑着对石土坡说：“嘿！冲这个劲儿，用不了天黑塌方就能清除完了，七、八天活儿，一天就撵出来了，嘿！真够快的啦！”

石土坡仰着红彤彤的脸膛，两只大眼睛透着喜悦的光彩，说：“有了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哪！刚才小青年又送

来了请战书，说是清除塌方后，今晚要挑灯夜战漏水层，把塌方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争取提前完成打井任务！”

陈信挽了挽袖口，眉头高高地一挑，深有感触地说：“是呀，群众的力量就是大嘛！从前我就是对这方面认识不足，今天给我上了一大课呀！”

石土坡从背后望着陈信粗壮厚实的身影儿，不由得由衷地笑了，他上前拉起陈信的一只胳膊，说一声：“走！下井干去！”两个人紧贴着膀儿，大步下了“马道”。……

叮当山响的钎声送走了夜月，轰隆隆的炮声迎来了又一个黎明。在清除塌方后，石土坡和陈信就领着创业队员连夜攻打漏水岩层，为了加快进度，今夜使足了炮药。轰隆！轰隆！阵阵炮声震响在大地的深处。岩层越凿越深，渐渐地井壁吐泛出水珠儿，井底的潮气也越来越重，一切迹象表明水线离得不远了。石土坡和陈信迎着黎明的曙光，又锤对锤凿出个大炮眼，满满地填上了炮药，石土坡叫陈信上井把社员都撤到安全地带去，看井上社员都撤走了，石土坡就点着了导火线，看导火线嗞嗞地吐冒火星儿，他就顺着井壁的绳梯上了“马道”向井外跑去。

“轰！”天崩地裂一声巨响，一股黄色的泥雾从井口直喷云天，几块几百斤的大石块，被爆炸的气浪生生地从井底抬出来，骨碌碌，跌落在井边几丈远的地方。没等硝烟散尽，人们就一齐涌到井口上，这一炮由于药力足，劲头大，整个井底石层全轰开了，透过慢慢散尽的烟雾，人们看到从几块被掀翻了个儿的巨石缝中，地下水象喷泉似地向半空溅射，泉水越喷越旺，不一会儿，井底就被滚涌的泉水淹没了。“打

着水线了！”“打着水线了！”社员们欢呼起来。早有几个小青年下了井，端上一桶混着泥花的泉水，递给了陈老栓老汉，陈老栓老汉高高地擎起这桶水，递给了石土坡，石土坡高声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们又一遍欢呼起来！

陈信在井口边上，分开了欢呼跳跃的人群一把拉住了石土坡满是硬茧的大手，眼角儿润着泪花，粗大的喉节在颤动，他想说什么，但嗓子哽噎了。

那面绣着“农业学大寨”五个金字的红旗，高高的挂在井架上，迎着黎明的霞光，呼啦啦地飘展，辉映着公社的山野一片火红！

一九七三年六月写于后磊子山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定稿新金县文化馆

编 者 的 话

《迎着朝阳》短篇小说集，编选了我省工农兵业余作者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和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新思想，新风格，新面貌。

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狠批了他们宣扬的反动的“全民文艺论”、“中间人物论”、“天才论”、“人性论”等反动谬论，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使文艺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特别是广大工农兵作者，以主人公的气概，朝气蓬勃地走上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坚持毛主席

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学习马列，学习社会，刻苦实践，不断创作出一批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今后，我们将陆续出版《工农兵文学创作丛书》，发表工农兵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创作。希望广大工农兵作者以基本路线为纲，积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和三大革命斗争中的新生事物，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胜利而奋斗。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迎着朝阳 (短篇小说集)

作者 = 黄连城

页数 = 176

SS号 = 10713309

出版日期 = 1975年03月第1版

目录

录

依勒尔特 & 黄连城
我和支书 & 徐明和
钻头性格 & 张林吉
白毛风之夜 & 李占恒
柳霞 & 王明哲
新调来的战士 & 李义
金色的阳光 & 吴兴国
松涛滚滚 & 姜峻岭
进港第一天 & 马吉顺
碧流河畔 & 林牧
漏水山的故事 & 张崇谦